

## 列传第九十九

于休烈 子肃 肃子敖 敖子琮  
 令狐峘 归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张荐 子又新 希复 希复子读  
 蒋乂 子系伸  
 柳登 弟冕 子璟 沈传师 子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宁，贞观中任左仆射，为十八学士。父默成，沛县令，早卒。休烈至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举进士，又应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正字。累迁右补阙、起居郎、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

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

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扎，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旧仪，元正冬至，百官不于光顺门朝贺皇后，乾元元年，张皇后遂行此礼。休烈奏曰：“《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妇朝女君。自显庆已来，则天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妇又朝光顺门，与百官杂处，殊为失礼。”肃宗诏停之。

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载称之，乃拜右散骑常侍，依前兼修国史，寻加礼仪使。迁工部侍郎。又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书，累封东海郡公，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提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以喜愠形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笃好坟籍，手不释卷，以至于终。大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于代。

嗣子益，次子肃，相继为翰林学士。

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闻，特诏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卤簿鼓吹。及闻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赠尚书左仆射，赙绢百匹、布五十端，遣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荣，少有其比。

肃官至给事中。肃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为时彦所称，志行修谨。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湖南观察使杨凭辟为从事；府罢，凤翔节度使李鄲、鄂岳观察使吕元膺相继辟召。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仓部司勋二员外、万年令，拜右司郎中，出为商州刺史。长庆四年，入为吏部郎中。其年，迁给事中。

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与翰林学士李绅素不叶，遂诬绅以不测之罪，逐于岭外。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时人以为与严相善，诉其非罪，皆曰：“于给事犯宰执之怒，伸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噓，而逢吉由是奖之。寻转工部侍郎，迁刑部，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敖温裕长者，与物无忤，居官亦未尝有立。周践台阁，三为列曹侍郎，谨顺自容而已。太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四子：球、珪、瑰、琮，皆登进士第。

琮，落拓有大志，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大中朝，驸马都尉郑顥以琮世故，独以器度奇之。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顥谓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护细行，为世誉所抑，久而不调，能应此命乎？”琮然之。会李藩知贡举，顥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谏列，尚广德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践台阁，扬历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

黄寇犯京师，僖宗出幸，琮病不能从。既僭号，起琮为相。琮以疾辞。迫胁不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亲姻，义不受命，死即甘心。”竟为贼所害，而赦公主。主

视琮受祸，谓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卒。广德闺门有礼，咸通、乾符中誉在人口。于族内外冠婚丧祭，主必自预行礼，诸妇班而见之，尊卑答劳，咸有仪法，为时所称。珪、球皆至清显。

令狐峒，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巨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峒舍。峒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峒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峒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峒上疏谏曰：

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幸偶昌运，谬参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详察。

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毕陌，无丘垅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文公始为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其臣华元、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德者葬逾薄，无德者葬

逾厚，昭然可睹矣！

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估，利于人也。远方底贡，唯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皆比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目，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竞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耶？

伏惟陛下远览虞、夏、周、汉之制，深惟夫子、张释之之诚，虔奉先旨，俯遵礼经，为万代法，天下幸甚！今赦书虽已颁行，诸条尚犹未出，此时奉遗制，敷圣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诏有司，悉从古礼。臣闻愚夫之言，明主择焉。况臣忝职史官，亲逢睿德，耻同华元、乐举之为不臣也，愿以舜、禹之理，纪圣猷也。夙夜恳迫，不敢不言，抵犯圣明，实忧罪谴。言行身黜，虽死犹生。

优诏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识度弘远，深知不可，形于至言。援引古今，依据经礼，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获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闻义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终，期无失坠。古之遗直，何以加焉！”

初，大历中，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晏用峒判吏部南曹事。峒荷晏之举，每分阙，必择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巨为礼部侍郎，炎为宰相，不

念旧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鸿渐子，求补弘文生。炎尝出杜氏门下，托封于峒。峒谓使者曰：“相公诚怜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峒得以志之。”炎不意峒卖，即署名托封。峒以炎所署奏论，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从之，则负陛下，不从则炎当害臣。德宗出疏问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无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贬衡州别驾。迁衡州刺史。

贞元中，李泌辅政，召拜右庶子、史馆修撰。性既僻异，动失人和。在史馆，与同职孔述睿等争忿细故，数侵述睿。述睿长者，让而不争。无何，泌卒，窦参秉政，恶其为人，贬吉州别驾。久之，授吉州刺史。

齐映廉察江西，行部过吉州。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趋庭致礼；映虽尝为宰相，然骤达后进，峒自恃前辈，有以过映，不欲以戎服谒。入告其妻韦氏，耻抹首趋庭。谓峒曰：“卿自视何如人，白头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虽黜死，我亦无恨。”

峒曰“诺”，即以客礼谒之。映虽不言，深以为憾。映至州，奏峒纠前政过失，鞠之无状，不宜按部临人，贬衡州别驾。衡州刺史田敦，峒知举时进士门生也。初峒当贡部，放榜日贬逐，与敦不相面。敦闻峒来，喜曰：“始见座主。”迎谒之礼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峒。峒在衡州殆十年。顺宗即位，以秘书少监征，既至而卒。

元和三年，峒子太仆寺丞丕，始献峒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初，巨坐李泌贬，监修国史奏峒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以功赠工部尚书。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郡人也。曾祖奥，以崇敬故，追赠秘书监。祖乐，赠房州刺史。父待聘，亦赠秘书监。

崇敬少勤学，以经业擢第。遭丧哀毁，以孝闻，调授四门助教。天宝末，对策高第，授左拾遗，改秘书郎。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兼史馆修撰，又加集贤殿校理。以家贫求为外职，历同州、润州长史，会玄宗、肃宗二帝山陵，参掌礼仪，迁主客员外郎。又兼史馆修撰，改膳部郎中。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裤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裤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

又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桑主则埋栗主，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置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则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何须更作？作之不时，恐非礼也。”

又议云：“每年春秋二时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讫，北面揖，臣以为礼太重。谨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请准武王东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

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按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今彭祖

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又议祭五人帝不称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于国家即为前后之礼，无君臣之义。若于人帝而称臣，则于天帝复何称也？议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分配五时。’则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皆备，以备其时之色数，非谓别有尊崇也。”又请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礼仪志》。自是国典大礼，崇敬常参议焉。

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使还，授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与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礼仪志》，众称允当。

时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于国学行齿胄之礼。崇敬以国学及官名不称，请改国学之制，兼更其名，曰：

《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义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宫。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明文物之盛，唯

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

又以：

祭酒之名，非学官所宜。按《周礼》：“师氏掌以义诏王，教国子。”请改祭酒为太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枸虞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

又以：

《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者给驿，年七十已上者蒲轮。其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数，各有差。其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及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省。

其教授之法，学生至监，谒同业师。其所执贽，脯脩一束、清酒一壶，衫布一段，其色随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发篋出经，抠衣前请。师为依经辨理，略举一隅，然后就室。每朝、晡二时请益，师亦二时居讲堂，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义。旬省月试，时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

其有不率教者，则槩楚扑之。国子不率教者，则申礼部，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而学不成者，亦归之州学。

其礼部考试之法，请无帖经，但于所习经中问大义二十，得十八为通；兼《论语》、《孝经》各问十得八，兼读所问文注义疏，必令通熟者为一通。又于本经问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第。其中有孝行闻于乡间者，举解具言于习业之下。省试之日，观其所实，义少两道，亦请兼收。其天下乡贡，亦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者，授官之资与进士同。若此，则教义日深，而礼让兴；礼让兴，则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而来者也。

诏下尚书集百僚定义以闻。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礼》代掌其职者曰氏，国学非代官，不宜曰太师氏。其余大抵以习俗既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

会国学胥吏以餐钱差舛，御史台按问，坐贬饶州司马。建中初，又拜国子司业。寻选为翰林学士，迁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寻兼普王元帅参谋，累加光禄大夫。以两河叛涣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节宣慰，奉使称旨。及还，上表请归拜墓，许之，赐以缙帛，儒者荣之。寻加特进、检校户部尚书，迁工部尚书，并依前翰林学士，充皇太子侍读。累表辞，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书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八十，废朝一日，赠左仆射。子登嗣。

登，字冲之。雅实弘厚，事纪母以孝称。大历七年，举孝廉高第，补四门助教。贞元初，复登贤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遗。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

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转右补阙、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尝出其下者，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后迁兵部员外郎，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

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与孟简、刘伯刍、萧俛受诏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献《龙楼箴》以讽。久之，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时论美之。转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迁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

登有文学，工草隶。宽博容物。尝使僮饲马，马蹄蹠，僮怒，击折马足，登知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死，方讯云未之尝；他人为之怒，登视之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亦以为近之。子融嗣。

融，进士擢第，自监察拾遗入省，拜工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六年，转工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转户部侍郎。开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违敕进羨余钱十万贯。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财赋，皆陛下府库也。周仁辄陈小利，妄设异端，言南方火灾，恐成灰烬，进于京国，姑徇私诚。入财货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浅！臣恐天下放效，以羨余为名，因缘刻剥，生人受弊。周仁请行重责，以例列籓。其所进钱，请还湖南，代贫下租税。”诏周仁所进于河阴院收贮，以备水旱。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赃。上问融曰：“韩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孰甚？”对曰：“元中与康枉破官钱三万余贯，

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轻。”乃贬梧州司户。

寻迁京兆尹。时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赐钱五万贯；府司以所赐之半还司农寺菜钱，融因对言之。上以融学家，因问“蔬粝”字有赖音，何也？“粝”是饭之极粗者耶？融以义类对之。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悦融，罢尹。月余，授秘书监。俄而固言罢，杨嗣复辅政，以融权知兵部侍郎。一年内拜吏部。三年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融子仁晦、仁翰、仁宪、仁召、仁泽，皆登进士第。咸通中并至达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翰绎，天宝中弋阳郡太守。陟少好读书，登进士第，又登制举文词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寻拜大理评事。佐入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遗。丁父母忧，哀毁过礼，亲朋愍之。车驾幸兴元，召拜起居郎、翰林学士。辞以疾病，久不赴职，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郎、左司郎中，弥纶省闕。又累奉使，皆称旨。

贞元八年，擢拜中书舍人。是岁，江南、淮西大雨为灾，令陟劳问巡慰，所在人安悦之。中书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处之。先是右省杂给，率分等第，皆据职田顷亩，即主书所受与右史等。陟乃约以料钱为率，自是主书所得减拾遗。时中书令李晟所请纸笔杂给，皆不受；但告杂事舍人，令且贮之，他日便悉以遗舍人。前例，杂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内官。又躬亲庶务，下至园蔬，皆悉自点阅，人以为难，陟处之无倦。迁刑部侍郎。

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诬奏充结陆贽，

数厚赂遗金帛。充既贬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恶贻也。诏许之。元翰曲附延龄，劾治府史。府史到者，虽无过犯，皆笞决以立威，时论喧然。陟乃躬自阅视府案，具得其实，奏言：“据度支奏，京兆府贞元九年两税及已前诸色羨余钱，共六十八万余贯，李充并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贯已来是诸县供馆驿加破，及在诸色人户腹内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万石，唯三百余石诸色输纳所由欠折，其余并是准敕及度支符牒，给用已尽。“陟之宽平守法，多如此类。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愤恚而卒。

陟寻以本官知吏部选事，铨综平允，有能名，迁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时以为称职。贞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翱，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翽翱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饒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翱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翱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翱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乃追敕移于近处。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翱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

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荐少精史传，颜真卿一见叹赏之。天宝中，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其才可当史任，乃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既至阙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丧阋，礼部侍郎于邵举前事以闻，召充史馆修撰，兼阳翟尉。硃泚之乱，变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先生传》。德宗还宫，擢拜左拾遗。贞元元年冬，上亲郊。时初克复，簿籍多失，礼文错乱，乃以荐为太常博士，参典礼仪。四年，回纥和亲，以检校右仆射、刑部尚书关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荐为判官，转殿中侍御史。使还，转工部员外郎，改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谏议大夫，仍充中馆修撰。

时裴延龄恃宠，譖毁士大夫。荐欲上书论之，屡扬言未果。延龄闻之怒，奏曰：“谏官论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则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德宗以为然。荐为谏议月余，改秘书少监。延龄排摈不已，会差使册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及吊祭，乃命荐兼御史中丞，入回纥。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吐蕃传其柩以归。顺宗即位，凶问至，诏赠礼部尚书。

荐自拾遗至侍郎，仅二十年，皆兼史馆修撰。三使绝域，皆兼宪职。以博洽多能，敏于占对被选。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图》、《宰辅略》、《灵怪集》、《江左寓居录》等，并传于时。子又新、希复，皆登进士第。

又新，幼工文，善于傅会。长庆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学士李绅深为穆宗所宠，逢吉恶之；求朝臣中凶险敢言者，倚摭绅阴事，俾暴扬于搢绅间。又新与拾遗李续之、刘栖楚，尤

蒙逢吉睽待，指为鹰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构绅，败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曰：“请少留，缘张补阙在斋内与相公谈。”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人皆辟易惮之。与续之等七人，时号“八关十六子”。

宝历三年，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请又新为副使，李续之为行军司马。逢吉为宰相时，用门下省主事田伾。伾犯赃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罢相，裴度发其事，逢吉坐罚俸。又诏曰：“朕在亿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者，法也。法行则君主重，法废则朝廷轻。田伾常挂亡命之章，偷请养贤之禄，迹在搜捕，公行人间，而更冒选吏曹，显拟郡佐。及黄枢覆验，乌府追擒，证逮皆明，奸状尽得。三移宪牒，一无申陈。众状满前，群议溢耳，终则步健不至，琅玕空来。蔑视纪纲，颇同侮谑，顾兹参画，负我上台。阅视连名，伊尔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续之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训用事，复召二子为尚书郎。训贬，复贬而卒。

希复子读，登进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也。祖瑰，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累迁至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代为名儒。而乂，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其父在集贤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乂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

十三年，以故河中节度使张茂昭弟光禄少卿同正茂宗尚义章公主，茂宗方居母丧，有诏起复云麾将军成礼。诏下，义上疏谏曰：“墨纁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谕云：“茂宗母临亡有请，重违其心。”义又拜疏，辞逾激切。德宗于延英特召入对，上曰：“卿所言，古礼也。朕闻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对曰：“臣闻里俗有不甚知礼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内，家既贫匮，旁无至亲，即有借吉以就礼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尝闻之。况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臣或闻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实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韦彤、裴堪谏疏继入，上不悦，促令奉行前诏，然上心颇重义。

上尝登凌烟阁，见左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宰臣遽受宣，无以对；即令召义至，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义。义征引根源，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翌日，诏兼判集贤院事。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时顺宗祔庙，将行祧迁之礼，诏公卿议。咸云：“中宗中兴之主，不当迁。”义建议云：“中宗既正位枢前，乃受母后篡夺，五王翼戴，方复大业。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于反正，不得号为中兴。”群议纷然，竟依义所执。

元和二年，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受诏删定制敕，成三十卷，奏行用。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明年监修国史裴垍罢相，李吉甫再入，以又垍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迁秘书监。

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又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滞。而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本名武，因宪宗召对，奏曰“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义。”上忻然从之。时帝方用兵两河，又亦因此讽谕耳。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懿。子系、伸、偕、仙、佶。

系，太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有父风。与同职沈传师、郑澆、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宰相宋申锡为北军罗织，罪在不测，系与谏官崔玄亮泣谏于玉阶之下，申锡亦减死，时论称之。开成中，转谏议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中宗即位，征拜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改左丞。出为兴元节度使，入为刑部尚书。俄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以弟伸为丞相，恳辞朝秩，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淮阳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

伸，登进士第，历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补阙、史馆修

撰，转中书舍人，召入翰林为学士。自员外郎中，至户部侍郎、学士承旨，转兵部侍郎。大中末，中书侍郎、平章事。

仙、佶，皆至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东人。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毫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芳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位终右司郎中、集贤学士。

登少嗜学，与弟冕咸以该博著称。登年六十余，方从宦游，累迁至膳部郎中。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已后敕格。再迁右庶子，以衰病改秘书监，不拜，授右散骑常侍致仕。长庆二年卒，时九十余，辍朝一日，赠工部尚书。弟冕。

冕，文史兼该，长于吏职。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丧，论皇太子服纪。左补阙穆质请依礼周期而除，冕与同职张荐等奏议曰：

准《开元礼》子为母齐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纪。皇太子

为皇后丧服，国礼无闻。昔晋武帝元皇后崩，其时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凯奏议曰：“古者天子三年之丧，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为节。故天子诸侯之礼，尝已具矣，恶其害己而削去其节。今其存者唯《士丧礼》一篇，戴胜之记错杂其内，亦难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与国为体，固宜卒哭而除服。”于是山涛、魏舒并同其议，晋朝从之。历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谨按实录，文德皇后以贞观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晋王，治为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据其命官，当已除之义也。今请皇太子依魏、晋故事，为大行皇后丧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终制，庶存厌降之礼。

事下中书，宰臣召问礼官曰：“《语》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岂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于既葬乎？准令，群臣齐衰，给假三十日即公除。约于此制，更审议之。

“张荐曰：“请依宋、齐间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为皇太子丧服之节。”三十日公除诣于正内，则服墨惨，归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质曰：“杜元凯既葬除服之论，不足为法。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从三十日之变太轻，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为定。”诏宰臣与礼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质所奏问博士，冕对曰：“准《礼》，三年丧，无贵贱一也。岂有以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且《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其禀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丧服侍奉，有伤至尊之意也。故从权制，昭著国章，公门脱衰，义亦在此，岂皆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惨朝覲，归至本院，依旧衰麻，酌于变通，庶可传继。”宰臣然其议，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奏，以冕议为是。而穆质坚执前义，请依古礼，不妨太子

墨衰于内也。宰臣齐映、刘滋参酌群议，请依叔则之议，制从之。及董晋为太常卿，德宗谓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谏官横论之。今熟计之，即礼官请依魏、晋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丧，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释衰麻，以及新正称庆。有司皆论不可，乃止。

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终献，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上又问升郊庙去剑履，及象剑尺寸之度，祝文轻重之宜，冕据礼经沿革闻奏，上甚嘉之。

冕言事颇切，执政不便之，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冕在福州，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人情大扰，期年，无所滋息，诏罢之。以政无状，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子璟，登进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宝历初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差摄三公行事，多以杂品；璟时监察，奏曰：“准开元二十三年敕，宗庙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庙五享，差丞相、师傅、尚书、嗣、郡王通摄，余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庙告祭摄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摄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充，余司不在差限。比来吏部因循，不守前后敕文，用人稍轻。请自今年冬季，勒吏部准开元、元和敕例差官。”从之。再迁度支员外郎，转吏部。开成初，换库部员外郎、知制诰，

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

初，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

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仍诏户部供纸笔厨料。五年，拜中书舍人充职。武宗朝，转礼部侍郎，再司贡籍，时号得人。子韬亦以进士擢第。

沈传师，字子言，吴人。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家邦。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

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篆，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

及者援之，不为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

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

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为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

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迹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

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后”云。

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德宗初即位，锐于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已上，择文学理道、韬铃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廩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论以为两省皆名侍臣，足备顾问，无劳别置冗员。既济上疏论之曰：

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在不问，不患无人。且中书、门下两省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陛下若谓见官非才，不足与议，则当选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务广聪明，毕收淹滞，则当择其可者，先补缺员。则朝无旷官，俸不徒费。且夫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廩什器、建造 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例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尝计天下财赋耗簒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方期缉熙，必藉裁减。今四方形势，兵罢未得，资费之广，盖非获已。陛下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岂俾闲官，复为冗食？籍旧而置，犹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请重难慎择，迁延寝罢。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位终礼部员外郎。

传师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鄆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中，迁中书舍人。性恬退无竞，时翰林未有承旨，次当传师为之，固称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职。俄兼御史中丞，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入为尚书右丞。出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转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赠吏部尚书。

初，传师父既济撰《建中实录》十卷，为时所称。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廉察湖南，特诏贲一分史稿，成于理所。

有子枢、询，皆登进士第。

询历清显，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咸通中，检校户部尚书、潞州长史、昭义节度使。为政简易，性本恬和。奴归秦者，通询侍者，询将戮之未果；奴结牙将为乱，夜攻府第，询举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峒、荐坎壈于仕涂，沈、柳不登于显贵，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藉其余祐，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

## 列传第一百

## 德宗、顺宗诸子

舒王谊	通王谌	虔王谅	肃王详	文敬太子諲	资王谦
代王誵	昭王诚	钦王谔	珍王誠	郟王经	均王纬
淑王纵	莒王纾	密王綯	郇王综	邵王约	宋王结
集王绾	冀王絳	和王绮	衡王绚	钦王绩	会王纁
福王綰	珍王縵	抚王昉	岳王緄	袁王绅	桂王纶
翼王綽	蕲王緝				

德宗皇帝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顺宗皇帝；舒王谊，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顺宗之子；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舒王谊，本名谖，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怜之，命之为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开府仪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诏所司，其开府俸料，逐月进内，寻以军兴罢支。建中元年，领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刺史孟皞为节度留后。以谊爱弟之子，诸王之长，军国大事，欲其更践，必委试之。

明年，尚父郭子仪病笃，上御紫宸，命谊持制书省之。谊冠远游冠，绛纱袍，乘象辂，驾驷马，飞龙骑士三百人随之。国府之官，皆褫褶骑而导前，鹵簿备引而不乐，在遏密故也。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已。王解冠珮，以常服传诏劳问之。

三年，蔡帅李希烈叛，诏哥舒曜讨之。八月，希烈自帅众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又诏河南都统李勉援之。勉舍襄城，

令大将唐汉臣等选劲兵，径袭许州以解围。汉臣未至许，上遣中使追之，责以违诏，亟旋师，为贼所乘，汉臣之众大败。勉恐东都危急，乃分兵数千赴洛，又为贼所隔。贼众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耸，乃诏谊为扬州大都督，持节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兼诸军行营兵马元帅，改名谊。又以哥舒翰声近，士卒窃议，改封普王，令统摄诸军，进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萧复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府统军长史。旧例有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观察使孔巢父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军司马；以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泽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行军右司马。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为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韦儻为工部郎中、兼中丞，并充元帅府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为本司郎中，充元帅府掌书记。以右金吾大将军浑瑊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中军虞候。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为之副。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充后军兵马使。以左神武军使王价检校太子宾客；左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前司农少卿郭曙检校左庶子，前秘书省著作郎常愿为秘书少监，并充元帅府押衙。制下未行，泾原兵乱而止。

德宗初闻兵士出怨言，不得赏设，乃令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许以厚赏。行及内门，兵已阵于阙前；谊狼狈而还，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贼之攻城，谊昼夜传诏，慰劳诸军，仅不解带者月余。从车驾还宫，复封舒王、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如故。永贞元年十月薨，废朝三日。

通王谌，德宗第三子也。大历十四年封，制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十月，领宣武军节度大使、汴宋等州观察支度营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为留后，王不出阁。十一年，

河东帅李自良卒，以谏为河东节度大使，以行军司马李说知府事，充留后，亦不出阁。

虔王谅，德宗第四子。大历十四年封，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申光蔡观察等使，以大将吴少诚为留后。十年，领朔方灵盐节度大使、灵州大都督，以朔方行军司马李栾为灵府左司马，知府事，朔方留后。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将程怀信逐其帅怀直。十月，以谅领横海节度大使、沧景观察等使，以都知兵马使程怀信为留后，王不出阁。十六年，徐帅张建封卒，徐军乱，又以谅领徐州节度大使、徐泗濠观察处置等使，以建封子愔为留后。

肃王详，德宗第五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时年四岁，废朝三日，赠扬州大都督。性聪惠，上尤怜之，追念无已，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言曰：“坟墓之义，经典有常，自古至今，无闻异制。层砖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图’，行之中华，窃恐非礼。况肃王天属，名位尊崇，丧葬之仪，存乎简册，举而不法，垂训非轻。伏请准令造坟，庶遵典礼。”诏从之。

文敬太子諲，顺宗之子。德宗爱之，命为子。贞元四年，封邕王，授开府仪同三司。七年，定州张孝忠卒，以諲领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后。十年六月，潞帅李抱真卒，又以諲领昭义节度大使、泽潞邢洛名磁观察等使，以潞将王虔休为潞府司马、知留后。十五年十月薨，时年十八，废朝三日，赠文敬太子，所司备礼册命。其年十二月，葬于昭应，有陵无号。发引之日，百官送于通化门外，列位哭送。是日风雪寒甚，近岁未有。诏置陵署令丞。

资王谦，德宗第七子。大历十四年封。

代王誵，德宗第八子。本封缙云郡王，早薨。建中二年，

追封代王。

昭王诚，德宗第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钦王谔，德宗第十子。顺宗即位，诏曰：“王者之制，子弟毕封，所以固藩辅而重社稷，古今之通义也。第十弟谔等，宽简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礼，志不违仁。乐善本于性情，好贤宗于师傅。缵修六艺，达人伦风化之源；博习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温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闻，宜封土宇。谔可封钦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诚，德宗第十一子，与钦王同制封。

德宗仁孝，动循法度，虽子弟姊妹之亲，无所假借。建中初，诏亲王子弟带开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县主出降，与舅姑抗礼。诏曰：“冠婚之义，人伦大经。昔唐尧降嫫，帝乙归妹。迨于汉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礼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阙齿序之义，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多愧古人。今县主有行，将俟嘉令，俾亲执枣栗，以见舅姑；敬遵宗妇之仪，降就家人之礼。事资变革，以抑浮华。其令礼仪使与礼官博士，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县主出降、觐见之文仪以闻。”

初，开元中置礼会院于崇仁里。自兵兴已来，废而不修，故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邛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覲见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及德宗即位，叙用枝属，以时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将谒太庙，始与公、郡、县主相见于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爱，歔歔哭泣之声闻于朝，公卿陪列者为之凄然。每将有大礼，必与诸父昆弟同其斋次。及岳阳、信宁、宜芳、永顺、朗陵、阳安、襄城、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十一县主同月出降，敕所司大小之

物，必周其用。至于栉、纚、笄、总，皆经于心，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饰，使内司计造，不在此数。是时所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帝曰：“笼花首饰，妇礼不可阙，然用费太广，即无谓也。宜损之又损之。”及三万而止。帝谓主等曰：“吾非有所爱，但不欲无益之费耳。”各以余钱六十万赐之，以备他用。

旧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妇不答。及是制下，礼官定制曰：“既成婚于礼会院，明晨，舅坐于堂东阶西向，姑南向，妇执笄，盛以枣栗，升自西阶，再拜，跪奠于舅席前。退降受盛以殿修。升，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降，东面拜媾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谢恩于光顺门，媾之亲族亦随之，然后会宴于十六宅。”是日，县主皆如其制。初，赠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见之，方履而靴，召王、韦二美人出拜。敕崔氏坐受勿答。故戚属之间，罔不惮其敬，不肃而遵礼法焉。

顺宗二十三子：庄宪皇后王氏生宪宗皇帝；王昭仪生郟王经；赵昭仪生宋王结；王昭仪生郇王综；王昭训生衡王绚；余十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郟王经，本名涣，顺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八年薨。

均王纬，本名沔，顺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淑王纵，本名洵，顺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监，封临淮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莒王纾，本名浼，顺宗第五子。初授秘书监，封弘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薨。

密王綯，本名泳，顺宗第六子。始封汉东郡王，贞元二十

一年进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综，本名湜，顺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监，封晋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约，本名淑，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宋王结，本名滋，顺宗第九子。始封云安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长庆二年薨。

集王绡，贞元二十一年封。长庆二年薨。

冀王綰，本名淮，顺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九年薨。

和王绮，本名湑，顺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七年薨。

衡王绚，顺宗第十二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宝历二年薨。

钦王绩，顺宗第十三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会王纁，顺宗第十四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福王绶，本名浥，顺宗第十五子。母庄宪王皇后，宪宗同出。初授光禄卿，封河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咸通元年，特册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缙，本名况，顺宗第十六子。初授卫尉卿，封洛交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抚王昽，顺宗第十七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册拜司空。五年，册司徒。乾符三年，册太尉。其年薨。

岳王緄，顺宗第十八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二年薨。

袁王绅，顺宗第十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十四年薨。

桂王纶，顺宗第二十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九年薨。

翼王綽，顺宗第二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蕲王緝，顺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圣人君临宇县，肇启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篆。自太昊已降，五运相推，迄于殷汤，历数绵永。但设均平之化，未闻封建之名。洎乎周、汉，始以子弟建侯树屏，以作维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乱。唐室自艰难已后，两河兵革屡兴，诸王虽封，竟不出阁，夫帝王居寰宇之尊，抚亿兆之众，但能平一理道，夙夜严恭，任贤使能，设官分职，自然四海乐推。天命所祐，纵无封建，亦鸿基永固，安俟婴孺镇重哉？

赞曰：孝文秉礼，道弘籓邸。睦族展亲，仪刑戚里。自阁临籓，所谓周爰。无如恶鸟，终怀笼樊。

## 列传第一百一

高崇文 子承简

伊慎 硃忠亮 刘昌裔 范希朝 王锬 子稷

阎巨源 孟元阳 赵昌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五年夏，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战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过半。韩全义入觐，崇文掌行营节度留务，迁兼御史中丞。十四年，为长武城使，积粟练兵，军声大振。

永贞元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贼将邢泚遁归。屯军梓州，因拜崇文为东川节度使。先是，刘辟攻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遂斩之。

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头山，扼两川之要，辟筑城以守，又连八栅，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是日，破贼二万于鹿头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万胜堆。堆在鹿头之

东，使骁将高霞寓亲鼓，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遂据堆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凡八大战皆大捷，贼摇心矣。

八月，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乃深入以自赎，故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绵江栅将李文悦以三千人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城降者众二万。辟之男方叔、子婿苏强，先监良辅军，是日械系送京师，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德阳等县城皆镇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师无留行。辟大惧，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赍重宝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赂，且将启之。崇文遣高霞寓、郾定进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辟自投岷江，擒于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槛辟送京师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师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军令严肃，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

先是，贼将邢泚以兵二万为鹿头之援，既降又贰，斩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门请命，崇文条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实封三百户，诏刻石纪功于鹿头山下。

崇文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谘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扞边戍，恳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宁庆三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统。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以不习朝仪，惮于入觐，优诏令便道之镇。居三年，大修戎备。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废朝三日，赠司徒，谥曰威武，配享宪宗庙庭。

子承简，少为忠武军部将，后入神策军。以父征刘辟，拜

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简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其军都押衙。淮西平，诏以郾城、上蔡、遂平三县为潁州，治郾城，用承简为刺史。寻转邢州刺史，值观察使责时赋急，承简代数百户出其租。

迁宋州刺史，属汴州逐其帅，以部将李絳行帅事。絳遣其将责宋官私财物，承简执而囚之。自是汴使来者，辄系之，一日并出斩于军门之外，威震郡中。及絳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简保北两城以拒，凡十余战。会徐州救兵至，絳为汴将李质执之，传送京师，兵围宋者即遁去。授承简检校左散骑常侍、充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俄迁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郑滑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复出为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边，承简请军宁州以备之。因疾，上言乞入觐，即随表诣阙。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寿县传舍卒，赠司空。

崇文孙骈，历位崇显，终淮南节度使，自有传。

伊慎，兖州人。善骑射，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祔，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浹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垆，果得旧记验。

大历八年，江西节度使路嗣恭讨岭南哥舒晃之乱，以慎为先锋，直逼贼垒，疾战破之，斩首三千级，由是复始兴之地。未几，与诸将追斩晃于泔溪，函首献于阙下。嗣恭表慎功，授连州长史，知当州团练副使，三迁江州别驾。

讨梁崇义之岁，慎以江西牙将从李希烈，摧锋陷敌，功又居多。江汉既平，希烈爱慎之材，数遗善马，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大集兵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

任，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焉。上遣中使即军以诘之，曹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溯江来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贰。累破蔡山栅，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又攻黄梅县，杀贼将韩霜露，斩首千余级。优诏褒异，授试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蕲州刺史，充节度都知兵马使。

建中末，车驾在梁、洋，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次于蕲口。时贼已屠汴州，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以绝江道。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树三栅，相去数里，偃旗卧鼓。于中栅声鼓，三栅悉兵以击，贼军大乱，少诚脱身以免，斩级不可胜数，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栅，进兵围安州。贼阻涇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慎分兵迎击，战于应山，擒戒虚，缚示城下，遂开门请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赐实封一百户。希烈又遣将援隋州，慎击之于厉乡，走康叔夜，斩首五千级。希烈死，李惠登为贼守隋州，慎飞书招谕，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诏授隋州刺史。

贞元十五年，以慎为安黄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等使。十六年，吴少诚阻命，诏以本道步骑五千，兼统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当其一面。于申州城南前后破贼数千，以例加检校刑部尚书。二十一年，于安黄置奉义军额，以为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宪宗即位，入真拜右仆射。元和二年，转检校左仆射，兼右金吾卫大将军。以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为从直所奏，贬右卫将军。数月，复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

硃忠亮，本名士明，沛州浚仪人。初事薛嵩为将。大历中，诏镇普润县，掌屯田。硃泚之乱，以麾下四十骑奔奉天。德宗

嘉之，封东阳郡王，为“奉天定难功臣”。及大驾南幸，为虜骑所获，系于长安。贼平，李晟释之，荐于浑瑊，署定平镇都虞候。镇使李朝采卒，遂代之。宪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筑临泾城有劳，特加检校工部尚书、泾原四镇节度使，仍赐名。泾土旧俗多卖子，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赠右仆射。

刘昌裔，太原阳曲人。少游三蜀。杨琳之乱，昌裔说其归顺。及琳授洛州刺史，以昌裔为从事，琳死乃去。

曲环将幽陇兵收濮州也，辟为判官。诏授监察御史，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赐紫，兼中丞，充营田副使。贞元十五年，环镇许州，卒，诏上官浚知节度留后。吴少诚攻许州，浚领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受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浚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待；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马使安国宁与浚不善，谋反以城降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食之，赏缣二匹，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十六年，以全陈许功，以浚为节度使，昌裔为陈州刺史。

韩全义之败澠水也，与诸道兵皆走保陈州；求舍，昌裔登城谓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来陈州，义不敢纳，请舍城外。”而从千骑入全义营，持牛酒劳军。全义不自意，惊喜叹服。十八年，改充陈许行军司马。明年，浚卒，诏昌裔为许州刺史，充陈许节度使，再加检校右仆射。

元和八年五月，许州大水，坏庐舍，漂溺居人。六月，征昌裔加检校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初，昌裔以老疾而军府无政，因其水败军府，上乃促令韩皋代之。昌裔赴召，至长乐驿，

闻有是命，乃上言风眩，请归私第，许之。其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建中年，为邠宁虞候，戎政修举，事节度使韩游瑰。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战守有功，累加兼中丞，为宁州刺史。游瑰入觐，自奉天归邠州，以希朝素整肃有声，畏其逼己，求其过，将杀之。希朝惧，奔凤翔。德宗闻之，趣召至京师，置于左神策军中。游瑰歿，邠州诸将列名上请希朝为节度，德宗许之。希朝让于张献甫，曰：“臣始逼而来，终代其任，非所以防凯觎安反侧也。”诏嘉之，以献甫统邠宁。数日，除希朝振武节度使，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甚惮之，曰：“有张光晟，苦我久矣，今闻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见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而不为横。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贞元末，累表请修朝觐。时节将不以他故自述职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悦。既至，拜检校右仆射，兼右金吾大将军。

顺宗时，王叔文党用事，将授韩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而以泰为副，欲因代之，叔文败而罢。宪宗即位，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出拜检校司空，充朔方灵盐节度使。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后以之讨贼，所至有功，迁河东节度使。率师讨镇州无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龙武统军，以

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赠太子太师。

希朝近代号为名将，人多比之赵充国。及张茂昭击王承宗，几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议罪之。

王锬，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团练营将。初，杨炎贬道州司马，锬候炎于路，炎与言异之。后嗣曹王皋为团练使，擢任锬，颇便之。使招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表为邵州刺史。及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锬以劲兵三千镇寻阳。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既袭得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锬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锬从。小心习事，善探得军府情状，至于言语动静，巨细毕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虽家宴妻女之会，锬或在焉。锬感皋之知，事无所避。

后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围之；贼惧，请皋使至城中以约降，皋使锬悬而入。既成约，杀不从者以出。明日城开，皋以其众入。伊慎以贼恟惧，由其围也，不下锬，锬称疾避之。及皋为荆南节度使，表锬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于宾侔。马彝、裴泰鄙锬请去，乃复以为都虞候。

明年，从皋至京师，皋称锬于德宗曰：“锬虽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试验。”遂拜鸿胪少卿。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锬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锬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锬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锬之财。拜刑部尚书。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乃以锬检校兵部尚书，充淮南副节度使。锬始见佑，以趋拜悦佑，退坐司马事。数日，诏杜佑以锬代之。

锬明习簿领，善小数以持下，吏或有奸，锬毕究之。尝听

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及吏退，锷探取他书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归省所告者，异日乃以他微事连其所告者，固穷按验之以譎众，下吏以为神明。锷长于部领，程作有法，军州所用竹木，其余碎屑无所弃，皆复为用。掾曹帘坏，吏以新帘易之，锷察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飧宴，辄录其余以备后用，或云卖之，收利皆自归，故锷钱流衍天下。在镇四年，累至司空。

元和二年来朝，真拜左仆射，未几除检校司徒、河中节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镇太原。时方讨镇州，锷缉绥训练，军府称理。锷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尉。锷将卒，约束后事甚明，如知其死日。

锷附太原王翊为从子，以婚阔自炫，炫子弟多附锷以致名宦。又尝读《春秋左氏传》，自称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历官鸿胪少卿。锷在藩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惮清议。及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锷遗表，隐没所进钱物。上令鞠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广费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

稷子叔泰。开成四年，沧州节度使刘约上言：“王稷为李全略所杀，家无遗类。稷男叔泰，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乃收养之，今已成长。臣奖其义，忠献已补职，叔泰津送以闻。”文宗诏曰：“王锷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躯，须录

孤遗，微申悯念。王叔泰委吏部与九品官，令奉祭。”

阎巨源，贞元十九年以胜州刺史摄振武行军司马。属希朝入觐，遂代为节度。以材力进，无他智能。初不知书而好文，其言辄乖误，时人多摭其谈说以为戏，然以宽厚为将卒所怀。后为邠宁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元和九年卒。

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江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庀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环卒，吴少诚寇许州，元阳城守；外无救兵，攻围甚急，而终不能傅其城，贼乃罢兵。韩全义五陵之败，诸军多私归，元阳及神策都将苏元策、宣州都将王干各率部留军潞水，破贼二千余人。兵罢，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阳节度、检校尚书。五年，拜右仆射、昭义节度，入为右羽林统军，封赵国公。俄拜左金吾大将军，复除统军。元和九年卒，赠扬州大都督。

赵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贞，皆有名于时。李承昭为昭义节度，辟昌在幕府。贞元七年，为虔州刺史。属安南都护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护，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坏伤胫，恳疏乞还，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国子祭酒。及泰为首领所逐，德宗诏昌问状。昌时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复命为都护，南人相贺。

宪宗即位，加检校工部尚书，寻转户部尚书，充岭南节度。元和三年，迁镇荆南，征为太子宾客。及得见，拜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岁余，让卿守本官。六年，除华州刺史，辞于麟德殿。时年八十余，趋拜轻捷，召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宣宰臣密访其颐养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贞师，勤于军政，戎麾指蜀，遽立奇

功，可谓近朝之良将也。伊慎、硃忠亮、刘昌裔、范希朝、阎巨源、孟元阳、赵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时之名臣。王锬明可照奸，忠能奉主，此乃垂名于后也。至若竹头木屑，曾无弃遗，作事有程，俭而足用，则又士君子之为也。如贱收贵出，务积珠金，唯利是求，多财为累，则与夫清白遗子孙者远矣！凡百在位，得不鉴之。

赞曰：崇文之功，显于西蜀。伊慎之忠，见乎南服。硃、刘、范、阎，各有其目。元阳、赵昌，不无遗躅。惟彼太原，战勋可录。累在多财，子孙不禄。

## 列传第一百二

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  
刘昌 子士泾 李景略 张万福 高固 郝玘 段佐  
史敬奉 野诗良 辅附

马璘，扶风人也。祖正会，右威卫将军。父晟，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璘少孤，落拓不事生业。年二十余，读《马援传》至“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叹曰：“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杖剑从戎，自效于安西。以前后奇功，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

至德初，王室多难，璘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凤翔。肃宗奇之，委以东讨。殄寇陕郊，破贼河阳，皆立殊效。尝从李光弼攻贼洛阳，史朝义自领精卒，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眙不敢动。璘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四，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帅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捷如马将军者。”迁试太常卿。

明年，蕃贼寇边，诏璘赴援河西。广德初，仆固怀恩不顺，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璘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虜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璘乃持满外向，突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璘以劲骑追击，俘斩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授兼御史中丞。

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残寇。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

旋加检校工部尚书。以犬戎浸骄，岁犯郊境，泾州最邻戎虏，乃诏璘移镇泾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郑、滑二州隶之。璘词气慷慨，以破虏为己任。既至泾州，分建营堡，缮完战守之具，频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来献，前后破吐蕃约三万余众。在泾州令宽而肃，人皆乐为之用。镇守凡八年，虽无拓境之功，而城堡获全，虏不敢犯，加检校右仆射。上甚重之，迁检校左仆射知省事，诏宰臣百僚于尚书省送上，进封扶风郡王。

璘虽生于士族，少无学术，忠而能勇，武干绝伦，艰难之中，颇立忠节，中兴之猛将也。年五十六，大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废朝，赠司徒。

璘久将边军，属西蕃寇扰，国家倚为屏翰。前后赐与无算，积聚家财，不知纪极。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寻尽。

郝廷玉者，骁勇善格斗，事太尉李光弼，为帐中爱将。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阳，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时三城壁垒不完，刍粮不支旬日；贼将安太清等率兵数万，四面急攻。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以倚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光弼召诸将讯之曰：“贼党何面难抗？”或对曰：“西北隅最为勍敌。”乃亟召廷玉谓之曰：“凶渠攻西

北者难奈，尔为我决胜而还。”辞曰：“廷玉所领，步卒也，愿得骑军五百。”光弼以精骑三百授之。光弼法令严峻，是日战不利而还者，不解甲斩之。廷玉奋命先登，流矢雨集，马伤不能军而退。光弼登堞见之，骇然曰：“廷玉奔还，吾事败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来。廷玉见使者曰：“马中毒箭，非败也。”光弼命易马而复，径骑冲贼阵，驰突数四。俄而贼党大败于河壖，廷玉擒贼将徐璜而还。由是贼解中、单之围，信宿退去。前后以战功累授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封安边郡王。从光弼镇徐州。光弼薨，代宗用为神策将军。

永泰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犯京畿，分命诸将屯于要害，廷玉与马璘率五千人屯于渭桥西窑底。观军容使鱼朝恩以廷玉善阵，欲观其教阅。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鸣鼓角而出，分而为阵，箕张翼舒，乍离乍合，坐作进退，其众如一。朝恩叹曰：“吾在兵间十余年，始见郝将军之训练耳。治戎若此，岂有前敌耶？”廷玉凄然谢曰：“此非末校所长，临淮王之遗法也。太尉善御军，赏罚当功过。每校旗之日，军士小不如令，必斩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变已来，无复校旗之事，此不足军容见赏。”

王缙为河南副元帅，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历八年卒，追录旧勋，赠工部尚书。

王栖霞，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霞为牙将。下兖、郓诸县，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初，逆将邢超然据曹州，栖霞攻之。超然乘城号令，栖霞曰：“彼可取也！”一箭殒之，城中气慑，遂拔曹州。及衡居节制，授右威卫将军、先锋游奕使。随衡入朝，授试金吾卫将军。

上元元年，王均之为浙东节度使，奏为马军兵马使。广德中，

草贼袁晁起乱台州，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傜东讨，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联日十余战，生擒袁晁，收复郡邑十六，授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

时江左兵荒，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军五千镇之。日新贪暴，贼萧庭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时栖曜游奕近郊，为贼所胁，进围苏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复出击贼，其众大溃。迁试金吾大将军。

李灵曜叛于汴州，浙西观察使李涵俾栖曜将兵四千为河南掎角。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丘，顿军宁陵，期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滉命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去。

贞元初，拜左龙武大将军，旋授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卒于位。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略，从父征伐知名。元和中，为右神策将军。太和中，检校工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安南招怀蛮落，颇立政能。南中多异货，茂元积聚家财钜万计。李训之败，中官利其财，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郑注见用。茂元惧，罄家财以赂两军，以是授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会昌中，为河阳节度使。是时河北诸军讨刘稹，茂元亦以本军屯天井，贼未平而卒。

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也。出自行间，少学骑射。及安祿山反，昌始从河南节度张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义遣将围宋州；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岑计蹙，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数千斤曲，可以屑食。计援兵不二十

日当至。东南隅之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昌遂被铠持盾登城，陈逆顺以告谕贼，贼众畏服。后十五日，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贼乃宵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光弼卒，宰臣王缙令归宋州，为牙门将。转太仆卿，兼许州别驾。

李灵曜据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将受灵曜牵制；昌密遣曾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昌问计，昌泣陈其逆顺；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赍表诣阙，请讨灵曜，遂翦灵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杀昌，昌潜遁。及刘玄佐为刺史，乃复其职。又转太常卿，兼华州别驾。玄佐寻为宋亳颍宣武军节度使；昌自下军为左厢兵马使。

李纳反，以师收考城，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加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围濮州，昌摄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将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时昌以三千人守宁陵，希烈率五万众阵于城下；昌深堑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胄，躬励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围攻陈州，刺史李公廉计穷，昌从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之。至陈州西五十里与贼遇，昌晨压其阵，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将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复侵轶。诏加检校左散骑常侍。随玄佐收汴州，加检校工部尚书，增实封通前二百户。丁母忧，起复加金吾卫大将军，赠其母梁国夫人。

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昌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美，名闻阙下。复筑连云堡，受诏城平凉，以扼弹箚峡口。昌命徒陀

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冲，遂以保宁边鄙，加检校右仆射。

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将士骸骨坎瘞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克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于浅水原。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堆。题以冢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

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羨。及婴疾，约以是日赴京求医，未发而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子士泾。

士泾，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余年，家富于财。结托中贵，交通权幸。宪宗朝，迁太府卿。制下，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言士泾不合居九卿，辞语激切。宪宗谓弘景曰：“士泾父有功于国，又是戚属，制书宜下。”弘景奉诏。士泾善胡琴，多游权幸之门，以此为之助，时论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乡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云军使。景略以门廕补幽州功曹。大历末，寓居河中，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景略讯其实，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有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迁监察御史。及怀光屯军咸阳，反状始萌。景略时说怀光请复宫阙，迎大驾，怀光不从。景略出军门恸哭曰：“谁知此军一日陷于不义。”军士相顾甚义之，因退归私家。

寻为灵武节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转殿中侍御史，兼丰州刺史、西受降城使。丰州北扼回纥，回纥使来中国，丰乃其通道。前为刺史者多懦弱，虏使至则敌礼抗坐。时回纥遣梅录将军随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气制之。郊迎，传言欲先见中使，梅录初未喻。景略既见盈珍，乃使谓梅录曰：“知可汗初没，欲申吊礼。”乃登高垆位以待之。梅录俯俛前哭，景略因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号慕。”虏之骄容威气，索然尽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纥使至景略，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诬奏，贬袁州司马。希全死，征为左羽林将军，对于延英殿，奏对衍洁，有大臣风采。

时河东李说有疾，诏以景略为太原少尹、节度行军司马。时方镇节度使少征入换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军司马尽简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属。景略居疑帅之地，势已难处。回纥使梅录将军入朝，说置宴会，梅录争上下坐，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前过丰州者也，识景略语音，疾趋前拜曰：“非丰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将吏宾客顾景略，悉加严惮。说心不平，厚赂中尉窦文场，将去景略，使为内应。

岁余，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边时事。上方轸虑，文场在旁，言景略堪为边任，乃以景略为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士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廩储备，器械具，政令肃，智略明。二岁后，军声雄冠北边，回纥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尽景略之能。贞元二十年，卒于镇，年五十五，赠工部尚书。

张万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经，止县令州

佐。万福以父祖业儒皆不达，不喜为书生，学骑射。年十七八，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累摄舒庐寿三州刺史、舒庐寿三州都团练使。州送租赋诣京师，至颍州界为盗所夺，万福领轻兵驰入颍州界讨之。贼不意万福至，忙迫不得战，万福悉聚而诛之，尽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后所掠人妻子、财物、牛马等万计，悉还其家；不能自致者，万福给船乘以遣之。

寻真拜寿州刺史、淮南节度副使。为节度使崔圆所忌，失刺史，改鸿胪卿；以节度副使将千人镇寿州，万福不以为恨。

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圆令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陈庄。贼陷舒州，圆又以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

大历三年，召赴京师，代宗谓曰：“闻卿名久，欲一识卿面，且将累卿以许杲。”万福拜谢，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许杲召臣，如河北诸将叛，欲以属何人？”代宗笑谓曰：“且与吾了许杲事，方当大用卿。”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督淮南岸盗贼。至州，杲惧，移军上元。杲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十二三，尽得其虏掠金帛妇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乃一小赖之，不足过赏，请用三之一。”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

久之，诏以本镇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万福诣扬州交所领兵，会元甫死，诸将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米重耀亦请万福知节度事。万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埭桥、涡口。江、淮进奏舡千余只，泊涡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

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继进。改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为杜亚所忌，征拜右金吾将军。召见，德宗惊曰：“杜亚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诏图形于凌烟阁，数赐酒馔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及阳城等于延英门外请对论事，伏阁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测。万福扬言曰：“国有直臣，天下太平矣！万福年已八十，见此盛事。”阁前遍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

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骑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万福自始从军至卒，禄食七十余年，未尝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爱。在泗州时，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陈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扬州以为质。万福独不送，谓使者曰：“为某白相公，万福妻老且丑，不足烦相公寄意。”终不之遣，由是为人所称。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有生擒车鼻可汗之功，官至安东都护，事具前录。固生微贱，为叔父所卖，展转为浑瑊家奴，号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骑射，好读《左氏春秋》。瑊大爱之，养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传》高固之名也。

少随瑊从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犹在瑊麾下。是时，贼兵已突入东墜门，固引甲士乱挥长刀，连斫数贼，拽车塞闾，一以当百，贼乃退去。众咸壮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怀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汉。怀光发迹邠宁，至是，使留后张昕取将士

万余人以资援河中。固时在军中，乃伺便突入张昕帐中，斩首以徇。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前军兵马使。贞元十七年，节度使杨朝晟卒，军中请固为帅，德宗念固功，因授检校工部尚书。顺宗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宪宗朝，进检校右仆射。数年受代，入为统军，转检校左仆射，兼右羽林统军。元和四年七月卒，赠陕州大都督。

郝玼者，泾原之戍将也。贞元中，为临泾镇将，勇敢无敌，声振虏庭。玼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白其帅曰：“临泾草木丰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请完垒益军，以折虏之入寇。”前帅不从。及段佐节制泾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玼为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过临泾。

玼出自行间，前无坚敌。在边三十年，每战得蕃俘，必剝剔而归其尸，蕃人畏之如神。赞普下令国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赏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十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泾原行营节度、平凉镇遏都知兵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纲纪欲图之，朝廷虑失骁将，移授庆州刺史，竟终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阳王子仪为牙将，从征边朔，绩效居多。贞元末，为泾原节度使，练卒保边，亦为西蕃畏惮。累至检校工部尚书、右神策大将军。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灵武人，少事本军为牙将。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于盐州城下，赐实封五十户。先是，西戎频岁犯边，敬奉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羈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获虏矣。

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玘各以名雄边上。吐蕃尝谓汉使曰：“唐国既与吐蕃和好，何妄语也！”问曰：“何谓？”曰：“若不妄语，何因遣野诗良辅作陇州刺史？”其畏惮如此。

史臣曰：自盗起中原，河、陇陷虏，犬戎作梗，屡犯郊畿。谋臣运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奋命，欲吞虏于胸中；郝、史骁雄，斩将搴旗，将申威于塞外。而竟不能北逾白道，西出萧关，俾十九郡生民，竟沦左衽任，仅能自保，功何取焉！虽运使时然，亦将略有所未至。栖霞、万福之节概，景略之负气，壮哉！

赞曰：马、刘、史、郝，气雄边朔。力扞獯虏，终惭卫、霍。万福义勇，景略气豪。为人所忌，慷慨徒劳。

## 列传第一百三

姚南仲 刘乃 子伯刍 孙宽夫 端夫曾孙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诚 子廷老 廷老子保逊 保逊子昭纬  
卢坦

姚南仲，华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书，历高陵、昭应、万年三县尉。迁右拾遗，转右补阙。大历十三年，贞懿皇后独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于近城为陵墓，冀朝夕临望于目前。南仲上疏谏曰：

伏闻贞懿皇后今于城东章敬寺北以起陵庙，臣不知有司之请乎，陛下之意乎，阴阳家流希旨乎？臣愚以为非所宜也。谨具疏陈论，伏愿暂留天睭而省察焉。

臣闻人臣宅于家，君上宅于国。长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凿兴动，建陵墓于其侧乎？此非宜一也。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凭丘原，远郊郭。今则西临宫阙，南迫康庄，若使近而可见，死而复生，虽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归土，魂无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视之兆庶，则彰溺爰；垂之万代，则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

夫帝王者，居高明，烛幽滞。先皇所以因龙首建望春，盖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动伤宸虑，天心一伤，数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满堂为之不乐；万乘不乐，人其可欢心乎？又暇日起歌，动钟于内，此地皆闻，此非宜三也。

伏以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轸旒宸，久俟蓍龟。始谥之以贞懿，终待之以褻近，臣窃惑焉，非所以称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国人皆曰：“贞懿皇后之陵迤于城下者，主上将日省而时望焉。”斯有损于圣德，无益于贞懿。将欲宠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

凡此数事，实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计而取其长也。陛下方将偃武靖人，一误于此，其伤实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贬，大明忽亏于掩蚀，至德翻后于尧、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贞懿之美号。

疏奏，帝甚嘉之，赐绯鱼袋，特加五品阶，宣付史馆。

与宰相常袞善，袞贬官，南仲坐出为海盐县令。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辟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寻征还，历左司兵部员外，转郎中，迁御史中丞、给事中、同州刺史、陕虢观察使。

贞元十五年，代李复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势夺军政，南仲数为盈珍谗毁，德宗颇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师，伺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辟门，见血流涂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陈首杀务盈。上闻其事，颇骇异之。南仲虑衅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耶？”南仲对曰：“勇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书右仆射。贞元十九年七月，终于位，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刘乃，字永夷，洛州广平人。高祖武干，武德初拜侍中，

即中书侍郎林甫从祖兄子也。父如璠，眇山丞，以乃贵，赠民部郎中。乃少聪颖志学，暗记《六经》日数千言。及长，文章清雅，为当时推重。天宝中，举进士，寻丁父艰，居丧以孝闻。既终制，从调选曹。乃常以文部选才未为尽善，遂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

《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巍巍唐、虞，举以为难。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抡材，终之以授位，是则知人官人，斯为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众圣，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独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古今迟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铨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为贤，斯又士之丑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于铨廷，则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虽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呜呼！彼干霄蔽日，诚巨树也，当求尺寸之材，必后于楛杙。龙吟武啸，诚希声也，若尚颊舌之感，必下于蛙黾。观察之际，犹不悲夫！执事虑过龟策，文合雅诰，岂拘以琐琐故事，曲折因循哉？诚能先资以政事，次征以文学，退观其理家，进察其临节，则厯鸿深沉之事，亦可以窥其门户矣！

其载，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荐，连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转运使刘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检校仓部员外、民部郎中，并充浙西留后。佐晏征赋，颇有裨益，晏甚任之。

大历十二年，元载既诛，以乃久在职，召拜司门员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与乃友善。会加郭子仪尚父，以册礼久废，至是复行之。祐甫令两省官撰册文，未称旨；召乃至阁

草之，立就。词义典裁，祐甫叹赏久之。数日，擢为给事中，寻迁权知兵部侍郎。及杨炎、卢杞为相，意多丑正，以故五岁不迁。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其冬，泾师作乱，驾幸奉天。乃卧疾在私第，贼泚遣使以甘言诱之，乃称疾笃。又令其伪宰相蒋镇自来招诱，乃托暗疾，灸灼遍身。镇再至，知不可劫胁，乃叹息曰：“镇亦尝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于斯，宁以自辱臃腥，复欲污秽贤哲乎？”歔歔而退。及闻舆驾再幸梁州，乃自投于床，搏膺呼天，因是危憊，绝食数日而卒，时年六十。德宗还京，闻乃之忠烈，追赠礼部尚书。子伯刍。

伯刍，字素芝，登进士第，志行修谨。淮南杜佑辟为从事，府罢，屏居吴中。久之，征拜右补阙，迁主客员外郎。以过从友人饮噓，为韦执谊密奏，贬虔州掾曹，复为考功员外郎裴垪善其应对机捷，迁考功郎中、集贤院学士，转给事中。裴垪罢相，为太子宾客，未几而卒。李吉甫复入相，与垪宿嫌，不加赠官；伯刍上疏论之，赠垪太子少傅。伯刍妻，垪从姨也。或逸于吉甫，此以论奏。伯刍惧，亟请散地，因出为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选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赠工部尚书。伯刍风姿古雅，涉学，善谈笑，而动与时适，论者稍薄之。

子宽夫，登进士第，历诸府从事。宝历中，入为监察御史。尝上言曰：“近日摄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轻，有乖严敬。伏请今后摄太尉，差尚书省三品已上及保傅宾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摄之。”俄转左补阙。少列陈蛄进注《维摩经》得濠州刺史。宽夫与同列，因对论之，言蛄因供奉僧进经以图郡牧。敬宗怒谓宰相曰：“陈蛄不因僧得郡，谏官安得此言，须推排头首来。”宽夫奏曰：“昨论陈蛄之时，不记发言前后，

唯握笔草状，即是微臣。今论事不当，臣合当罪。若寻究推排，恐伤事体。”帝嘉其引过，欣然释之。

宽夫弟端夫，为太常博士，驳韦绶谥议知名。宽夫子允章、焕章。

允章登进士第，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贡举，出为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后迁东都留守。黄巢犯洛阳，允章不能拒，贼不之害，坐是废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颐，恕己之孙。少慷慨，慕名节。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有赞佐裨益之誉。代宗登极，征入朝，累官至给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为京畿观察使。以论事失旨，贬韶州长史，复拜为给事中。

贞元元年，德宗复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令高草诏书。高执词头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三年，矫诈阴贼，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改命舍人草之。诏出，执之不下，仍上奏曰：“卢杞为政，穷极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雠。”遗补陈京、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论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卢杞独秉钧轴，前后三年，弃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过。且汉时三光失序，雨旱不时，皆宰相请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恶杀，赦杞万死，唯贬新州司马，旋复迁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圣意裁择。”上谓曰：“卢杞有不逮，是朕之过。”复奏曰：“卢杞奸臣，常怀诡诈，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

文至优黎民，今饶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弊。望引常参官顾问，并择谨厚中官，令采听於众。若亿兆之人异臣之言，臣当万死。”于是，谏官争论于上前，上良久谓曰：“若与卢杞刺史太优，与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饶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当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韦伦、太府卿张献恭等奏：“袁高所奏至当，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优异。”

贞元二年，上以关辅祿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待诸道观察使各选拣牛进贡，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高上疏论之：“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其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疏奏，从之。寻卒于官，年六十，中外叹惜。宪宗朝，宰臣李吉甫尝言高之忠鯁，诏赠礼部尚书。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书段达六代孙也。登进士第。杜佑、李复相继镇淮南，皆表平仲为掌书记。复移镇华州、滑州，仍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气节，嗜酒傲言。时德宗春秋高，多自听断。由是庶务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严察，无敢言者。平仲尝谓人曰：“主上聪明神武，臣下畏惧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见，必当大有开悟。”贞元十四年，京师旱，诏择御史、郎官各一人，发廩赈恤。平仲与考功员外陈归当奉使，因辞得对，乃入近御座，粗陈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蓄，以归在侧不言。及奏事毕退，平仲独不退，欲有奏启；上因兼留归问之，声色甚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都不得言因误称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苍黄，又误趋御障后，归下阶连呼，乃得出。由是坐废七年，然亦因此名显。

后除屯田膳部二员外郎、东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迁谏议大夫。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征镇州，无功而还。平仲与吕元膺抗疏论列，请加黜责。转给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时人推其狷直。转尚书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父胜，能文，尝作《拔河赋》词致浏亮，为时所称。存诚进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知馆驿。元和初，王师讨刘辟，邮传多事，上特令中官为馆驿使。存诚密表论奏，以为有伤公体。会谏官亦论奏，上乃罢之。转殿中侍御史，迁度支员外郎。裴垍作相，用为起居郎，转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给事中。琼林库使奏占工徒太广，存诚以为此皆奸人窜名，以避征役，不可许。咸阳县尉袁儋与军镇相竞，军人无理，遂肆侵诬，儋反受罚。二敕继至，存诚皆执之。上闻甚悦，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

僧鉴虚者，自贞元中交结权倖，招怀赂遗，倚中人为城社，吏不敢绳。会于頔、杜黄裳家私事发，连逮鉴虚下狱。存诚案鞫得奸赃数十万，狱成，当大辟。中外权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释放，存诚不奉诏。明日，又令中使诣台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诘之，非赦之也。”存诚附中使奏曰：“鉴虚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请先杀臣，然后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其有守，从之，鉴虚竟笞死。洪州监军高重昌诬奏信州刺史李位谋大逆，追赴京师。上令付仗内鞫问。存诚一日三表，请付位于御史台。及推案无状，位竟得雪。

未几，再授给事中。数月，中丞阙，上思存诚前效，谓宰相持宪无以易存诚，遂复为御史中丞。未视事，暴卒。宪宗深惜之，赠刑部侍郎。存诚性和易，于人无所不容，及当官御事，

即确乎不拔，士友以是称重之。子廷老。

廷老谨正有父风，而性通锐。宝历中为右拾遗。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廷老与同僚入阁奏事曰：“臣伏见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伏恐纲纪渐坏，奸邪恣行。”敬宗厉声曰：“更谏何事？”舒元褒对曰：“近日宫中修造太多。”上色变曰：“何处修造？”元褒不能对，廷老进曰：“臣等职是谏官，凡有所闻，即合论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见运瓦木绝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寻加史馆修撰。

时李逢吉秉权，恶廷老言太切直。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又论逢吉党人张权舆、程昔范不宜居谏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满十旬，逢吉乃出廷老为临晋县令。

文宗即位，入为殿中侍御史。太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与同职李让夷相善。廷老之入内署，让夷荐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检操，终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悦。五年，罢职，守本官，让夷亦坐廷老罢职，守职方员外郎。廷老寻拜刑部员外郎，转郎中，迁给事中。开成三年卒。廷老当官举职，不求虚誉，侃侃于公卿之间，甚有正人风望。赠刑部侍郎。

子保逊，登进士第，位亦至给事中。

保逊子昭纬，乾宁中为礼部侍郎，贡举得人，文章秀丽。为崔胤所恶，出为礪州刺史，卒。

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父峦，赠郑州刺史。坦尝为义成军判官，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遽封府库，入其麾下五百人于使牙，军中恟々；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及复卒，坦护丧归东都。后为寿安令。

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坦请延十日，

府不许。坦令户人但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耳。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累迁至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会李锜反，有司请毁锜祖父庙墓。坦常为锜从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于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赐神通墓五户，以备洒扫。及武元衡为宰相，以坦为中丞，李元素为大夫，命坦分司东都，未几归台。裴均为仆射，在班逾位，坦请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也。”寻罢为右庶子，时人归咎于均。旬月，出为宣歙池观察使。三年，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改户部侍郎、判度支。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城。坦与李绛叶议，以为：“西城张仁愿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安永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

“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坦议同。事竟不行。未几，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在镇累年，后请收闰月军吏粮料，以助军行营，人多非之。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古之诤臣，有死于言者。其次，引裾折槛，不改其操，亦难矣哉！袁高之执卢杞，存诚之戮鉴虚，有古人之遗风焉！平仲触鳞之气，纠其谬欤？文洽夺章，以摅府愤；永夷绝食，不饮盗泉，节义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卢坦西城之议，量之深也。如数子，道为时无君子，乃是厚诬。

赞曰：灵草指佞，谏臣匡失。惟袁与薛，人中屈轶。宽夫雀跃，廷老鸿轩。姚、卢启奏，君子之言。

## 列传第一百四

孔巢父 从子戡 戮戡许

孟容中 元膺 刘栖楚 张宿 熊望柏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户参军，以巢父赠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巢父知其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

广德中，李季卿为江淮宣抚使，荐巢父，授左卫兵曹参军。大历初，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奏为宾幕，累授监察御史，转殿中、检校库部员外郎，出授归州刺史。建中初，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表巢父试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寻拜汾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未行，会普王为荆襄副元帅，以巢父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兼御史大夫。

寻属泾师之难，从德宗幸奉天，迁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累献破贼之谋，德宗甚赏之。寻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辩多智，对田悦之众，陈逆顺利害君臣之道，士众欣悚喜抃，曰：“不图今日复睹王化！”及就宴，悦酒酣，自矜其骑射之艺、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见用，无坚不摧。

“巢父谓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归国者，但为一好贼耳。”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巢父曰：“国方有虞，待子而息。”悦起谢焉。悦背叛日久，其下厌乱，且喜巢父之至。数日，田承嗣之子绪以失职怨望，因人心之摇动，遂构谋杀悦，而与大将邢曹俊等稟命于巢父。巢父因其众意，令

田绪权知军务，以纾其难。

兴元元年，李怀光拥兵河中。七月，复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传诏旨，怀光以巢父尝使魏博，田悦死于帐下，恐祸及。又朔方蕃浑之众数千，皆在行列，颇骄悖不肃。闻罢怀光兵权，时怀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众咸忿恚，咄嗟曰：“太尉尽无官矣！”方宣诏，喧噪，怀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并遇害。上闻之震悼，赠尚书左仆射，仍诏收河中日备礼葬祭。赐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员官。从子戡、戮、戡。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严有家法，重然诺，尚忠义。卢从史镇泽潞，辟为书记。从史浸骄，与王承宗、田绪阴相连结，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笔至不轨之言，极谏以为不可，从史怒戡，岁余，谢病归洛阳。李吉甫镇扬州，召为宾佐。从史知之，上疏论列，请行贬逐。宪宗不得已，授卫尉丞，分司洛阳。初，贞元中藩帅诬奏从事者，皆不验理，便行降黜。及戡诏下，给事中吕元膺执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书方下。戡不调而卒，赠驾部员外郎。

戮，字君严。登进士第，郑滑节度使卢群辟为从事。群卒，命戮权掌留务，监军使以气凌之，戮无所屈降。入为侍御史，累转尚书郎。元和初，改谏议大夫，侃然忠说，有谏臣体。上疏论时政四条，帝意嘉纳。

六年十月，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璿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事败，赐希光死。时吐突承璀以出军无功，谏官论列，坐希光事出为淮南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论承璀有功，希光无事，久委心腹，不宜遽弃。戮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诘责之。涉乃进疏于光顺门。戮极论其与中官交结，言甚激切。诏贬涉为陕州司仓。幸臣闻之侧目，人为危之。

戮高步公卿间，以方严见惮。俄兼太子侍读，迁吏部侍郎，转左丞。

九年，信州刺史李位为州将韦岳谗譖于本使监军高重谦，言位结聚术士，以图不轨。追位至京师，鞫于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归法司按问，不合劾于内仗。”乃出付御史台。戮与三司讯鞫，得其状。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篆，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别无逆状。以岳诬告，决杀。贬位建州司马。时非戮论谏，罪在不测，人士称之。愈为中官所恶，寻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入为大理卿，改国子祭酒。

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崔咏卒，三军请帅，宰相奏拟皆不称旨。因入对，上谓裴度曰：“尝有上疏论南海进蚶菜者，词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访之。或曰祭酒孔戮尝论此事，度征疏进之。即日授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

戮刚正清俭，在南海，请刺史俸料之外，绝其取索。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戮不受托。至郡，禁绝卖女口。先是准诏祷南海神，多令从事代祠。戮每受诏，自犯风波而往。韩愈在潮州，作诗以美之。时桂管经略使杨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骚动生蛮，以求功伐，遂至岭表累岁用兵。唯戮以清俭为理，不务邀功，交、广大理。

穆宗即位，召为吏部侍郎。长庆中，或告戮在南海时家人受贿，上不之责，改右散骑常侍。二年，转尚书左丞。累请老，诏以礼部尚书致仕，优诏褒美。仍令所司岁致羊酒，如汉礼征士故事。长庆四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三。

子遵孺、温裕，皆登进士第。大中已后，迭居显职。温裕位京兆尹、天平军节度使。遵孺子纬，自有传。

戡，字方举，戮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难，德宗嘉其忠，

诏与一子正员官，因授戡修武尉。以长兄戡未仕，固乞回授。举明经登第，判入高等，授秘书省校书郎、阳翟尉，入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分司东都。时昭义节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从史之恶。从史既得罪，孟元阳为昭义节度，复欲用玟为宾佐，戡遂牒泽潞收玟以俟命，然后列状上闻，竟流玟播州。转侍御史、库部员外郎。

初，泾师之乱，硃泚署彭偃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为鄜坊从事，或荐其才，执事者召至京师。戡谓京兆尹裴武曰：“硃泚为伪诏，指斥乘舆，皆彭偃之词也。悖逆之子，不能鸟窜兽伏，乃违道以干誉，子盍效季孙行父之逐莒仆，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

迁京兆尹，出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时兄戮为岭南，兄弟皆居节镇，朝野荣之。入为右散骑常侍，拜京兆尹。时累月亢旱，深轸圣情。戡自祷雨于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悦，诏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赠工部尚书。

子温业，登进士第。大中后，历位通显。温业子晦。

许孟容，字公范，京兆长安人也。父鸣谦，究通《易象》官至抚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孟容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甲科，后究《王氏易》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赵赞为荆、襄等道黜陟使，表为判官。贞元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辟为从事，四迁侍御史。李纳屯兵境上，扬言入寇。建封遣将吏数辈告谕，不听。于是遣孟容单车诣纳，为陈逆顺祸福之计。纳即日发使追兵，因请修好。遂表孟容为濠州刺史。无几，德宗知其才，征为礼部员外郎。

有公主之子，请补弘文、崇文馆诸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得迁本曹郎中。德宗降

诞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与释、老之徒讲论。十四年，转兵部郎中。未岁，迁给事中。

十七年夏，好畤县风雹伤麦，上命品官覆视，不实，诏罚京兆尹顾少连已下。敕出，孟容执奏曰：“府县上事不实，罪止夺俸停官，其于弘宥，已是殊泽。但陛下使品官覆视后，更择宪官一人，再令验察，覆视转审，隐欺益明。事宜观听，法归纲纪。臣受官中谢日，伏请诏敕有须详议者，则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陈。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驻。”诏虽不许，公议是之。

十八年，浙江东道观察使裴肃卒，以摄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时总为肃剥下进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议喧然。诏出，孟容执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获已超授者。今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授，群情惊骇。总是浙东判官，今诏敕称权知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向来无此敕命。使用此诏，尤恐不可。若总必有可录，陛下须要酬劳，即明书课最，超一两资与改。今举朝之人，不知总之功能，衢州浙东大郡，总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授之，使遐迩不甘，凶恶腾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暂停此诏，密使人听察，必贺圣朝无私。今齐总诏谨随状封进。”寻有谏官论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对于延英，谕之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也。”自给事中袁高论卢杞后，未尝有可否，及闻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听纳，嘉孟容之当官。

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

臣伏闻陛下数月已来，斋居损膳，为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于群望，牲于百神，而密云不雨，首种未入。岂觴醪有阙，祈祝非诚，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何圣意精至，甘泽未答也？臣历观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远者。京师是万国所会，强干弱枝，自古通

规。其一年税钱及地租，出入一百万贯。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际，免更流亡。若播种无望，征敛如旧，则必愁怨迁徙，不顾坟墓矣。臣愚以为德音一发，膏泽立应，变灾为福，期在斯须。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余万贯，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实陛下巍巍睿谋，天下鼓舞歌扬者也。复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当还而未还者，徒役禁锢，当释而未释者，逋悬馈送，当免而未免者，沉滞郁抑，当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则特降明命，令有司条列，三日内闻奏。其当还、当释、当免、当伸者，下诏之日，所在即时施行。臣愚以为如此而神不监，岁不稔，古未之有。

事虽不行，物议嘉之。贞元末，坐裴延龄、李齐运等谗谤流贬者，动十数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讽。然终贞元世，罕有迁移者。

孟容以讽谏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迁刑部侍郎、尚书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赐紫。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克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自兴元已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鞬鞞，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自此豪右敛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颇抑浮华，选择才艺。出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礼部选事，征拜吏部侍郎。

会十年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议臣裴度。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继上章疏请罢兵。

是时盗贼窃发，人情甚惑，独孟容诣中书雪涕而言曰：“昔汉廷有一汲黯，奸臣尚为寝谋。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过失，而狂贼敢尔无状，宁谓国无人乎？然转祸为福，此其时也。莫若上闻，起裴中丞为相，令主兵柄，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后数日，度果为相，而下诏行诛。时孟容议论人物，有大臣风采。由太常卿为尚书左丞，奉诏宣慰汴宋陈许河阳行营诸军，俄拜东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曰宪。

孟容方劲，富有文学。其折衷礼法，考详训典，甚坚正，论者称焉。而又好推毂，乐善拔士，士多归之。

吕元膺，字景夫，郢州东平人。曾祖绍宗，右拾遗。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长卿，右卫仓曹参军，以元膺赠秘书监。

元膺质度瑰伟，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贤良对问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闻其名，辟为长春宫判官。属浦贼侵軼，鐈失所，元膺遂潜迹不务进取。

贞元初，论惟明节制渭北，延在宾席，自是名达于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领其镇。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职，咨以军政。累转殿中侍御史，征入，真拜本官，转侍御史。丁继母忧，服阕，除右司员外郎。出为蕲州刺史，颇著恩信。尝岁终阅郡狱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见。”因泣下。元膺悯焉，尽脱其械纵之，与为期。守吏曰：“贼不可纵。”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无后到者。由是群盗感义，相引而去。

元和初，征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规谏驳议，大举其职。及镇州王承宗之叛，宪宗将以吐突丞瓘为招讨处置使。元膺与给事中穆质、孟简，兵部侍郎许孟容等八人抗论不可，且曰：“承瓘虽贵宠，然内臣也。若

为帅总兵，恐不为诸将所伏。”指谕明切，宪宗纳之，为改使号，然犹专戎柄，无功而还。出为同州刺史，及中谢，上问时政得失，元膺论奏，辞气激切，上嘉之。翌日谓宰相曰：“元膺有说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垪贺曰：“陛下纳谏，超冠百王，乃宗社无疆之休。臣等不能广求端士，又不能数进忠言，辜负圣心，合当罪戾。请留元膺给事左右。”寻兼皇太子侍读，赐以金紫。

寻拜御史中丞。未几，除鄂岳观察使，入为尚书左丞。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论，孟阳除散骑常侍，遂为邓州刺史，皆假以美词。元膺封还诏书，请明示枉直。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将顺赃状，朝廷不覆按，遽贬将顺道州司户。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赃罪，不覆检即谪去，纵堪之词足信，亦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诏书，请发御史按问，宰臣不能夺。代权德舆为东都留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都畿防御使。旧例，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及元膺受任不赐，朝论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仪制，以沮威望，谏官论列，援华、汝、寿三州例。上曰：“此数处并宜不赐。”留守不赐旗甲，自元膺始。

十年七月，郢州李师道留邸伏甲谋乱。初，师道于东都置邸院，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伏甲百余于邸院，将焚宫室而肆杀掠。已烹牛飧众，明日将出。会小将李再兴告变，元膺追兵伊阙，围之，半月无敢进攻者。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围兵奔骇。贼乃团结，以其孥偕行。出长夏门，转掠郊墅，夺牛马，东济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卖鹿于市。贼过，山棚乃召集其党，引官兵围于谷中，尽获之。穷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圆

净，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执之，使折其胫，锤之不屈。圆净骂曰：“脚犹不解折，乃称健儿乎！”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余处，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净。以师道钱千万伪理佛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门察皆称害武元衡者。元膺以闻，送之上都，赏告变人杨进、李再兴锦彩三百匹、宅一区，授之郎将。无膺因请募山河子弟以卫宫城，从之。盗发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气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数年，改河中尹，充河中节度等使。时方镇多事姑息，元膺独以坚正自处，监军使洎往来中贵，无不敬惮。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让，改太子宾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

元膺学识深远，处事得体，正色立朝，有台辅之望。初游京师时，故相齐映谓人曰：“吾不及识娄、郝，殆斯人之类乎！”其业官行己，始终无缺云。

刘栖楚，出于寒微，为吏镇州，王承宗甚奇之。后有荐于李逢吉，自邓掾擢为拾遗。性果敢。逢吉以为鹰犬之用，欲中伤裴度及杀李绅。

敬宗即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曰：“臣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来，放情嗜寝，乐色忘忧，安卧宫闈，日晏方起。西宫密迩，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于外。伏以宪

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恪勤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臣虑福祚之不长也。臣忝谏官，致陛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遂以额叩龙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敬宗为之动容。

无何，迁起居郎，至谏议。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于西汉赵广汉者。后恃权宠，常以词气凌宰相韦处厚，遂出为桂州观察使。逾年，卒于任，时大和元年九月。

张宿者，布衣诸生也。宪宗为广陵王时，因军使张茂宗荐达，出入邸第。及上在东宫，宿时入谒，辩谏敢言。洎监抚之际，骤承顾擢，授左拾遗。以旧恩数召对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州郴县丞。十余年征入，历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恶之，数于上前言其狡谲，不可保信，乃用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奏曰：“谏议职重，当以能可否朝政者为之。宿细人，不足以污贤者位。陛下必须用宿，请先去臣即可。”上不悦。又逢吉与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讨伐，乃出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乃用宿权知谏议大夫，俄而内使宣授。

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起于卒伍者，其例则少，用皆有由。或道义彰明，不求闻达；或山林卓异，出于群萃。以此选求，是愜公议。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时，虽有例超升，即时议未允。宿本非文辞入用，望实稍轻。骤加不次之荣，翻恐以身为累。臣等所以累有论谏，依资且与郎中，事冀适中，非于此人情有厚薄，请授职方郎中。

“上命如初，群等乃请权知，寻又宣援。宿怨执政摈己，颇加谗毁。依附皇甫镈等，伤害清正之士，阴事中要，以图进取。

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东都，暴病卒，于是正人相贺。诏赠秘书监。

熊望者，登进士第。粗有文词，而性儉险。有口辩，往往得游公卿间，率以大言诡意，指挾时政。既由此而得进士第，务进不已。而京兆尹刘栖楚以不次骤居清贯，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门，为伺密机，阴佐计画，人无知者。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栖楚以望名荐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即位，韦处厚辅政，大去奸党。既逐栖楚，又诏曰：“孔门高悬百行，由至顺者，其身必荣；朝廷广设众官，践正途者，其道必达。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褻幸。营居中之密职，扰惑朝经；鼓逼下之嚣声，因依邪隙。及众议波涌，累月不宁；司门验繻，累月至四。考覆谬妄，乃非坦途。朕大启康庄，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

柏耆者，将军良器之子。素负志略，学纵横家流。会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厌兵，欲以恩泽抚之。耆于蔡州行营以画干裴度，请以朝旨奉使镇州，乃自处士授左拾遗。既见承宗，以大义陈说。承宗泣下，请质二男，献两郡，由是知名。

元和十年，王承宗归国，移镇滑州，朝廷赐成德军赏钱一百万贯，令谏议大夫郑覃宣慰军人，赏钱未至，浩浩然腾口。穆宗诏耆往谕旨。耆至，令承宗集三军，宣导上旨，众心乃安。转兵部郎中。

太和初，迁谏议大夫。俄而，李同捷叛，两河藩帅加兵沧、

德，宿师于野连年。同捷穷蹙求降。耆既宣谕讫，与节度使李祐谋。耆乃帅数百骑入沧州，取同捷赴京。沧、德平。诸将害耆邀功，争上表论列。文宗不获已，贬循州司户判官，沈亚之贬虔州南康尉。内官马国亮又奏耆于同捷处取婢九人，再命长流爱州，寻赐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颜匡政，不避死亡之诛。议者以为徇名，臣恶其讦也。如许京兆之劾军吏，吕尚书之封诏书，词义可观，耸动人听，以为洁激，伤善何多！而栖楚、张宿之徒，鹰犬下材，为人鸣吠，诚可丑也。柏耆恃纵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诛，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丧乱，竟陷虎吻。而戮、戢诸子，世载忠贞，大中之后，郁为昌族。为善之利，岂虚言哉！

赞曰：君子重义，小人殉利。巢殒耆诛，其道即异。许、吕封驳，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谁与归？

## 列传第一百五

穆宁 子赞 质员赏  
崔邠 弟鄴 鄆鄆  
窦群 兄常牟 弟庠巩  
李逊 弟建  
薛戎 弟放

穆宁，怀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学著。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献之。玄宗赐帛，授偃师县丞、安阳令。

宁清慎刚正，重交友，以气节自任。少以明经调授盐山尉。是时，安禄山始叛，伪署刘道玄为景城守，宁唱义起兵，斩道玄首。传檄郡邑，多有应者。贼将史思明来寇郡，宁以摄东光令将兵御之。思明遣使说诱，宁立斩之。郡惧贼怨深，后大兵至，夺宁兵及摄县。初，宁佐采访使巡按，常过平原，与太守颜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义，举郡兵以拒禄山。会间使持书遗真卿曰：“夫子为卫君乎？”更无他词。真卿得书大喜，因奏署大理评事、河北采访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惟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佐公以定危难。”真卿深然之。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迫蹙，弃郡，夜渡河而南，见肃宗于凤翔。帝问拒贼之状，真卿曰：“臣不用穆宁之言，功业不成。”帝奇之，发驿召宁，将以右职待之。会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盐铁转运使。副元帅李

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讐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宝应初，转侍御史，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等副使。明年，迁户部员外郎。无几，加兼御史中丞，为河南、江南转运使。广德初，加库部郎中。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与宁夹淮为理，惮宁威名，寇盗辄止。沔州别驾薛彦伟坐事忤旨，宁仗之致死。宁坐贬虔州司马，重贬昭州平集尉。

大历四年，起授监察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淄青。间一年，改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江西。明年，拜检校秘书少监，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无何，官罢。代宁者以天宝版籍校见户，诬以逋亡多，坐贬泉州司户。宁子赞，守阙三年告冤。诏遣御史按覆，而人户增倍，诏书召宁，除右谕德。宁强毅，不能事权贵。执政者以为不附己，且惮其难制，故处之散位。宁默默不得志，且曰：“时不我容，我不时殉，则非吾之进也，在于退乎！”辞病居家，请告几十旬者数矣。亲友强之，复一朝请。上居奉天，宁诣行在，拜秘书少监。兴元初，改右庶子。德宗还京师，宁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罢归东都。贞元六年，就拜秘书监致仕。

宁好学，善教诸子，家道以严称。事寡姊以悌闻。通达体命，未尝服药。每诫诸子曰：“吾闻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直道而已。慎无为谄，吾之志也。”贞元十年十月卒，时年七十九。四子：赞、质、员、赏。

赞，字相明，释褐为济源主簿。时父宁为和州刺史，以刚直不屈于廉使，遂被诬奏，贬泉州司户参军。赞奔赴阙庭，号

泣上诉。诏御史覆问，宁方得雪。诏曰：“令子申父之冤，宪臣奉君之命，楚剑不冲于牛斗，秦台自洗于尘埃。”由是知名。累迁京兆兵曹参军、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分司东都。

时陕州观察使卢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财不及，诉于官，赞鞫其事。御史中丞卢伋佐之，令深绳裴罪。赞持平不许。宰臣窦参与伋善，参、伋俱持权，怒赞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赞狱。侍御史杜伦希其意，诬赞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狱，甚急。赞弟赏，驰诣阙，挝登闻鼓。诏三司使覆理无验，出为郴州刺史。参败，征拜刑部郎中。因次对，德宗嘉其才，擢为御史中丞。时裴延龄判度支，以奸巧承恩。属吏有赃犯，赞鞫理承伏。延龄请曲法出之，赞三执不许，以款状闻。延龄诬赞不平，贬饶州别驾。丁母忧，再转虔、常二州刺史。

宪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观察使，所莅皆有政声。永贞元年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

赞与弟质、员、赏以家行人材为搢绅所仰。赞官达，父母尚无恙，家法清严。赞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

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自补阙至给事中，时政得失，未尝不先论谏。元和初，掌赋使院多擅禁系户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质乃论奏盐铁转运司应决私盐，系囚须与州府长吏监决。自是刑名画一。宪宗以王承宗叛，用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质率同列伏阁论奏，言自古无以中官为将帅者。上虽改其名，心颇不悦，寻改质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与杨凭善，出为开州刺史。未几卒。

员工文辞，尚节义。杜亚为东都留守，辟为从事、检校员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

质兄弟俱有令誉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近代士大夫

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崔邠，字处仁，清河武城人。祖结，父倕，官卑。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贞元中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至中书舍人，凡七年。又权知吏部选事。明年，为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赐以金紫。

邠温裕沉密，尤敦清俭。上亦器重之。裴垪将引为相，病难于承答，事竟寝。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居母忧，岁余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时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

弟鄴、郾、郢等六人。子璿、璜，璿子彦融，皆登进士第，历位台阁。

鄴少有文学，举进士。元和中，历监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鄴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郢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时名德。

鄴太和九年冬，为左金吾大将军，无病暴亡。不旬日有训、注之乱，其乱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鄴之亡，崔氏积善之征也。赠礼部尚书。子瑄。

郾，字广略。举进士，平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三命升朝，为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资质秀伟，神情重雅，人望而爱之，终不可舍，不知者以为事高简，拘静默耳。居内忧，释服为吏部员外。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再迁左司郎中。

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为礼仪详定使，选时有礼学者共事，以郾为详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迁谏议大夫。

穆宗即位，荒于禽酒，坐朝常晚。郾与同列郑覃等延英切谏。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简。长庆中，转给事中。

昭愍即位，选侍讲学士，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奏曰：“陛下用臣为侍讲，半岁有余，未尝问臣经义。今蒙转改，实惭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机务稍闲，即当请益。”高钺曰：“陛下意虽乐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宁知重道？”帝深引咎，赐之锦彩。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

其年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为辅相名卿者十数人。出为陕州观察使。旧弊有上供不足，夺吏俸以益之，岁八十万，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绩闻于朝。迁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至，用宽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则峻法严刑，未常赏一死罪。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开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赠吏部尚书，谥曰德。

郾与兄邠、弟郾等皆有令誉。而郾疏财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瑶、瑰、瑾、珮、璆。

瑶，太和三年登进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书舍人。大中六年，知贡举，旋拜礼部侍郎。出为浙西观察使，又迁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终于位。瑰、珮、璆官至郎署给谏。

瑾，大中十年登进士第，累居使府，历尚书郎、知制诰。咸通十三年，知贡举，选拔颇为得人。寻拜礼部侍郎，出为湖南观察使。

郗，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三迁考功郎中。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六年，罢学士。八年，为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权知礼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东铨事。

文宗勤于政道，每苦选曹讹弊，延英谓宰臣曰：“吏部殊不选才，安得摭实无滥，可厘革否？”李石对曰：“令录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旧。”上曰：“循旧如配官耳，贤不肖安能甄别？”帝召三铨谓之曰：“卿等比选令录，如何注拟？”郗对曰：“资叙相当，问其为治之术，视可否而拟之。”帝曰：“依资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对曰：“与边远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边民，则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远近皆须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寻拜吏部侍郎。

开成二年，出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观察使。四年，入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郗弟兄素善。郗在相位累年，历方镇、太子师保卒。

窦群，字丹列，扶风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马。父叔向，以工诗称，代宗朝，官至左拾遗。群兄常、牟，弟巩，皆登进士第，唯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及母卒，啮一指置棺中，因庐墓次终丧。后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贞元中，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丘园茂异荐，兼献其书，不报。及夏卿入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谢日，因对复荐群。征拜左拾遗，迁侍御史，充入蕃使秘书监张荐判官。群因入对，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泽擢臣为拾遗，是难其进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难进之臣，用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异其言，留之，复为侍御史。

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其党议欲

贬群官，韦执谊止之。群尝谒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进。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此时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处实形势，又安得不虑路旁有公者乎？”叔文虽异其言，竟不之用。

宪宗即位，转膳部员外，兼侍御史知杂，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素闻其名，既谒见，群危言激切，頔甚悦。奏留充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爱重之，召入为吏部郎中。元衡辅政，举群代己为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羊、吕险躁，持之数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

三年八月，吉甫罢相，出镇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倾之。吉甫尝召术士陈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上闻。帝召登面讯之，立辩其伪。宪宗怒，将诛群等，吉甫救之，出为湖南观察使。数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在黔中，属大水坏其城郭，复筑其城，征督溪洞诸蛮。程作颇急，于是，辰、锦生蛮乘险作乱，群讨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贬开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经略观察使。九年，诏还朝，至衡州病卒，时年五十。

群性狠戾，颇复恩讎，临事不顾生死。是时征入，云欲大用，人皆惧骇，闻其卒方安。二子：谦余、审余。

兄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其年，杜佑镇淮南，奏授校书郎，为节度参谋。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为侍御史，转水部员外郎。出为朗州刺史，历固陵、浔阳、临川三郡守。入为国子祭酒，求致仕。宝历元年卒，

时年七十。子弘余，会昌中为黄州刺史。

牟，字贻周。贞元二年登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东都留守巡官。历河阳、昭义从事，检校水部郎中，赐绯，再为留守判官。入为都官郎中，出为泽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长庆二年卒，时年七十四。子周余，大中年秘书监。

牟弟庠，字胃卿，释褐国子主簿。吏部侍郎韩皋出镇武昌，辟为推官。皋移镇浙西，奏庠为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迁泽州刺史。又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东都留守判官，历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载。

巩，字友封，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奉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巩能五言诗，昆仲之间，与牟诗俱为时所赏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论，士友言议之际，吻动而不发，白居易等目为“啜嚅翁”。终于鄂渚，时年六十。子六人，景余、师裕最知名。

李逊，字友道，后魏申公发之后，于赵郡谓之申公房。曾祖进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驾。世寓于荆州之石首。

逊登进士第，辟襄阳掌书记。复从事于湖南，主其留务，颇有声绩，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将杨腾，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谋杀腾。腾觉之，走扬州，家属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逊至郡，余乱未殄。徐驱其间，为陈逆顺利害之势，众皆释甲请罪，因以宁息。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入拜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为衢州刺史。以政绩殊尤，迁越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浙东都团练观察使。先是，贞元初，皇甫政镇浙东，尝福建兵乱，逐观察使吴诜。政以所镇实压闽境，请权益兵三千，俟贼平而罢。贼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旧。诜视事数日，举奏停之。诜为政以均一贫富、扶弱抑强为己任，故所至称理。

九年，入为给事中。诜以旧制只日视事对群臣，诜奏论曰：“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启沃，不必择辰。今群臣敷奏，乃候只日，是毕岁臣下睹天颜、献可否能几何？”宪宗嘉之，乃许不择时奏对。俄迁户部侍郎。

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襄阳前领八郡，唐、邓、隋在焉。是时方讨吴元济，朝议以唐、蔡邻接，遂以邓隶唐州，三郡别为节制，命高霞寓领之，专俟攻讨。诜以五州赋饷之。

时孙代严绶镇襄阳。绶以八州兵讨贼在唐州。既而绶以无功罢兵柄，命高霞寓代绶将兵于唐州，其襄阳军隶于霞寓。军士家口在襄州者，诜厚抚之，士卒多舍霞寓亡归。既而霞寓为贼所败，乃移过于诜，言供馈不时。霞寓本出禁军，内官皆佐之。既贬官，中人皆言诜挠霞寓军，所以致败。上令中使至襄州听察曲直，奏言诜不直，乃左授太子宾客分司，又降为恩王傅。

十三年，李师道效顺，命诜为左散骑常侍，驰赴东平谕之。师道得诏意动，即请效顺，旋为其下所惑而止。诜还，未几，除京兆尹，改国子祭酒。

十四年，拜许州刺史，充忠武节度、陈许澠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是时，新罹兵战，难遽完缉。及诜至，集大军与之约束，严具示赏罚必信，号令数百言，士皆感悦。

长庆元年，幽、镇继乱。诜请身先讨贼，不许。但命以兵一万，会于行营。诜奉诏，即日发兵，故先诸军而至，由是进

位检校吏部尚书。寻改凤翔节度使，行至京师，以疾陈乞，改刑部尚书。长庆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废朝一日，赠右仆射。

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建先逊一年卒。兄弟同致休显，士君子多之。谥曰恭肃。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贫，无旧业。与兄造、逊于荆南躬耕致养，嗜学力文。举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德宗闻其名，用为右拾遗、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坐事罢职，降詹事府司直。高郢为御史大夫，奏为殿中侍御史，迁兵部郎中、知制诰。自以草诏思迟，不愿司文翰，改京兆尹。与宰相韦贯之友善。贯之罢相，建亦出为澧州刺史。征拜太常少卿，寻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建取舍非其人，又惑于请托，故其年选士不精，坐罚俸料。明年，除礼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为刑部。

建名位虽显，以廉俭自处，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长庆二年二月卒，赠工部尚书。三子：讷、恪、朴。讷最知名，官至华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少有学术，不求闻达，居于毗陵之阳羨山。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观察使李衡辟为从事，使者三返方应。故相齐映代衡，又留署职，府罢归山。福建观察使柳冕表为从事，累月，转殿中侍御史。会泉州阙刺史，冕署戎权领州事。

是时，姚南仲节制郑滑，从事马总以其道直为监军使诬奏，贬泉州别驾。冕附会权势，欲构成总罪，使戎按问曲成之。戎以总无辜，不从冕意，别白其状。戎还自泉州，冕盛气据衙而见宾客。戎遂历东厢从容而入。冕度势未可屈，徐起以见，一揖而退。又构其罪以状闻，置戎于佛寺，环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诱令成总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动摇。杜佑镇淮南，

知戎之冤，乃上其表，发书谕冕，戎难方解，遂辞职寓居于江湖间。

后阎济美为福建观察使，备闻其事，奏充副使。又随济美移镇浙东，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迁浙东观察使。所莅皆以政绩闻。居数岁，以疾辞官。长庆元年十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戎检身处约，不务虚名。俸入之余，散于宗族。身歿之后，人无讥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放登进士第，性端厚寡言，于是非不甚系意。累佐藩府，莅事干敏。官至试大理评事，擢拜右拾遗，转补阙，历水部、兵部二员外，迁兵部郎中。

遇宪宗以储皇好书，求端士辅导经义，选充皇太子侍读。及穆宗嗣位，未听政间，放多在左右，密参机命。穆宗常谓放曰：“小子初承大宝，惧不克荷，先生宜为相，以匡不逮。”放叩头曰：“臣实庸浅，获侍冕旒，固不足猥尘大位。辅弼之任，自有贤能。”其言无矫饰，皆此类也。穆宗深嘉其诚，因召对思政殿，赐以金紫之服。转工部侍郎、集贤学士。虽任非峻切，而恩顾转隆。转刑部侍郎，职如故。

穆宗常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义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

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转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判院事。

放闺门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贍，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其时偶以节制无阙，乃授以廉问。及镇江西，惟用清洁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宝历元年，卒于江西观察使，废朝一日。

史臣曰：穆秘监之刚正不夺，如寒松倚岩，千丈劲节。而窦容州之敢决，如鸷鸟逐雀，英气动人，岩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矫激过当，君子不为。如损如篋，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诸子有焉。建、逊之贞方，戎、放之道义，元和已来，称为令族，宜哉！

赞曰：穆之赞、质，窦之常、群，迹参时杰，气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济济。薛氏三门，难兄难弟。

## 列传第一百六

于頔 韩弘 子公武 弘弟充 李质附  
王智兴 子晏 平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师燕文公谨之后也。始以廕补千牛，调授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又以栎阳主簿摄监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迁司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紫。充入西蕃计会使，将命称旨，时论以为有出疆专对之能。历长安县令、驾部郎中。

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州境陆地褊狭，其送终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葬朽骨凡十余所。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虽为政有绩，然横暴已甚，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观察使王纬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后頔累迁，乃与纬书曰：“一蒙恶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迁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罚，其惴恐重足一迹。掾姚岷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地与蔡州邻。吴少诚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吴房、朗山县，又破贼于濯神沟。于是广军籍，募战士，器甲犀利，倏然专有汉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因请升襄州为大都督府，府比郢、魏。时德宗方姑息方镇，闻頔事状，亦无可奈何，但允顺

而已。頔奏请无不从。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邓州刺史元洪，頔诬以赃罪奏闻，朝旨不得已为流端州，命中使监焉。至隋州枣阳县，頔命部将领士卒数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归京师。德宗怒，笞之数十。頔又表洪其责太重，复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谕。遂除洪吉州长史，然后洪获赴谪所。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及敕下，頔怒已解，复奏请为判官，德宗皆从之。正伦卒，未殡，頔以兵围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頔累迁至左仆射、平章事、燕国公。俄而不奉诏旨，擅总兵据南阳，朝廷几为之旰食。

及宪宗即位，威肃四方，頔稍戒惧。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宪宗以长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屡讽其父归朝入觐，册拜司空、平章事。

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勇于射利，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頔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頔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诏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按问，乃搜死奴于其第，获之。頔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阁门使以无引不受，日没方归。明日，复待罪于建福门。宰相喻令还第，贬为恩王傅。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季友，追夺两任官阶，令其家循省。左赞善大夫正、秘书丞方并停见任。孔目官沈璧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与刘干同手杀人，宜付京兆府决杀。敏行至商山赐死。梁正言、僧鉴虚并付京兆府决杀。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宾客。

十年，王师讨淮、蔡，诸侯贡财助军。頔进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诏不纳，复还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拟授太子少保，御笔改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卒，赠太保，谥曰“厉”。其子季友从猎苑中，诉于穆宗，赐谥曰“思”。右丞张正甫封敕，请还本谥。

右补阙高铖上疏论之曰：

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知惧。虽窃位于当时，死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而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

臣风闻此事是徐泗节度使李愬奏请。李愬勋臣节将，陛下宠其勋劳，赐其爵禄、车服、第宅则可，若乱朝廷典法，将何以沮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与之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頔顷镇襄、汉，杀戮不辜，恣行凶暴。移军襄、邓，迫胁朝廷，擅留逐臣，微遮天使。当先朝嗣位之始，贵安反侧，以靖四方。幸免鈇钺之诛，得全腰领而毙，诚宜谥之“缪厉”，以沮凶邪，岂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则是于頔生为奸臣，死获美谥，窃恐天下有识之士，谓圣朝无人，有此倒置。伏请速追前诏，却依太常谥为厉，使朝典无亏，国章不滥。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疏曰：

古之圣王立谥法者，所以彰善恶、垂劝诫。使一字之褒，赏逾绂冕；一言之贬，辱过朝市。此有国之典礼，陛下劝惩之大柄也。頔顷拥节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愤，法令不容。擅兴全师，僭为正乐，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杀戮不辜，诛求无度，臣故定谥为厉。今陛下不忍，改赐为“思”，诚出圣慈，实害圣政。伏以陛下自临宸扆，懋建大中，闻善若惊，从谏不倦。

况当统天立极之始，所谓执法慎名之时，一垂恩光，大启侥幸。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愆，臣恐今后不逞之徒如頔者众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处之？是恩曲于前而弊生于后。若以李吉甫有赐谥之例，则甫之为相也，有犯上杀人之罪乎？以頔况之，恐非伦类。如以頔常入财助国，改过来觐，两使绝域，可以赎论，夫伤物害人，剥下奉上，纳贿求幸，尤不可长其渐焉。

自两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师懃征，疮磐未息。及张茂昭以易定入觐，程权以沧景归朝，故恩礼殊尤，以劝来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职，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获已而入朝，岂茂昭之比乎！纵有入财使远之勤，何以掩其恶迹！伏望陛下恩由义断，泽以礼成，褒贬道存，侥幸路绝，则天下幸甚。

疏奏不报，竟谥为忠。

长庆中，以戚里勋家诸贵引用于方，复至和王傅，家富于财。方交结游侠，务于速进。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群盗，方以策画干稹。而李逢吉之党欲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结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无状，而方竟坐诛。

韩弘，颍川人。其祖、父无闻，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刘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为州掾，累奏试大理评事。玄佐卒，子士宁被逐。弘出汴州，为宋州南城将。刘全谅时为都知兵马使。贞元十五年，全谅卒，汴军怀玄佐之惠，又以弘长厚，共请为留后，环监军使请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许之。自试大理评事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毫汴颖观察等使。

时吴少诚遣人至汴，密与刘全谅谋，因曲环卒袭陈许。会全谅卒，其人在传舍，弘喜获节钺，即斩其人以闻。立出军三千，助禁军共讨少诚。汴州自刘士宁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

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锬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锬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对宾僚言笑自若。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累授检校左右仆射、司空。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时王锬检校司空、平章事。致书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锬之下。宪宗方欲用形势以临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锬上。及用严绶为招讨，为贼所败，弘方镇汴州，当两河贼之冲要，朝廷虑其异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实当旗鼓。乃授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令兵部郎中、知制诰李程宣赐官告。弘实不离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师三千隶李光颜军。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吴元济诛，以统帅功，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许国公，罢行营都统。

十四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其年七月，尽携汴之牙校千余人入觐。对于便殿，拜舞之际，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赐加等，预册徽号大礼。进绢三十五万匹、騊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愿留京师奉朝请。诏曰：

纳大忠，树嘉绩，为臣所以明极节；锡殊宠，进高秩，有国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诞敷，王言总会，百辟攸宪，四方式瞻。永念于怀，久虚其位，载扬成命，盍曰休哉。

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降神挺材，积厚成器；中蕴深阔之量，外标严重之姿。有匡国济时之心，推诚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仗义益彰。自镇浚郊，二十余载，师徒稟训

而咸肃，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声之重，隐若山崇。

属者，淮瀆濯征，命统群帅，克殄残孽，惟乃有指踪之功。及齐境兴妖，分师进讨，遂梟元恶，惟乃有略地之效。既闻旋旆，俄请执珪，深陈魏阙之诚，远继韩侯之志。朝天有庆，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辞戎旅，三加敦谕，所守弥坚。于蕃于宣，谅切于注意；我弼我辅，难违其衷恳。式遂良愿，载兼上司。论道之荣，因之以齐八政；中枢之长，升之以赞万务。玄袞赤舄，备于宠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书令。

乃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镇宣武。

宪宗崩，以弘摄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时弘弟充为郑滑节度使，子公武为鄆坊节度使。父子兄弟，皆秉节钺，人臣之宠，冠绝一时。二年，请老乞罢戎镇，三表从之。依前守司徒、中书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时年五十八。赠太尉，赙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硕。

初，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专务聚财积粟，峻法树威。而庄重寡言，沉谋勇断，邻封如吴少诚、李师道辈皆惮之。诏使宣谕，弘多倨待。及齐、蔡贼平，势屈入觐，两朝宠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终，人臣之幸也。时公武已卒，弘孙绍宗嗣。

公武自宣武马步都虞候将兵诛蔡，贼平，检校右散骑常侍、鄆州刺史、鄆坊等州节度使。丁所生忧，起复金吾将军，仍旧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罢节度，入为右金吾将军。既而弘出镇河中，季父充移镇宣武，公武叹曰：“二父联居重镇，

吾以孺子当执金吾职，家门之盛，惧不克胜。”坚辞宿卫，改右骁卫将军。性颇恭逊，不以富贵自处。弘罢河中，居崇里第；公武居宣阳里之北门，因省父，无疾暴卒，赠户部尚书。

充依舅刘玄佐，历河阳、昭义牙将。及兄弘节制宣武，召归主亲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颇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独谦恭执礼，未尝懈怠，由是遍得士心。然以亲逼权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猎近郊，单骑归于洛阳。时朝廷方姑息弘，亦怜充之无异志，擢拜右金吾卫将军。十二月，转大将军，历少府监。十五年，代侄公武为鄜坊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长庆二年，幽、镇、魏复乱。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数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复相劝诱。命充与承元更换所守，检校左仆射。是岁，汴州节度使李愿被三军所逐，立都将李絳既为留后。朝廷以充久在汴州，从心悦附，命充为宣武节度使，兼统义成之师往讨絳。会絳疽发脑，属兵于纪纲李质。质以计诛首乱，送絳归京师。充遂不战而入大梁。时陈许李光颜亦奉诏讨絳，军于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监军使姚文寿亦欲招许下之师。充在中牟闻其谋，率众径至城下。汴人素怀充来，皆踊跃相贺，无复疑贰。诏加检校司空。诏割颍州隶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诏未至，暴疾卒，时年五十五。赠司徒，谥曰肃。充虽内外皆将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简约自持。临机决策，动无遗悔，善将者多之。

李质者，汴之牙将。李絳既为留后，倚质为心腹。及朝廷以絳为郡守，志邀节钺，质劝喻不从。会絳疽发首，乃与监军姚文寿谋，斩絳传首京师。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

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召为金吾将军，长庆三年四月卒。

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也。曾祖靖，左武卫将军。祖瑰，右金吾卫将军。父缙，太子詹事。

智兴少骁锐，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纳谋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归国。纳怒，以兵攻徐甚急。智兴健行，不四五日赍表京师求援。德宗发朔方军五千人随智兴赴之，淄青围解。自是，智兴常以徐军抗纳，累历滕、丰、沛、狄四镇将。自是二十余年为徐将。

元和中，王师诛吴元济，李师道与蔡贼谋挠沮王师，频出军侵徐，徐帅李愿以所部步骑悉委智兴以抗之。郓将王朝晏以兵攻沛，智兴击败之。贼又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军都押衙。

十三年，王师诛李师道，智兴率徐军八千会诸道之师进击。与陈许之军大破贼于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以功迁御史中丞。贼平，授沂州刺史。

长庆初，河朔复乱，征兵进讨。穆宗素知智兴善将，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

初，召智兴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群颇忧疑，令府僚迎劳，且诫之曰：“兵士悉输甲仗于外，副使以十骑入城。”智兴既

首处，宾僚闻之心动，率归师斩关而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卫谢群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护送群家属至埽桥。遂掠盐铁院缙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货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弃城走。朝廷以罢兵，力不能加讨，遂授智兴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自是智兴务积财贿，以赂权势，贾其声誉，用度不足，税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检校仆射、司空。

太和初，李同捷据沧德叛，智兴上章，请躬督士卒讨贼。从之。乃出全军三万，自备五月粮饷，朝廷嘉之。加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沧德行营招抚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济之以王廷湊，王师经年无功。及智兴拔棣州，贼大惧，诸军稍务进取。以智兴首功，加守太傅，封雁门郡王。贼平入朝，上赐宴麟德殿，赏赐珍玩名马，进位侍中，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使。

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磁隰观察等使。智兴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毫汴颖观察等使。

开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赠太尉，不视朝三日。葬于洛阳榆林之北原，四镇将校会葬者千人。

智兴九子：晏平、晏宰、晏皋、晏实、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韬，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从父征伐，以讨李同捷功，授检校右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丁父忧，奔归洛阳。晏平居官贪黩，去镇日，擅将征马四百余匹及兵仗七千事自卫，为宪司所纠。减死，长流康州。以父丧，未赴流所，告于河北三镇。三帅上表救解，请从昭雪，改授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

老、卢弘宣封还制书，改永州司户。韦温又执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谕方行。

晏宰于昆仲间最称伟器，大中后，历上党、太原节度使。扞回鹘、党项，屡立边功。

晏皋仕至左威卫将军。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时扰攘，不持士范，非义非侠，健者不为，未涂沦蹶，固其宜矣。韩、王二帅，乘险蹈利，犯上无君，豺狼噬人，鸩鹩幸夜，爵禄过当，其可已乎？谓之功臣，恐多惭色。

赞曰：于子清狂，轻犯彝章。韩虐王剽，专恣一方。元和赫斯，挥剑披攘。择肉之伦，爪距摧藏。

## 列传第一百七

王翊 兄翊

郝士美 李鄴 子柱 柱子礪

辛秘 马 韦弘景 王彦威

王翊，太原晋阳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谦柔，淡于声利。自商州刺史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称职。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为纯臣。迁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宪司，虽不能举振纲条，然以谨重知名。大历二年卒。

翊为侍郎时，翊自折冲授辰州刺史，迁朗州，有威望智术，所莅立名。大历五年迁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自安、史之乱，频诏征发岭南兵募，隶南阳鲁炅军。炅与贼战于叶县，大败，余众离散。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自号“平南十道大都统”。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城邑，据容州。前后经略使陈仁琬、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

及翊至藤州，言于众曰：“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财募将健，许奏以好爵，以是人各尽力。不数月，斩贼魁欧阳珪。驰于广州，见节度使李勉，求兵为援。勉曰：“容州陷贼已久，群獠方强，卒难图也。若务速攻，只自败耳，郡不可复也。”翊请曰：“大夫如未暇出师，但请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援助，冀藉声势，成万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

手札告谕义州刺史陈仁瑾、藤州刺史李晓庭等，同盟约讨贼。翊复募三千余人。力战，日数合。节度使牒止翊用兵。翊虑惑将士，匿其牒，奋起士卒，大破贼数万众，擒其帅梁崇牵。贼遁数百里外，尽复容州故境。翊发使以闻，奏置顺州，以遏余寇。前后大小百余战，生擒贼帅上献者七十余人。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讨处置使。

翊又令其将张利用、李实等分兵讨袭西原。遂收复郁林诸州，部内渐安。后因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岭南复乱。翊遣大将李实悉所管兵赴援广州。西原贼率覃问复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马尽赴广州，郡可图也。”于是悉众来袭。翊知其来，伏兵御之，生擒覃问，其众大败。代宗闻而壮之，遣中使慰劳，加金紫光禄大夫。

时西蕃入寇河中，元帅郭子仪统兵备之。乃征翊为河中少尹，充节度留后，领子仪之务。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其徒夜噪斩关以逐翊。有告者，翊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而遁，卒诛正，军城又安。

历汾州刺史、京兆尹。属发泾原兵讨李希烈，军次浚水。翊备供顿，肉败粮臭，众怒以叛。翊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将作监，从幸山南。车驾还京，改大理卿。出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入为太子宾客。

贞元十二年，检校礼部尚书，代董晋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凡开置二十余屯，市劲筋良铁以为兵器，简练士卒，军政颇修。无何，吴少诚阻命，翊赋车籍甲，不待完缮，东畿之人赖之。十八年卒，时七十余，赠礼部尚书。

郝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也。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举进士，继以书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历拾遗、补阙、

员外、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元载所忌。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于银台门毁辱京兆尹崔昭。纯诣元载抗论，以为国耻，请速论奏。载不从，遂以疾辞。退归东洛凡十年，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称于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贤学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东归洛阳。德宗召见，屡加褒叹，赐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赋诗祖送于都门，搢绅以为美谈。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

士美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传，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于二郟之间矣。”未冠，为阳翟丞。李抱真镇潞州，辟为从事，雅有参赞之绩。其后易二帅，皆诏士美佐之。

由坊州刺史为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节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时溪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士美设奇略讨平之。诏书劳慰，加检校右散骑堂侍，封高平郡公，再迁京兆尹。每别殿延问，必咨访大政。出为鄂州观察使。

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节度。二十年，慎来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会宥母卒于京师，利主军权，不时发丧。士美命从事托以他故过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问，先备肩篮，即日遣之。

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检校工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前政之丰给浮费，至皆减损，号令严肃。

及朝廷讨王承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先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

环柏乡，屡以捷闻。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于时四面七、八镇兵共十余万，以环镇、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声甚振。承宗大惧，指期有破亡之势，会诏班师，至今两河间称之。

十二年，以疾征为工部尚书。稍间，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至镇逾月，寝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景。

士美善与人交，然诺之际豁如也，当时名称翕然。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侄孙。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历中举进士，又以书判高等，授秘书正字。为李怀光所辟，累迁监察御史。及怀光据蒲津叛，鄘与母、妻陷贼中。恐祸及亲，因伪白怀光曰：“兄病在洛，请母往视之。”怀光许焉，且戒妻子无得从。鄘皆遣行。后怀光知，责之。对曰：“鄘名隶军籍，不得随侍老母，奈何不使妇随姑行也。”怀光无以罪之。时与故相高郢同在贼廷，乃密奏贼军虚实及攻取之势。德宗赐手诏以劳之。后事泄，怀光严兵召郢与鄘诘责。鄘词激气壮，三军义之。怀光不敢杀，囚之狱中。怀光死，马燧就狱致礼，表为河东从事。寻以言不行，归养洛中。襄州节度使嗣曹王皋致礼延辟，署从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为吏部员外郎。

徐州张建封卒，其子愔为将校所迫，俾领军务。诏择临难不慑者，即其军以谕之，遂命鄘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军，召将士，传朝旨，陈祸福，脱监军使桎梏，令复其位。凶党不敢犯。及愔上表称兵马留后，鄘以为非诏令所加，不宜称号，立使削去，方受其表。迁吏部郎中。

顺宗登极，拜御史中丞，迁京兆尹、尚书右丞。元和初，以京师多盗，复选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寻拜检校

礼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承前命帅，多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号。初受命，必诣军修谒。鄜既受命，表陈其不可，诏遂去“神策行营”字，但为凤翔陇右节度。未几，迁镇太原，入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使。

五年冬，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鄜前在两镇，皆以刚严操下，遽变旧制，人情不安，故未几即改去。至淮南数岁，就加检校左仆射，政严事理，府廩充积。

及王师征淮夷，郢寇李师道表里相援。鄜发楚、寿等州二万余兵，分压贼境，日费甚广，未尝请于有司。时宪宗以兵兴，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用。鄜以境内富实，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廷。诸道以鄜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此王师无匮乏之忧。

先是，吐突承璀监淮南军，贵宠莫贰。鄜亦以刚严素著，而差相敬惮，未尝稍失。承璀归，遂引以为相。十二年，征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鄜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年侵势过，颇安外镇。登祖筵，闻乐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长也。”行颇缓，至京师，又辞疾归第。既未朝谒，亦不领政事，竟以疾辞，改授户部尚书。俄换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寻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赠太子太保，谥曰肃。

鄜强直无私饰，与杨凭、穆质、许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气自负。然鄜当官严重，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称理，而刚决少恩。镇扬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杀，一委军吏，参佐束手，居人颇陷非法，物议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

柱子溪，字景望，博学多通，文章秀绝。大中十三年，一举登进士第。归仁晦镇大梁，穆仁裕镇河阳，自监察、殿中相次奏为从事。入为尚书水部员外郎，累迁吏部郎中，兼史馆修

撰，拜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广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让之乱，逃于河桥。光启中，避乱淮海，有伪襄王诏命，璲皆不从。

王铎镇滑台，杖策诣之。铎表荐于朝。昭宗雅重之，复召入翰林为学士，拜户部侍郎，迁礼部尚书。

景福二年十月，与韦昭度并命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璲奸邪，挟附权幸，以忝学士，不合为相。”时宰臣崔昭纬与昭度及璲素不相协，密遣崇鲁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师。璲因上十章及《纳谏论》三篇自雪，且数崇鲁之恶。议者重其才而鄙其讼。昭宗素爱其才，而急于大用。至乾宁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复命为相。数月，与昭度同为王行瑜等所杀。

璲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仅百余卷，经乱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赠司徒，谥曰文。

子沆，字东济，有俊才。与父同日遇害，诏赠礼部员外郎。

辛秘，陇西人。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高郢为太常卿，嘉其礼学，奏授太常博士。迁祠部、兵部员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礼仪使，皆署为判官。当时推其达礼。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贼平，以功赐金紫，由是金以秘材堪将帅。

及太原节度范希朝领全师出讨王承宗，征秘为河东行军司马，委以留务。寻召拜左司郎中，出为汝州刺史。

九年，征拜谏议大夫，改常州刺史，选为河南尹。莅职修

政，有可称者。

十二年，拜检校工部尚书，代郝士美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洛邢等州观察使。是时以再讨王承宗，泽潞压境，凋费尤甚。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遂以命秘。凡四岁，府库积钱七十万贯，餼粮器械称是。

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将歿，又为书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发之，皆送终遵俭之旨。久历重任，无丰财厚产，为时所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左仆射，谥曰昭。

马搆，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搆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搆，从事穆赞鞫搆，赞称无罪，搆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傅。

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搆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

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搆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搆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澠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扌 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韦弘景，京兆人，后周逍遥公夔之后。祖嗣立，终宣州司户。父尧，终洋州兴道令。弘景贞元中始举进士，为汴州、浙东从事。

元和三年，拜左拾遗，充集贤殿学士，转左补阙。寻召入翰林为学士。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荣之功，罢学士，改司门员外郎，转吏部员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张仲方贬李吉甫谥，上怒，贬仲方。弘景坐与仲方善，出为绵州刺史。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为副使，赐以金紫。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

刘士泾以驸马交通邪幸，穆宗用为太仆卿。弘景与给事薛存庆封还诏书，谕士泾曰：“伏以司仆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称重。汉朝亦以石庆之谨愿，陈万年之行洁，皆践斯职，谓之大僚。今士泾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将帅，家富货财，声名不在于士林，行义无闻于朝野，忽长卿寺，有读官常。以亲则人物未贤，以勋则宠待常厚，今叨显任，诚谓谬官。《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盖士泾之谓。臣等职司违失，实在守官。其刘士泾新除太仆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谕，弘景等固执如前。宰臣不得已，改卫尉少卿。穆宗复遣谕弘景曰：“士泾父昌有边功，士泾为少列十余年，又尚云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赏劳睦亲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时认翕然推重。

时萧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议论，常所辅助。迁刑部侍郎，转吏部侍郎，铨综平允，权邪惮其严劲，不敢干以非道。掌选二岁，改陕虢观察使。岁满，征拜尚书左丞，驳吏部授官不当

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鲠亮称，及居纲辖之地，郎吏望风修整。会吏部员外郎杨虞卿以公事为下吏所讪，狱未能辨，诏下弘景与宪司就尚书省详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向附之。弘景素所不悦，时已请告在第，及准诏就召，以公服来谒。弘景谓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转礼部尚书，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缮完宫室，至今赖之。

太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赠尚书左仆射。弘景历官行事，始终以直道自立，议论操持，无所阿附，当时风教，尤为倚赖。自长庆已来，目为名卿。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无由自达，元和中游京师，求为太常散吏。卿知其书生，补充检讨官。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宪宗晏驾，未定谥。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以宪宗功高列圣，宜特称祖，穆宗下礼官议。彦威奏曰：“据礼经，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颡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东汉魏晋，渐违经意，沿革不一。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盖非典训，不可法也。国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又祖神尧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称宗。谓之尊名，可为成法。不然，则太宗造有区夏，理致升平；玄宗扫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都，此者应天顺人，拨乱返正，至于庙号，亦但称宗。谨按经义，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传》曰：‘始封必为祖。’《书》曰：‘德高可宗，故号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晋之乱法，守贞观、开元之宪章，而拟议大名，垂以为

训。大行庙号，宜称宗。”制从之。

故事，祔庙之礼，先告于太极殿，然后奉神主赴太庙。祔礼毕，不再告于太极殿。时宪宗祔庙礼毕，执政详旧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礼毕于太极殿。彦威执议以为不可，执政怒。会宗正寺进祝版，误以宪宗为睿宗。执政衔其强，奏祝版参差，博士之罪，彦威坐削一阶，夺两季俸。彦威殊不低回，每议礼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称之。累转司封员外郎中。弘文馆旧不置学士，文宗特置一员以待彦威。寻使魏博宣慰，特赐金紫。五年，迁谏议大夫。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朝法振举，人不以为烦。以本官兼史馆修撰。

彦威通悉典故，宿儒硕学皆让之。时以仆射上事仪注，前后不定，中丞李汉奏定，朝议未以为允。中书门下奏请依元和七年已前仪注，左右仆射上日，请受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彦威奏论曰：“臣谨按《开元礼》凡受册官，并与卑官答拜。国朝官品，令三师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无受朝官再拜之文。仆射班次三公，又是尚书令副贰之职，虽端揆之重，有异百寮，然与群官比肩事主。《礼》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仆射上日受常参官拜，事颇非仪。况元和七年已经奏议，酌为定制，编在国章。近年上仪，又有受拜之礼，礼文乍变，物论未安，请依元和七年敕为定。”时李程为左仆射，宰执难于改革，虽不从其议，论者称之。

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惊、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

“诏竟许决流。彦威诣中书投宰相面论，语讦气盛。执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几，改司农卿。李宗闵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等观察使。开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寻判度支。

彦威儒学虽优，亦勤吏事，然货泉之柄，素非所长，性既刚讦，自恃有余。尝紫宸廷奏曰：“臣自计司按见管钱谷文簿，皆量入以为出，使经费必足，无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犹有岁蓄，而军用钱物，一切通用，悉随色额占定，终岁支給，无毫厘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窃，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额图》。既而又进《供军图》曰：“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犄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各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万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伏以时逢理安，运属神圣，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时。忧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谬司邦计，虔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

彦威既掌利权，心希大用。时内官仇士良、鱼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军多以所赐衣物于度支中估，判使多曲从，厚给其价。开成初，有诏禁止，然趋利者犹希意从其请托。至是，彦威大结私恩，凡内官请托，无不如意，物议鄙其躁妄。复修王播旧事，贡奉羨余，殆无虚日。会边军上诉衣赐不时，兼之朽故。宰臣恶其所为，令摄度支人吏付台推讯。彦威略不介怀，入司视事。及人吏受罚，左授卫尉卿，停务，方还私第。

三年七月，检校礼部尚书，代殷侑为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陈许澠观察等使。会昌中，入为兵部侍郎，历方镇，检校兵部尚书。卒，赠仆射，谥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军戎，决权变，非儒者之事。而王翊、郗士美释袵逢掖之儒衣，奋将军之旗鼓，俾士赴汤火，威振籓篱，何其壮也！所谓非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效用，宜哉！李建侯不屈于贼庭，马会元见伸于贝锦，临危挺操，所谓贞臣，将相之荣，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达，韦仆射之峻整，王尚书之果敢，皆一时之伟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为巧宦，不亦疏乎？

赞曰：见危致命，临难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陆离，驳正黄扉。贪名丧道，狂哉彦威。

## 列传第一百八

### 武元衡 从父弟儒衡

郑余庆子瀚瀚子允谟茂休处海从说韦贯之兄绶弟纁子澳

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缑氏人。曾祖载德，天后从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属文，终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事在《逸人传》。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贵，追赠吏部侍郎。元衡进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为华原县令。时畿辅有镇军督将恃恩矜功者，多挠吏民。元衡苦之，乃称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一岁，迁左司郎中。时以详整称重。

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尝因延英对罢，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顺宗即位，以病不亲政事。王叔文等使其党以权利诱元衡，元衡拒之。时奉德宗山陵，元衡为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叔文之党也，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其党滋不悦。数日，罢元衡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始册为皇太子，元衡赞引，因识之。及登极，复拜御史中丞。持平无私，纲条悉举，人甚称重。寻迁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赐金紫，兼判户部事。上为太子时，知其进退守正，及是用为宰相，甚礼信之。

初，浙西节度李锜请入觐，乃拜为右仆射，令入朝。既而又称疾，请至岁暮。上问宰臣，郑絪请如锜奏。元衡曰：“不可。且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

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上以为然，遽追之。锜果计穷而反。

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节度使。崇文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上难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将行，上御安福门以临慰之。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帘幕、伎乐、工巧以行。元衡至，则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八年，征还。至骆谷，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时李吉甫、李绛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于上前。元衡居中，无所违附，上称为长者。及吉甫卒，上方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时王承宗遣使奏事，请赦吴元济。请事于宰相，辞礼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飞章诋元衡，咎怨颇结。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楛击元衡左股。其徒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恻者久之，为之再不食。册赠司徒，赠赙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硕，辍朝五日，谥曰忠愍。

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辅政，时太白犯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

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及出镇，分领扬、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师大恐，城门加卫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元衡从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硕。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相国郑余庆不事华洁，后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谒见，未尝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余庆因亦重之。宪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尝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迁户部郎中。十二年，权知谏议大夫事，寻兼知制诰。皇甫镈以宰相领度支，剥下以媚上，无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论列，镈密诉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将报怨耶！”镈不复敢言。

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采，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寻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倚内官，得知制诰，儒

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迁礼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六。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祖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颖川太守。长裕弟少微，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于当时。父慈，与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余庆少勤学，善属文。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山南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忧罢。贞元初入朝，历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八年，选为翰林学士。

十三年六月，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时有玄法寺僧法凑为寺众所诮，万年县尉卢伯达断还俗，后又复为僧，伯达上表论之。诏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张彧、大理卿郑云逵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述同按鞫。时议述胥吏，不合与宪臣等同入省按事。余庆上疏论列，当时翕然称重。

十四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余庆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与度支使于素善，每奏事余庆皆议可之。未几，以罪贬。时又岁旱人饥，德宗与宰臣议，将赈给禁卫六军。事未行，为中书吏所泄，余庆贬郴州司马，凡六载。顺宗登极，征拜尚书左丞。

宪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几，属夏州将杨惠琳阻命，宰臣等论奏，多议兵事。余庆复以古义上言，夏州军士皆仰给县官，又有“介马万蹄”之语。时议以余庆虽好古博雅而未适时。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郑絪皆姑息之。议者云佑私呼为滑八，四方书币货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僭，叱之。寻而余庆罢相，为太

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上浸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乃改为国子祭酒，寻拜河南尹。三年，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书。

余庆再为相，罢免皆非大过，尤以清俭为时所称。洎中外践更，郁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准的。时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皆以勋官前任至三品，据令合立门戟，各请戟立于其第。时义方以加上柱国、坦以前任宣州观察使请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银青阶，而义方只据勋官，有司不详覆而给之，议者非之，台司将劾而未果。会余庆自东都来，发论大以为不可。由是，台司移牒诘礼部，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崔备皆罚俸，夺元、卢之门戟。

余庆受诏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辞甚工。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授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权，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集乐去大鼓。至是，余庆始奏复用大鼓。

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岁受代。

十二年，除太子少师。寻以年及悬车，请致仕，诏不许。时累有恩赦叙阶，及天子亲谒郊庙，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复计考，其使府宾吏，又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谢洎郎官出使，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遂诏余庆详格令，立制条，奏以闻。

十三年，拜尚书左仆射。自兵兴以来，处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余庆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宪宗以余庆谙练典

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遂用为详定使。余庆复奏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珣、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充详定判官。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改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师、检校司空，封荥阳郡公，兼判国子祭酒事。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

及穆宗登极，以师傅之旧，进位检校司徒，优礼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余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屡分戎律。凡所要职，无不践更。贵而能贫，卑以自牧。蹇谔闻于台阁，柔睦化于闺门。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孙之广。焚书逸礼，尽可口传；古史旧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逾。神将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贍礼宜优，可赠太保。”时年七十五，谥曰贞。

余庆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四朝居将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禄赐所得，分给亲党，其家颇类寒素。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宣赐，皆厚以金帛遣之。求媚者唯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余庆每受方任，天子必诫其使曰：“余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取。”专欲振起儒教，后生谒见者，率以经学讽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极其俭薄。及修官政，则喜开广。镇岐下一岁，戎事可观。又创立儒宫以来，学者虽行己可学，而往往近于沽激，故当时议者不全德许之。上以家素清贫，不办丧事，宜令所司特给一月俸料，以充贍赠，用示哀荣。有文集、

表疏、碑志、诗赋共五十卷行于世。

兄承庆，官不显。弟膺甫，官至主客员外郎中、楚怀郑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时然，皆官至县令宾佐。余庆子瀚。

翰本名涵，以文宗籀邸时名同，改名瀚。贞元十年举进士。以父谪官，累年不任。自秘书省校书郎迁洛阳尉，充集贤院修撰。改长安尉、集贤校理。转太常寺主簿，职仍故。迁太常博士，改右补阙。献疏切直，人为危之。及余庆入朝，宪宗谓余庆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贺。”遂迁起居舍人，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时余庆为仆射，请改省郎。乃换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丁母忧，除丧，拜考功郎中。复丁内艰，终制，退居汜上。长庆中，征为司封郎中、史馆修撰，累迁中书舍人。

文宗登极，擢为翰林侍讲学士。上命撰《经史要录》二十卷。书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书语类。上亲自发问，瀚应对无滞，锡以金紫。太和二年，迁礼部侍郎。典贡举二年，选拔造秀，时号得人。转兵部侍郎，改吏部，出为河南尹，皆著能名。入为左丞，旋拜刑部尚书，兼判左丞事。出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余庆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馆，至瀚之来，复继前美。开成四年闰正月，以户部尚书征。诏下之日，卒于兴元，年六十四，赠右仆射，谥曰宣。有文集、制诰共三十卷，行于世。浣四子：允谟、茂谏、处海、从说。

允谟，以廕累官台省，历蜀、彭、濠、晋四州刺史，位终太子右庶子。

茂谏，避国讳改茂休，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四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绛州刺史，位终秘书监。

处海，字延美，于昆仲间文章拔秀，早为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汴。处海族父朗。初朗为定州节度使时，处海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梦己为浙东观察使，经过汴州，而朗为汴帅，留连饮饯，仰视屋栋，饰以黄土，宾从皆所识。明年，朗果自定州镇宣武，辟韦重掌书记。重将行，处海告以所梦。明年，处海转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东观察使。行及潼关，朗遣从事迎劳，仍致手书，令先疏所梦。比至汴，宴于清暑亭，宾佐悉符梦中。朗仰视屋栋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叹移时。后五年，朗卒，处海继为汴州节度使，乃赋诗一章，刻于事，以尽思朗之悲。处海方雅好古，且勤于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

从谏，字正求，会昌二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知制诰。故相令狐、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寻迁中书舍人。咸通三年，知贡举，拜礼部侍郎，转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选平允，时无屈人。垂将作辅，以权臣请托不行，改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逾年，乞还，不允，改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期年报政，美声流闻。当途者惧其大用，改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五管为南诏蛮所扰，天下征兵，时有庞勋之乱，不暇边事。从谏在镇，北兵寡弱，夷獠焚然，乃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扞城，皆得其效。虽郡邑屡陷，而交、广晏然。俄而懿宗厌代，从谏以久在番禺，不乐风土，思归恋阙，形于赋咏，累上章求为分司散秩。僖宗征还，用为刑部尚书。寻以本官同平章

事。

乾符中，盗起河南，天下骚动。阴山府沙陀都督李国昌部族方强，虎视北边。属灵州防御使段文楚军储不继，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杀文楚，遂据振武军云、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诸部，南侵忻、代。前帅窦瀚、李侃、李蔚相继以重臣镇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传圭为三军所杀，军士益骄，矜功责赏，劝为噪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帅，云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连陷城邑，朝廷难于择帅。僖宗欲以宰臣临制之，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从说：自处钧衡，屡来麟凤，才高应变，动必研机。朕以北门兴王故地，以尔尝施惠化，尚有去思。方当用武之时，暂辍调元之职，伫歼凶丑，副我忧勤。可检校司空、司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等使。“制下，许自择参佐。乃奏长安令王调为副使，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充推官，前左拾遗李渥充掌书记，前长安尉崔泽充支使。开幕之盛，冠于一时。时中朝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时新承军乱之后，杀掠攻剽，无日无之。

从说貌温而气劲，沉机善断，奸无遁情。凡凶谋盗发，无不落其彀中，以是群豪惕息。旧府城都虞候张彦球者，前帅令率兵三千逐沙陀于百井，中路而还，纵兵破钥，杀故帅康传圭。及从说至，搜索其魁诛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略，召之开喻，坦然无疑，悉以兵柄委之。

广明初，李钧、李涿继率本道之师出雁门，为沙陀所败。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出幸。传诏谓从说曰：“卿志安封

域，权总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赖。今月五日，草贼黄巢奔冲；十六日，驻蹕梁、汉。上惭九庙，下愧万方。籓阩乍闻，痛愤应切。专差供奉官刘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遣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讨使诸葛爽，俾令入援。”从说承诏雪涕，团结戎伍，遣牙将论安、后院军使硃玫率步骑五千，从诸葛爽入关赴难。时中和元年五月也。

论安军次离石。是月，沙陀李克用军奄至，营于汾东，称奉诏赴难入关。从说具廩饩犒劳，信宿不发。克用傅城而呼曰：“本军将南下，欲与相公面言。”从说登城谓之曰：“仆射父子，咸通以来，旧激忠义，血战为国，天下之人受赐。老夫历事累朝，位忝将相，今日群盗扰攘，舆驾奔播，荡覆神州，不能荷戈讨贼，以酬圣奖，老夫之罪也。然多难图勋，是仆射立功立事之时也。所恨受命守籓，不敢辱命，无以仰陪戎棨。若仆射终以君亲为念，破贼之后，车驾还宫，却得待罪阙庭，是所愿也。唯仆射自爱。”克用拜谢而去。然杂虏不戢，肆掠近甸。从说遣大将王蟾、薛威出师追击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败而还。

初，论安率师入关，至阴地，以数百卒擅归，从说集诸部校斩之于鞠场，并以兵众付硃玫赴难。时郑畋亦以宰相镇凤翔，与从说宗人，同年登进士。畋亦举兵岐下，以遏贼巢。广明首唱仗义，断贼首尾，逆徒名为“二郑”。国威复振，二儒帅之功也。

二年十一月，代北监军使陈景思奉诏赦沙陀部，许讨贼自赎。由是沙陀五部数万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岚、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数百骑临城叙别。从说遗之名马、器币而诀。三年，克用破贼立功，授河东节度代从说。还至榆次，遣使致礼，谓从说曰：“予家尊在雁门，且还覲省。相公徐治行装，

勿遽首途。”从说承诏，即日牒监军使周从寓请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还。

五月十五日，从说离太原。时京城虽复，车驾未还，道途多寇。行次绛州，唐彦谦为刺史，留驻数月。冬，诏使追赴行在，复辅政，历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启末，固辞机务，以疾还第。卒。有司谥曰文忠。

从说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太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问贻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说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彦球之效也。累奏为行军司马。及再秉政，用为金吾将军，累郡刺史。在绛州时，彦谦判官陆扆嗜学有才思，寓于郡斋，日与之谈宴，无间先后。乃称之于朝，位至清显。在汴时，以兄处诲尝为镇帅，歿于是郡，讫一政受代，不于公署举乐，其友悌知礼，操履如此。国之名臣，文忠有焉。

韦贯之，本名纯，以宪宗庙讳，遂以字称。八代祖夔，仕周，号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于时。贯之即其第二子。少举进士。贞元初，登贤良科，授校书郎。秩满，从调判入等，再转长安县丞。

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实权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数日而诏行。人有以贯之名荐于实者，答曰：“是其人居与吾同里，亟闻其贤，但吾得识其面而进于上。”举笏示说者曰：“实已记其名氏矣。”说者喜，骤以其语告于贯之，且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数岁终不往，然是后竟不迁。

永贞中，始除监察御史。上书举季弟纁自代，时议不以为私。转右补阙，而纁代为监察。元和元年，杜从郁为左补阙，贯之与崔群奏论，寻降为左拾遗。又论遗、补虽品不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改

为秘书丞。

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转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廕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改吏部员外郎。三年，复策贤良之士，又命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实指切时病，不顾忌讳，虽同考策者皆难其词直，贯之独署其奏。遂出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征为都官郎中、知制诰。逾年，拜中书舍人，改礼部侍郎。凡二年，所选士大抵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转尚书右丞，中谢日，面赐金紫。

明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镇州盗窃发犍下，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及度为相，二寇并征，议者以物力不可。贯之请释镇以养威，攻蔡以专力。上方急于太平，未可其奏。贯之进言：“陛下岂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于蔡急魏应，齐赵同恶。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于是硃泚乘之为乱，硃滔随而向阙，致使梁、汉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闻见。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于扑灭故也。陛下独不能宽岁月，俟拔蔡而图镇邪？”上深然之，而业已下伐镇诏。后灭蔡而镇自服，如其策焉。

初，王师征蔡，以汴帅韩弘为都统，又命汝帅乌重胤、许帅李光颜合兵而进。贯之以为诸将四面讨贼，各税进取，今若置统督，复令二帅连营，则持重养威，未可以岁月下也。贯之议不从，四年而始克蔡。寻迁中书侍郎。同列以张仲素、段文昌进名为学士，贯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

贯之为相，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有张

宿者，有口辩，得幸于宪宗，擢为左补阙。将使淄青，宰臣裴度欲为请章服。贯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宠耶？”其事遂寝。宿深衔之，卒为所构，诬以朋党，罢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为湖南观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贬远郡。时两河留兵，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使诸道督课财赋。异所至方镇，皆讽令捃拾进献。贯之谓两税外，不忍横赋加人，所献未满异意，遂率属内六州留钱以继献。由是罢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

上即位，擢为河南尹，征拜工部尚书。未行，长庆元年卒于东都，年六十二，诏赠尚书右仆射。

贯之自布衣至贵位，居室无改易。历重位二十年，苞苴宝玉，不敢到门。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身歿之后，家无羨财。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绶，德宗朝为翰林学士。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绶所议论，常合中道，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

纁有精识奥学，为士林所器。闺门之内，名教相乐。故韦氏兄弟令称，推于一时。纁累官至太常少卿。

贯之子澳、潏。

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进士第，又以弘词登科。性贞退寡欲，登第后十年不仕。伯兄温，与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谓澳曰：“高二十九持宪纲，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竟不诣元裕之门。

周墀镇郑滑，辟为从事。墀辅政，以澳为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墀初作相，私谓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苟公重知，愿公无权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赏刑罚，非公共欲行者，愿不以喜怒憎爱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举其职，则公敛衽于庙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权耶？”

擢深然之。不周岁，以本官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累迁户部、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与同僚萧真深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无不召见，询访时事。每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传宣草词，澳心欲论谏，即曰：“此一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迟留至旦，必论其可否。上旨多从之。出为京兆尹，不避权豪，亦师璟惮。

会判户部宰相萧鄴改判度支，澳于延英对。上曰：“户部阙判使。”澳对以府事。上言“户部阙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对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乐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对，谓澳曰：“舅之奖遇，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堪，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

大中十二年，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等使，辞于内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阳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传诏旨谓澳曰：“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陈谢，又曰：“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将召之，而帝厌代。

懿宗即位，迁检校户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入为户部侍郎，转吏部，絳综平允，不受请托。为执政所恶，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于澳，会吏部发澳时簿籍，吏缘为奸，坐罢镇，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尝戏吟云：“若将韦鉴同殷鉴，错认容身作保身。”此句闻于京师，权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辞疾，以松檟在秦川，求归樊川别业，许之。

逾年，复授户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潞亦登进士第，无位而卒。潞子庾、庠、序、雍、郊。

庾登进士第，累佐使府，入朝为御史，累迁兵部郎中、谏议大夫。从僖宗幸蜀，改中书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户部事。车驾还京，充顿递使，至凤翔病卒。

序、雍、郊皆登进士第。序、雍官至尚书郎。郊文学尤高，累历清显。自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学士，累官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为时羽仪，嫉恶太甚，遭罹不幸，俛刃喋血，诚可哀哉！令狐中伤，为恶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郑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无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俦。韦氏三宗，世多才俊。纯、纁忠懿，为时元龟，作辅论兵，言皆体国。澳之贞亮，不替祖风。三代谥贞，考行无愧。

赞曰：后族峥嵘，平一辞荣。高风袭庆，钟在二衡。猗与贞公，继以文忠。纯、纁文雅，绰有父风。

## 列传第一百九

卫次公 子洙

郑綯 子祗德 祗德子颢

韦处厚 崔群路 随父泌

卫次公，字从周，河东人。器韵和雅，弱冠举进士。礼部侍郎潘炎目为国器，擢居上第。参选调礼部侍郎卢翰嘉其才，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齐运使其子交欢，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终身未尝操弦。

严震之镇兴元，辟为从事，授监察，转殿中侍御史。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綯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綯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

及顺宗在谅闇，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綯同处内廷，多所匡正。

转司勋员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仍为学士，权知中书舍人。寻知礼部贡举，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真拜中书舍人，仍充史馆修撰，迁兵部侍郎、知制诰，复兼翰林学士。与郑綯善，会郑綯罢相，次公左授太子宾客，改尚书右丞，兼判户部事，拜陕、虢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请蠲钱三百万，人得苏息，政闻于朝。征为兵部侍郎。选人李勣、徐有功之孙，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谓之曰：“子之

祖先，勋在王府，岂限常格。”并优秩而遣之。改尚书左丞，恩顾颇厚。上方命为相，已命翰林学士王涯草诏。时淮夷宿兵岁久，次公累疏请罢。会有捷书至，相诏方出，宪宗令追之。遂出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

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归朝，道次病卒。赠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谥曰敬。次公自少入仕，历大寮，节操趋尚，始终如一，为众推重。

子洙，登进士第，尚宪宗女临真公主。累官至给事中、驸马都尉、工部侍郎。

郑綯，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綯少有奇志，好学，善属文。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皆相知重。綯擢进士第，登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鄆县尉。张延赏镇西川，辟为书记，入除补阙、起居郎，兼史职。无几，擢为翰林，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德宗朝，在内职十三年，小心兢谦，上遇之颇厚。

贞元末，德宗晏驾，顺宗初即位，遗诏不时宣下。綯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中人不敢违。及王伾、王叔文朋党擅权之际，綯又能守道中立。宪宗监国，迁中书舍人，依前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转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宪宗初，励精求理，綯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多所关决，首建议诛惠琳、斩刘辟及他制置。綯谦默多无所事，由是贬秩为太子宾客。出为岭南节度观察等使、广州刺史、检校礼部尚书。以廉政称。为工部尚书，转太常卿，又为同州刺史、长春宫使，改东都留守。入历兵部尚书，旋为河中节度使。太和二年，入为御史大夫、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保。

綱以文学进，恬淡，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所居虽无赫奕之称，而守道敦笃，耽悦坟典，与当时博闻好古之士，为讲论名理之游，时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陈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赠司空，谥曰宣。子祗德。

祗德子颢，登进士第，始授弘文馆校书。迁右拾遗、内供奉，诏授银青光禄大夫，迁起居郎。尚宣宗女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尚书郎、给事中、礼部侍郎。典贡士二年，振拔滞才，至今称之。迁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

颢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时，恩泽无对。及宣宗弃代，追感恩遇，尝为诗序曰：“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回憩于长兴里第。昏然昼寝，梦与十数人纳凉于别馆。馆宇萧洒，相与联句。予为数联，同游甚称赏。既寤，不全记诸联，唯省十字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乃书之于楹。私怪语不祥，不敢言于人。不数日，宣宗不豫，废朝会，及宫车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顾遇，续石门之句为十韵云：‘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萧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日车乌敛翼，风动鹤飘翎。异苑人争集，凉台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灾先兆，何当思入冥。御鑣虚仗马，华盖负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闕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父万，监察御史，为荆南节度参谋。处厚本名淳，避宪宗讳，改名处厚。幼有至性，事继母以孝闻。居父母忧，庐于墓次。既免丧，游长安。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

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

书郎。裴埶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馆，改咸阳县尉，迁右拾遗，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时贯之以议兵不合旨出官，处厚坐友善，出为开州刺史。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换谏议大夫，改中书舍人，侍讲如故。

时张平叔以便佞诙谐，他门捷进，自京兆少尹为鸿胪卿、判度支，不数月，宣授户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采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诏下其奏，令公卿议。处厚抗论不可，以平叔条奏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返害，为简者至烦，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时平叔倾巧有恩，自谓言无不允。及处厚条件驳奏，穆宗称善，令示平叔。平叔词屈无以答，其事遂寝。

处厚以幼主荒怠，不亲政务，既居纳海之地，宜有以启导性灵，乃铨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锡以缯帛银器，仍赐金紫。以《宪宗实录》未成，诏处厚与路随兼充史馆修撰。实录未成，许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参。处厚俄又权兵部侍郎。

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祸将不测。处厚与绅皆以孤进，同年进士，心颇伤之，乃上疏曰：

臣窃闻朋党议论，以李绅贬黜尚轻。臣受恩至深，职备顾问，事关圣德，不合不言。绅先朝奖用，擢在翰林，无过可书，无罪可戮，今群党得志，谗嫉大兴。询于人情，皆甚叹骇。《诗》云：“萋兮菲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谗言罔极，交乱四国。”自古帝王，未有远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李绅是

前朝任使，纵有罪愆，犹宜洗衅涤瑕，念旧忘过，以成无改之美。今逢吉门下故吏，遍满朝行，侵毁加诬，何词不有？所贬如此，犹为太轻。盖曾参有投杼之疑，先师有拾尘之戒。伏望陛下断自圣虑，不惑奸邪，则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讎，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伏乞圣明，察臣愚恳。

帝悟其事，绅得减死，贬端州司马。

处厚正拜兵部侍郎，谢恩于思政殿。时昭愍狂恣，屡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处厚因谢，从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处厚对曰：“臣前为谏官，不能先朝死谏，纵先圣好畋及色，以至不寿，臣合当诛。然所以不死谏者，亦为陛下此时在春宫，年已十五。今则陛下皇子始一岁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诛？”上深感悟其意，赐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事。

宝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号，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盖欲绅不受恩例。处厚上疏曰：“伏见赦文节目中，左降官有不该恩泽者。在宥之体，有所未弘。臣闻物议皆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节。若如此，则应是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事体至大，岂敢不言？李绅先朝奖任，曾在内廷，自经贬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当记人之功，忘人之过。’管仲拘囚，齐桓举为国相；冶长縲继，仲尼选为密亲。有罪犹宜涤荡，无辜岂可终累？况鸿名大号，册礼重仪，天地百灵之所鉴临，亿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泽不广，实非所宜。臣与逢吉素无讎嫌，与李绅本非亲党，所论者全大体，所陈者在至公，伏乞圣慈察臣肝胆。倘蒙允许，仍望宣付宰臣，应近年左降官，并编入赦条，令准旧例，得量移近处。”帝览奏其事，

乃追改赦文，绅方沾恩例。处厚为翰林承旨学士，每立视草，惬会圣旨。常奉急命于宣州征鹰鹞及杨、益、两浙索奇文绫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时赦书为证，帝皆可其奏。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籓教行焉。是夕，诏命制置及践祚礼仪，不暇责所司，皆出于处厚之议。及礼行之后，皆叶旧章。以佐命功，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进爵灵昌郡公。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

初，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其在京百司，当入别驾者，多处之朝列。元和以来，两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储采王官杂补之，皆盛服趋朝，殊紫填拥。久次当进，及受代闲居者，常数十人，趋中书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谒，繁于辞语。及处厚秉政，复奏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而清流不杂，朝政清肃。

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宰相奏事得请，往往中变。处厚常独论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怀。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议，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当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门，言既不从，臣宜先退。”即趋下再拜陈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业，朕素自知，登庸作辅，百职斯举。纵朕有所失，安可遽辞，以彰吾薄德？”处厚谢之而去，出延英门，复令召还。谓曰：“凡卿所欲言，并宜启论。”处厚因对彰善瘴恶，归之

法制，凡数百言。又裴度勋高望重，为人尽心切直，宜久任，可壮国威。帝皆听纳。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议。

俄而沧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宪诚，中怀向背，裴度以宿旧自任，待宪诚于不疑。尝遣亲吏请事至中书。处厚谓曰：“晋公以百口于上前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闻之大惧，自此输竭，竟有功于沧州。又尝以理财制用为国之本，撰《太和国计》二十卷以献。李载义累破沧、镇两军，兵士每有俘执，多遭剝剔。处厚以书喻之，载义深然其旨。自此沧、镇所获生口，配隶远地，前后全活数百千人。

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启，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巍然不可夺。质状非魁伟，如甚懦者；而庶僚请事，畏惕相顾，虽与语移晷，不敢私谒。急于用才，酷嗜文学。尝病前古有以浮议坐废者，故推择群材，往往弃瑕录用，亦为时所讥。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奉诏修《元和实录》，未绝笔，其统例取舍，皆处厚创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对，造膝之际，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归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赠司空。

处厚当国柄二周岁，启沃之谋，颇协时誉，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诗，清河武城人，山东著姓。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历中书舍人。群在内职，常以说言正论闻于时。宪宗嘉赏，降宣旨云：“自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得崔群连署，然后进来。”群以禁密之司，动为故事，自尔学士或恶直丑正，则其下学士无由上言。群坚不奉诏，三疏论奏方允。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灋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灋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

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充助修开业寺。群以为事实无名，体尤不可，请止其所进。群前后所论多愆旨，无不听纳。迁礼部侍郎，选拔才行，咸为公当。转户部侍郎。

二年七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四年，诛李师道，上顾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云逆族，若量罪轻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元凶。其妻近属，倘获宽宥，实合弘煦之道。”于是师古妻裴氏、女宜娘，诏出于邓州安置。宗爽妻韦氏及男女，先没掖廷，并释放；其奴婢、资货皆复赐之。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诏付京兆府决杀。长孺母刘氏求哀于宰相，群因入对言之。宪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将屈法赦长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恻即赦之，当速令中使宣谕。如待正敕，即无及也。”长孺竟得免死长流。群之启奏平恕，多此类也。

时宪宗急于荡寇，颇奖聚敛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为进奉。处州刺史苗稷进羨余钱七千贯，群议以为违诏，受之则失信于天下，请却赐本州，代贫下租税。时论美之。

度支使皇甫镈阴结权幸，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尝因对面论，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纁、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词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镈深恨之。而宪宗终用镈为宰相。无何，群臣议上尊

号，皇甫铸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铸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穆宗即位，征拜吏部侍郎，召见别殿，谓群曰：“我升储位，知卿为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顷者授陛下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阳之牒，允符东海之贵。’若不知先帝深旨，臣岂敢轻言？”数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

初，幽、镇逆命，诏授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领徐州兵讨伐。群以智兴早得土心，表请因授智兴旄钺，竟寝不报。智兴自河北回戈，城内皆是父兄，开关延入，群为智兴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书监，分司东都。未几，改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复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征拜兵部尚书。久之，改检校吏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使。逾岁，改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赠司空。

群有冲识精裁，为时贤相。清议以俭素之节，其终不及厥初。群年未冠举进士，陆贽知举，访于梁肃，议其登第有才行者，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

群弟子，登进士，官至郎署，有令名。

子充，亦以文学进，历三署，终东都留守。

路随，字南式，其先阳平人。高祖节，高宗朝为越王府东阁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终太子通事舍人。

父泌，字安期，少好学，通《五经》，尤嗜《诗》、《易》、《左氏春秋》，能讽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传，工五言诗。性端亮寡言，以孝悌闻于宗族。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举李益、

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门郎。属德宗违难奉天，泌时在京师，弃妻子潜诣行在所。又从幸梁州，排溃军而出，再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说浑瑊，瑊深重之，辟为从事。瑊讨怀光，累奏为副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随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因劫盟陷蕃。在绝域累年，栖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卒于戎鹿。

贞元十九年，吐蕃遗边将书求和。随哀泣上疏，愿允其请。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谕旨。朝廷惩其宿诈，俟更要于后信，讫数岁不报。元和中，蕃使复款塞，随复五献封章，请修和好。又上书于宰执哀诉。裴垪、李藩皆协力敷奏，宪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复报聘，乃特于诏中疏平凉陷蕃者名氏，令归中国。吐蕃因复等还，遣使来朝。遂以泌及郑叔矩之丧与铭及遗录至，朝野伤叹。宪宗悯之，赠绛州刺史，赐绢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给丧事。泌累赠太子少保。

泌陷蕃之岁，随方在孩提；后稍长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号，坐必西向，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终身不照镜。后以通经调授润州参军，为李锜所困。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韦夏卿为东都留守，闻而辟之，由是声名日振。元和五年，边吏以讣至。随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

会李绛讽上纳谏，宪宗皇帝曰：“谏官路随、韦处厚章疏相继，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识者敬伏焉。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皆充史馆修撰。穆宗即位，迁司勋郎中，赐绯鱼袋。与韦处厚同入翰林为侍讲学士。采三代皇王兴衰，著《六经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谏议大夫，依前侍讲学士。将修《宪宗实录》复命兼充史职。敬宗登极，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

“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文宗即位，韦处厚入相，随代为承旨，转兵部侍郎、知制诰。太和二年，处厚薨，随代为相，拜中书侍郎，加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

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笔削。近见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又闻班行如此议论颇众。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便令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后，至于数四。臣及宗闵、僧孺亦以永贞已来，岁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难详知。陛下所言，皆是接于耳目。既闻乖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盗嫂之言，及第五伦挝公之说，皆多此比类，难尽信书。所冀睿鉴详于听言，深宫慎于行事。持此比类，上开聪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臣等伏以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职监修，盍令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竞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虽至昧，容非自请。既迫群议，辄冒上闻。纵臣果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则冀圣祖垂休，永无惭于传信。下臣非

据，获减戾于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义。流言自弭，时论攸宜。

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余依所奏。”

四年，转门下侍郎，加崇文馆大学士。七年，兼太子太师，备礼册拜。表上史官所修宪宗穆宗《实录》八年，辞疾，不得谢。会李德裕连贬至袁州长史，随不署奏状，始为郑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

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扬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册赠太保，谥曰贞。

随有学行大度，为谏官能直言，在内廷匡益。自宝历初为承旨学士，即参大政矣。后十五年在相位。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攘臂于其间；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武于其后。而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卫次公、郑綯、韦处厚、崔群、路随等，皆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兼之忠说，垂名简书，兹实有足多也。綯有其位，有其时，怀独善之谋，晦众济之道，左迁非不幸也。次公因献捷之书，辍已成之诏，命也夫。处厚危言切议，振士友之急，称同列之善，君子哉！

赞曰：卫、郑、韦、路，兼之博陵。文学政事，为时所称。

## 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刘禹锡柳宗元韩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官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华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

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珠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苟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

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顛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

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鬻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

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sup>ó</sup>，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sup>ó</sup>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至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魍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

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靡，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砲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睥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

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诂之指归，迂、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

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诤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累授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水部郎中，卒。世谓之张水部云。

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贍给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禴、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

《国语》曰：王者日祭。《礼记》曰：王立七庙，皆月祭之。《周礼》时祭，禴祠蒸尝。汉氏皆杂而用之。盖遭秦火，《诗》、《书》、《礼经》烬灭；编残简缺，汉乃求之。先儒穿凿，各伸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所记各不同也。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而上食焉。国家因之而不改。《贞观》、《开元礼》并无宗庙日祭、月祭之礼，盖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寝矣。故太庙之中，每岁五飧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龄、魏徵辈皆一代名臣，穷极经史，岂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之词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庙之飧，笾豆牲牢，三代之通礼，是贵诚之义也。园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汉之权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于太庙，岂非用常褻味而贵多品乎？且非《礼》所谓“至敬不飧味而贵气臭”之义也。《传》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荐芰，其子违命去芰而用羊，馈笾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义，当以礼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则荐常饌于太庙，无乃与芰为比乎？且非三代圣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陈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唯宫闱令与宗正卿而已。谓之上食也，安得以为祭乎？且时享于太庙，有司摄事，祝文曰：“孝曾孙皇

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芻蕘、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此祝辞也。前享七日质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可以为祭也。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橐，礼乐为大，故下百僚，可得详议。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可也。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渎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

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徵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硃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

此奏下考功。”从之。寻权知职方员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翱与李景俭友善。初，景俭拜谏议大夫，举翱自代。至是，景俭贬黜，七月，出翱为朗州刺史。俄而景俭复为谏议大夫，翱亦入为礼部郎中。翱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太和初，入朝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二月，拜中书舍人。

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寻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于镇，谥曰文。

宇文籍，字夏龟。父滔，官卑。少好学，尤通《春秋》。窦群自处士征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进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镇西蜀，奏为从事。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王承宗叛，诏捕其弟驸马都尉承系，其宾客中有为误识者。又苏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旧从事，令召表讯之，籍因与表狎。元衡怒，坐贬江陵府户曹参军。至任，节度使孙简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职事。籍辞曰：“籍以君命谴黜，亦当以君命升。假荣偷奖，非所愿也。”后考满，连辟藩府，入为侍御史，转著作郎，迁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俄以本官知制诰，转库部郎中。太和中，迁谏议大夫，专掌史笔，罢知制诰。

籍性简淡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太和二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九，赠工部侍郎。子监，大中初登进士第。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淑，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

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陋，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伎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

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埋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韦辞，字践之。祖召卿，洛阳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辞少以两经擢第，判入等，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东都留守韦夏卿辟为从事。后累佐使府，皆以参画称职。元和九年，自蓝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为朗州刺史，再贬江州司马。

长庆初，韦处厚、路随以公望居显要，素知辞有文学理行，亟称荐之。擢为户部员外，转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余使。寻为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盐铁副使，转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韦处厚执政，且以澄汰浮华、登用艺实为事，乃以辞与李翱同拜中书舍人。

辞素无清藻，文笔不过中才，然处事端实，游官无党。与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学高名。疏达自用，不事检操。处厚以激时用，颇不厌公论；辞亦倦于润色，苦求外任。乃出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在镇二年，吏民称治。大和四年卒，时年五十八，赠右散骑常侍。

史臣曰：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进 弟光颜

乌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珣 李祐 董重质 杨元卿 子延宗

刘悟 子从谏 孙稹

刘沔 石雄

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瑒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

光进勇毅果敢，其武艺兵略次于葛旃。肃宗自灵武观兵，光进从郭子仪破贼，收两京，累有战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阳郡公，食邑二百户。上元初，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以军讨大同、横野、清夷，范阳及河北残寇，用光进为都知兵马使。寻迁渭北节度使。永泰初，进封武威郡王。大历四年，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未几，又转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岁冬十月，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光进有功。六年，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充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诏以光进夙有诚节，克著茂勋，赐姓李氏。其弟光颜除洛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兄弟恩泽同时，人皆叹异。八年，迁灵武节度使。光进尝从马燧救临洛，战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后军中之职，无所不

历；中丞、大夫悉曾兼带。先是救易定之师，光进、光颜皆在其行，故军中呼光进为大大夫，光颜为小大夫。十年七月卒。

光进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时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

光颜与兄光进以葛旃善骑射，兄弟自幼皆师之，葛旃独许光颜之勇健，己不能逮。及长，从河东军为裨将，讨李怀光、杨惠琳，皆有功。后随高崇文平蜀，搴旗斩将，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宪宗元和已来，历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九年，将讨淮、蔡，九月，迁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逾月，迁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会朝廷征天下兵，环申、蔡而讨吴元济，诏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光颜于是引兵临澱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济之师于时曲。初，贼众晨压光颜之垒而阵，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突之。光颜将数骑冒坚而冲之，出入者数四。贼众尽识，矢集于身如蝟。其子揽光颜马鞅，止其深入。光颜举刃叱之，乃退。于是人争奋跃。贼乃大溃，死者数千人。捷声至京师，人人相贺。时伐蔡之师，大小凡十余镇，自裴度使还，唯奏光颜勇而知义，终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岁十一月，光颜又与怀汝节度乌重胤同破元济之众于小澱河，平其栅。

初，都统韩弘令诸军齐攻贼城，贼又径攻乌重胤之垒。重胤御之，中数枪，驰请教于光颜。光颜以小澱桥贼之堡也，乘其无备，使田颖、宋朝隐袭而取之。乃平其城堞，由是克救重胤。韩弘以光颜违令，取颖及朝隐将戮之。颖及朝隐勇而材，

军中皆惋惜之。光颜畏弘不敢留。会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矫诏令所在械系之。走马入见，具以本末闻。宪宗赦忠信矫诏罪，令即往释颖及朝隐。弘及光颜迭以表论。宪宗谓弘使曰：“颖等违都统令，固当处死。但光颜以其袭贼有功，亦可宥之。军有三令五申，宜舍此以收来效。”及以诏谕弘，弘不悦。十一年，光颜连败元济之众，拔贼凌云柵，宪宗大悦，赐其告捷者奴婢银锦。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

十二年四月，光颜败元济之众三万于郾城。其将张伯良奔于蔡州，杀其贼什二三，获马千匹，器甲三万联，皆画雷公符。仍书云：“速破城北军。”寻而郾城守将邓怀金请以城降。光颜许之，而收郾城。

初，邓怀金以官军围青陵城，绝其归路，怀金惧，谋于郾城令董昌龄。昌龄母素诫其子令降，昌龄因此劝怀金归款于光颜，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质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则家尽屠矣。请来攻城，我则举烽求救。救兵将至，官军逆击之必败，此时当以城降。”光颜从之，贼果败走。于是昌龄执印，帅吏列于门外，怀金与诸将素服倒戈列于门内；光颜受降，乃入罗城，其城自坏五十余步。

时韩弘为汴帅，骄矜倔强。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恶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

“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于座上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

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自此兵众之心，弥加激励。

及裴度至行营，率宾从于方城沱口观板筑、五沟。贼遽至，注弩挺刃，势将及度。光颜决战于前以却之。时光颜预虑其来，先使田布以二百骑伏于沟中，出贼不意交击之，度方获免。布又先扼其沟中归路，贼多弃骑越沟，相牵坠压而死者千余人。是日微光颜之救，度几陷矣。是月，贼知光颜勇冠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时李愬乘其无备，急引兵袭蔡州，拔之，获元济。董重质弃洄曲军，入城降愬。光颜知之，跃马入贼营，大呼以降，贼众万余人，皆解甲投戈请命。贼平，加检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颜于居第，赐刍米二十余车。宪宗又御麟德殿召对，赐金带锦彩。朝廷东讨李师道，授光颜义成军节度使。至镇，寻赴行营。数旬之内，再败贼军于濮阳，杀戮数千人，进军深入。

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时盐州为吐蕃所毁，命李文悦为刺史，令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是岁，吐蕃侵泾原。自田缙镇夏州，以贪猥侵挠党项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军攻泾州，边将郝玘血战始退。初，光颜闻贼攻泾州，料兵赴救，邠师喧然曰：“人给五十千而不识战阵，彼何人也！常额衣资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愤声恟恟不可遏。光颜素得士心，曲为陈说大义，言发涕流。三军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即路，击贼退之。

穆宗即位，就加特进，仍与一子四品正员官。寻诏赴阙，赐开化里第，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颜功冠诸将，

故召赴阙，宴赐优给。已而带平章复镇，所以报勋臣也。

长庆初，迁凤翔节度使，依前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末，复授许州节度使。朝廷以光颜昔镇陈许，颇得士心，将讨镇、冀，故有此拜。赴镇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于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门临送之，赐锦彩、银器、良马、玉带等物。二年，讨王廷凑，命光颜兼深州行营诸军节度使。光颜既受命而行，悬军讨贼，艰于馈运。朝廷又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邻贼之郡，可便飞挽。光颜以朝廷制置乖方，贼帅连结，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恳辞兼镇。寻以疾作，表祈归镇。朝廷果讨贼无功而赦廷凑。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

汴州李絳逐其帅叛，诏光颜率陈许之师讨之。营于尉氏，俄而诛絳。迁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于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忠。

乌重胤，潞州牙将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师加讨。潞帅卢从史虽出军，而密与贼通。时神策行营吐突承璀与从史军相近，承璀与重胤谋，缚从史于帐下。是日，重胤戒严，潞军无敢动者。宪宗赏其功，授潞府左司马，迁怀州刺史，兼充河阳三城节度使。会讨淮、蔡，用重胤压境，仍割汝州隶河阳。自王师讨淮西三年，重胤与李光颜犄角相应，大小百余战，以至元济诛。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转司空。蔡将有李端者，过潞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树，齑食至死，将绝，犹呼其夫曰：“善事乌仆射。”其得人心如此。

元和十三年，代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既至镇，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

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归化县本是草市，请废县依旧属德州。”诏并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

及屯军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贼方凭凌，未可轻进，观望累月。穆宗急于诛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检校司徒，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召至京师，复以本官为天平军节度、郾曹濮等州观察等使。李同捷据沧州，请袭父位，朝廷不从。议者虑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镇兖海，加太子太师、平章事，俾兼领沧景节度，仍旧割齐州隶之，盖望不劳师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赠太尉。

重胤出自行间，及为长帅，赤心奉上。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而善待宾寮，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身歿之日，军士二十余人，皆割股肉以为祭酹，虽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子汉弘嗣，起复授左领军卫将军。汉弘上表乞终服纪，文宗嘉诏从之。服阕，方授官。

王沛，许州人。年十八，有勇决。许州节度使上官说奇其才，以女妻之，署为牙门将。及说卒，子婿田偁迫胁说子，欲邀袭位，惧监军使不顺其事，将结谋伏兵以图之。沛窃知其谋，密告监军，因尽擒其党于伏匿之所。监军范日用以其事闻，德宗乃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总统其军，赐沛手诏，令护说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见，德宗谓之曰：“据卿忠义，宠宜加等。但昌裔所奏，只请加监察御史，朕意殊为不足。卿速归，便宣付昌裔，更令奏来。”遂驿骑而还。未至许州，拜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职。

吴元济反，李光颜受命攻讨，奇沛节概，署行营兵马使，别统劲兵屯于近郊。及军合，连破蔡寇。频诏进军，诸将观望，无敢先渡澠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澠河合流口，径扼贼喉而成城。自是，河阳、宣武、太原、魏博等军继渡，犄角进攻郟城。沛先结垒与贼对，贼将邓怀金率众面缚而降。蔡贼平。沛随李光颜入朝，光颜具陈沛功，加御史大夫。

既还镇，光颜受诏讨郢寇。及李师道诛，诏分许州兵戍于郟，以沛为都将，救盐州，击退吐蕃。以功加宁州刺史，迁陈州。李絳反，诏沛兼忠武节度副使，率师讨絳。絳平，加检校右散骑常侍，迁兖海沂密节度、观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犷鹜，沛明申法令，选蒐军政，期年大理。明年，改检校工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卒于镇，赠右仆射。子逢。

逢，少沉勇，从父征伐有功，为忠武都知兵马使。太和中，入宿卫，历诸卫将军。从石雄、刘沔破回纥于天德。性果决，用法严。其时有二千人不上阵，官赐赏给，逢皆不与。或非之，逢曰：“健儿向前冒白刃，若无功而赏，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刘稹，逢领陈许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贼平，检校左散骑常侍。累迁至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等使。

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长六尺余，气貌魁岸。尝诣泽潞谒李抱真，异之，将选为衙门将，旋以酒酣使气，复欲弃之。都将王虔休谓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杀之，无为他人所得。”

抱真死，虔休为帅，乃依虔休，累为昭义大将。吐突承璀之擒卢从史，乌重胤实预其谋，珙初不知，将救从史。闻重胤受朝旨，乃观望不进，重胤以此德之。后领河阳，乃置于麾下。然朝廷以与从史厚善，竟出为北边一校。

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恳表为诸道行营都虞候，诏特从之，俄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右武卫上将军。长庆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将。事吴元济，骁勇善战。自王师讨淮西，祐为行营将，每抗官军，皆惮之。元和十二年，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胆略，释其死，厚遇之。推诚定分，与同寝食，往往帐中密语，达曙不寐。人有耳属于外者，但屡闻祐感泣声。而军中以前时为祐杀伤者多，营垒诸卒会议，皆恨不杀祐。愬以众情归怨，虑不能全，因送祐于京师，乃上表救之。宪宗特恕，遂遣祐赐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听言，无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济。以功授神武将军，迁金吾将军、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

宝历初，入为右金吾大将军。寻以吐蕃入寇，出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太和初，讨李同捷，迁检校户部尚书、沧州刺史、沧德景节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质，本淮西牙将，吴少诚之子婿也。性勇悍，识军机，善用兵。及元济拒命，重质又为谋主，领大军当王师，连岁不拔，皆重质之谋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济乃悉发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质而拒度。时李愬乘虚入蔡。既擒元济，重质之家在蔡，愬乃安恤之，仍使其子持书礼以召重质。重质见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济囚窘之状，乃慨然以单骑归愬，白衣叩伏。愬揖登阶，以宾礼与之食。宪宗欲杀之，愬奏许以不死而来降，请免之，且乞于本军驱使。于是，贬春州司户参军。

明年，转太子少詹事，委武宁军收管驱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征入，授左神武军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仍赐金帛，与有功者等。寻授盐州刺史，又迁左右神策及诸道剑南西

川行营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又转夏绥银宥节度使。五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重质训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杨元卿，祖子华，德州安陵县丞。父寓，申州钟山县令。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荡江岭之表，纵游放言，人谓之狂生。时吴少诚专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谒见，署以剧县，旋辟为从事，奏授试大理评事。亦事少阳，后奏转监察里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纳，自是一岁或再随奏至京师。元卿每与少阳言，谕以大义。乃为凶党所构，赖节度判官苏肇保持，故免。元卿潜奉朝廷，内耗少阳之事。

及少阳死，其子元济继立。元卿说曰：“先尚书性吝，诸将皆饥寒。今须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无，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诸道，卑辞厚礼，以丈人行呼群帅，庶几一助，而诸将大获矣。元卿愿将留后表上闻，朝廷安得不从哉？”元济许之。元卿即日离蔡，以贼势盈虚条奏，潜请诏诸道拘留使者。及元济觉，元卿妻陈氏并四男并为元济所杀，同圻一射塚。苏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杀。诏授元卿岳王府司马，寻迁太子仆射。

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与李愬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见，元卿遽奏请借度支钱，及言事颇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诸将讨贼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与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罢前命而改授焉。是岁，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讨贼，为人除害，今贼平人安，则我求之得矣。宝货犀带，非所求也，勿复此言。”是月，诏授左金吾卫将军。未几，改汾州刺史，复征为左金吾卫将军。

长庆初，易置镇、魏守臣。元卿诣宰相深陈利害，并具表其事。后穆宗感悟，赐白玉带，旋授检校左散骑常侍、泾州刺史、泾原渭节度观察等使，兼充四镇北庭行军。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顷，每屯筑墙高数仞，键闭牢密，卒然寇至，尽可保守。加检校工部尚书。营田成，复加使号。居六年，泾人论奏，为立德政碑，移授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太和五年，就加检校司空，进阶光禄大夫，以其营田纳粟二十万石，以裨经费故也。是岁，改授汴宋亳观察等使。凡所废置，皆有弘益，诏并从之。年七十，寝疾，归洛阳，诏授太子太保。是岁八月卒，废朝三日，赠司徒。元卿始以毁家效顺，累授方镇。然性险巧，所至好聚敛，善结交，泾人得情，亦由此也。

子延宗，开成中为磁州刺史，坐谋逐河阳节度使以自立，为其党所告，台司推鞠得实，诛之。

刘悟，正臣之孙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宝末，禄山叛，平卢军节度使柳知晦受贼伪署。客奴时职居牙门，袭杀知晦，驰章以闻。授平卢军节度使，赐名正臣。

悟少有勇力。叔逸准为汴帅，积缗钱数百万于洛中；悟辄破扃鑰，悉盗用之。既而惧，亡归李师古。始亦未甚知，后因击球驰突，冲师古马仆，师古怒，将斩之。悟猛以气语押触师古，师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壮士，将后军，累署衙门右职，奏授淄青节度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

元和末，宪宗既平淮西，下诏诛师道。遣悟将兵拒魏博军，而数促悟战。悟未及进，驰使召之。悟度使来必杀己，乃伪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诚告其人，云“奉命杀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时先还，悟劾之得其实，乃召诸将与谋曰：“魏博田弘正兵强，出战必败，不出则死。今天子所诛者，司空一人而已，悟与公等皆为所驱迫，使就其死。何如杀其来

使，整戈以取郢，立大功，转危亡为富贵耶！”众咸曰：“善，唯都将所命！”悟于是立斩其使，以兵取郢，围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门。不数刻，擒师道并男二人，并斩其首以献。擢拜悟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赐实封五百户，钱二万贯，庄、宅各一区。十五年正月入觐，又加检校兵部尚书，余如故。

穆宗即位，以恩例迁检校尚书右仆射。是岁十月，移镇泽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

长庆元年，幽州大将硃克融叛，囚其帅张弘靖，朝廷求名将以镇渔阳。乃加悟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卢龙军节度使。悟以幽州方乱，未克进讨，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泽潞节度，拜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时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常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则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

宝历元年九月病卒，赠太尉。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议。仆射李絳以泽潞内地，与三镇事理不同，不可许。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

从谏自将作监主簿，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观察等留后。二年，加金吾上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等使。文宗即位，进检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觐。七年春归藩，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时涯兼掌邦计，虽不与李训同谋，然不自异于其间，既死非其

罪。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惮之。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先是，有萧洪者，诈称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许之厚赂。及洪累授方镇，纳赂不满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书论洪非太后之亲，又以萧本者为太后弟。从谏深知内宫之故，乃自潞府飞章论之曰：“臣闻造伪以乱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执疏以为亲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处大国之朝乎？臣受国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万方，孝敦九族，而推心无党，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论深事。伏见金吾将军萧本，称是太后亲弟，受此官荣。今喧然国都，迨闻藩府，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臣傍听众论，遍察群情，咸思发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萧弘投臣当道，求臣上闻，自言：比者福建观察使唐扶及监军刘行立具审根源，已曾论奏。其时属萧本得为外戚，来自左军，台司既不敢研究，圣意遂勒还乡里。自兹议论，转益沸腾。臣亦令潜问左军，榷论大体，而士良推至公之道，发不党之言。盖萧本自度孤危，妄有凭恃。伏以名居国舅，位列朝班，而真伪不分，中外所耻。切虑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伏乞追萧弘赴阙，与萧本对推，细诘根源，必辨真伪。”诏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萧虽诈，托名太后之宗，不欲诛之，俱流岭表。从谏进位检校司徒。会昌三年卒。

大将郭谊等匿丧，用其侄稹权领军务。时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恶从谏之奸回，奏请刘稹护丧归洛，以听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说令三镇加兵讨稹；乃削夺稹官，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之师，四面进攻。四年，郭谊斩稹，传

首京师。

从谏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稹死，裴亦以此极刑。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

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淮、蔡平，随光颜入朝。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效。

太和末，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移授振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单于大都护。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会昌初，回纥部饥，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汉南求食。过杷头峰，犯云、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诸戎，乃移沔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诏与幽州张仲武协力招抚回鹘，竟破虏寇，迎公主还宫。以功进位检校司空，寻改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四年，潞帅刘从谏卒，子稹匿丧，擅主留务，要求旌钺。武宗怒，命忠武节度使王宰、徐州节度李彦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抚使。遂复授沔太原节度，充潞府北面招讨使。沔与张仲武不协，方征兵幽州，乃移沔为郑滑节度使，进位检校司徒。既而以疾求归洛阳，授太子太保，卒。

初，沔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后遇

贼血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月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此而还。”既行，炯然有双光在前。自后破虏危难，每行常有此光。及罢镇后，双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镇，罢沔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以雄为石厢捉生兵马使。勇敢善战，气凌三军。自智兴以兵临贼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驱渡河，前无坚阵。徐人伏雄之抚待，恶智兴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兴以军在贼境，惧其变生，因其立功，请授一郡刺史。朝廷征赴京师，授壁州刺史。智兴寻杀雄之素相善诸将士百余人，仍奏雄摇动军情，请行诛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长流白州。

太和中，河西党项扰乱，选求武士。乃召还，隶振武刘沔军为裨将，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兴故，未甚提擢，而李绅、李德裕以崔群旧将，素嘉之。

会昌初，回鹘寇天德，诏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三年，回鹘大掠云、朔北边，牙于五原。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黠虏离散，不足驱除。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观其所为，气凌我辈。若稟朝旨，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虏帐，彼以疾雷之势，不暇枝梧，必弃公主亡窜。事苟不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视其众寡。见氈车数十，从者皆衣硃碧，类华人服饰。雄令谍者讯之：“此何大人？”虏曰：“此公主帐也。”雄喻其人曰：“国家兵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国也，须谋归路。俟兵合时不得动帐幕。”雄乃大率城内牛马杂

畜及大鼓，夜穴城为十余门。迟明，城上立旗帜炬火，乃于诸门纵其牛畜，鼓噪从之，直犯乌介牙帐。炬火烛天，鼓噪动地，可汗惶骇莫测，率骑而奔。雄率劲骑追至杀胡山，急击之。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还太原。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名、兼御史大夫、天德防御等使。

雄沉勇徇义，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特有赐与，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思奋发。累迁检校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俄而昭义刘从谏卒，其子稹擅主军务，朝议问罪。令徐帅李彦佐为潞府西南面招抚使，以晋州刺史李丕为副。时王宰在万善栅，刘沔在石会，相顾未进。雄受代之翌日，越乌岭，破贼五砦，斩获千计。武宗闻捷大悦，谓侍臣曰：“今之义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

雄既率先破贼，不旬日，王宰收天井关，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于市，谓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捕而诛之。及稹危蹙，大将郭谊密款请斩稹归朝，军中疑其诈。雄倡言曰：“贼稹之叛，郭谊为谋主。今请斩稹，即谊自谋，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诏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径驰潞州降谊，尽擒其党与。贼平，进加检校司空。

王宰，智兴之子，于雄不足，雄以辕门子弟善礼之。然讨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恶之。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罢镇。既而闻德裕贬，发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谓名将者，不必蒙轮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当以义终始，好谋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气阴山，率多令范。让家权于主妇，拒美妓于奸臣；章武恢复之功，义师之

效也。重胤忠于事上，仁于抚下，淮、蔡之役，勋亚光颜；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婿，李祐之执贼渠，皆因事立功，转祸为福。智则智矣，仁者不为！而刘悟自恃太尤，世邀纒袭，至于赤族，报亦晚耶！雄、沔负羽边城，声驰沙漠，奉迎贵主，摧破昆戎，不亦壮乎！雄能感于知己，不为无义，美哉！

赞曰：淮、郢砥平，义将输诚。二凶受缚，亦其同恶。毁义弃忠，必殄尔宗。孰称善将？刘沔、石雄。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阳 李儵 王遂 曹华 韦绶 郑权 卢士玫 韩全义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陆亘 张正甫 子毅夫 毅夫子祎

潘孟阳，礼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阳以父廕进，登博学宏辞科。累迁殿中侍御史，降为司议郎。孟阳母，刘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故得荐用，累至兵部郎中。

德宗末，王绍以恩幸，数称孟阳之材，因擢授权知户部侍郎，年未四十。顺宗即位，永贞内禅，王叔文诛，杜佑始专判度支，请孟阳代叔文为副。时宪宗新即位，乃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仍加盐铁转运副使，且察东南镇之政理。时孟阳以气豪权重，领行从三四百人，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三年，出为华州刺史，迁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与武元衡有旧，元衡作相，复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以和籾使韩重华为副。太府卿王遂与孟阳不协，议以营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阳忿憾形于言。二人俱请对，上怒不许，乃罢孟阳为左散骑常侍。明年，复拜户部侍郎。

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与之游，时指怒者不一。俄以风缓不能行，改左散骑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赠兵部尚书。宪宗每事求理，常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贫民，无所

计算。卿经明行修，今登车传命，宜体吾怀，勿学潘孟阳奉使，所至但务酣饮、游山寺而已。”其为人主所薄如此！

李脩，不知何许人。起于寒贱，以庄宪皇后妹婿，元和已来骤阶仕进。以恩泽至坊州、绛州刺史。无他才，性纤巧承迎。常饰厨传以奉往来中使及禁军中尉宾客，以求善誉。治民莅事，粗有政能。上以为才，召拜司农卿，迁京兆尹。

十年，庄宪太后崩，脩为山陵桥道置顿使。恃能惜费，每事减损。灵驾至灞桥顿，从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门，门坏。先是，桥道司请改造渭城北门，计钱三万。脩以劳费不从，令深凿轨道以通灵驾。掘土既深，旁柱皆悬，因而顿坏，所不及遭轹车者数步而已。初欲坏城之东北墉，以出灵驾，中人皆不可，乃停驾，彻去坏门土木而后行。脩惧，诬奏遭轹轴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车轴，自陵还，奏请免脩官。上以用兵务集财赋，以脩前后进奉，不之责，但罚俸而已。逢吉极言其罪，乃削银青阶。翌日，复赐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谮毁，义士为之侧目。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脩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十四年，以病求还京师，未朝谒而卒。

王遂，宰相方庆之孙也。以吏能闻于时。尤长于兴利，锐于操下，法颇严酷。累迁至邓州刺史。以晓达钱谷，入为太府卿。潘孟阳判度支，与遂私憾，互有争论。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上怒，俱不见，出遂为柳州刺史。遂亲吏韦行素、柳季常请课料于两池务。属遂罢务，季常等为吏所诬，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吕元膺执奏曰：“遂以补吏犯赃，法当从坐。其除官制云‘清能业官据遂犯状，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为优。谨封还制书。”上令喻之，方行。数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钱谷吏以集

财赋，知遂强干，乃用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淮、蔡平，王师东讨，召拜光禄卿，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以光禄职当祠祭，改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初，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郢贼诛，遂进羨余一百万，上以为能。时分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乃以遂为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观察使。

遂性猜忿，不存大体。而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而遂数因公事訾詈将卒曰“反虏”，将卒不胜其忿。牙将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噪集其徒，害遂于席，判官张实、李甫等同遇害。及曹华代遂至镇，尽擒乱党王弁等诛之。

遂器用不弘，僻于聚敛，而非兼抚之才。但峻威刑，以绳乱俗。其所制笞杖，率逾常制。遂既死，监军使封其杖进呈。上令出示于朝，以诫廉使。

曹华，宋州楚丘人，仕宣武军为牙校。贞元末，吴少诚叛，本军以华骁果有智算，用为襄城戍将。蔡贼攻襄城，华屡败之，德宗特赐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宁州刺史。未行而吴元济叛，朝廷命河阳帅乌重胤讨贼。重胤请华为怀汝节度行营副使。前后数十战，大破贼于青陵城。贼平，授棣州刺史，封陈留郡王。棣邻于郢，贼屡侵逼，华招募群盗之劲者，补之军卒，分据要路。其后，贼至皆击败之，郢人不敢北顾。及李师道诛，分所管十二州为三镇。王遂为沂兖海观察使，褊刻不能驭众，为牙将王弁所害，朝廷遂授华左散骑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观察使。

华至镇，视事三日，宴将吏，伏甲士千人于幕下。群校既集，华喻之曰：“吾受命廉问，奉圣旨，以郢州将士分割三处，有道途转徙之劳。今有颁给，北州兵稍厚。郢州士卒处右，州

兵处左，冀易以区别。”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阖门，乃谓郢卒曰：“天子深知郢人之劳，然前害主帅者，不能免罪。

“甲士自幕中出，周环之，凡郢一千二百人，立斩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门屏之间，有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栗，无敢为盗者。

华恶沂之地褊，请移理于兖，许之。初，李正己盗有青、郢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犷，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贍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

及镇州军乱，杀田弘正，华表请以本军进讨，就加检校工部尚书，升兖海为武宁节度，赐之节钺。李絳叛于大梁，华不俟命赴讨。絳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华逆击败之。由是，宋、亳不从絳乱。絳平，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以河朔拒命，移华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长庆三年七月，卒于镇，时年六十九。

华虽出自戎行，而动必由礼。尤重士大夫，未尝以富贵骄人；下迨仆隶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诚信，人以为难。赠司空。

韦绶，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初为长安县尉，遭硃泚之乱，变服乘驴赴奉天。于頔镇襄阳，辟为宾佐。尝因言政，面刺頔之纵恣。入朝为工部员外，转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职方郎中，充太子诸王侍读，再迁谏议大夫。

时穆宗在东宫，方幼好戏。绶讲书之隙，颇以嘲谑悦之。尝密贲家所造食，入宫饷太子。宪宗尝召对，绶奏曰：“太子学书，至‘依’字，辄去旁‘人’。臣问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书。’”上益嘉太子之贤，赐

绶锦彩。绶无威仪，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绶语。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辄物，而绶语及此，予何望耶？”乃罢侍读，出为虔州刺史。

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甚承恩顾，出入禁中。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臣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绶在集贤，遇重阳，赐宰臣百官曲江宴；绶请与集贤学士别为一会，从之。长庆元年三月，转礼部尚书，判集贤院事。

帝尝问：“禳灾祈福，其可必乎？”绶对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灾以德也。汉文帝除秘祝，每于祠祭，尽敬而已，言无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变已变之灾，享自致之福，著于史传，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灾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当因以致谴，非祈禳之道也。”时人主失德，绶因以讽之。

二年十月，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辞日，请门戟十二，自将赴镇。又诉家贫，请赐钱二百万。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绶御事无术，泊临戎镇，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博士刘端夫请谥为“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为非当。博士权安请谥为“缪”，竟不施行。

郑权，荥阳开封人也。登进士第，释褐泾原从事。节度使刘昌符病亟，请入觐，度军情必变，以权宽厚容众，俾主留务。及昌符上路，兵果乱。权挺身入白刃中，抗辞喻以逆顺。因杀其首乱者数人，三军畏伏。德宗闻而嘉之。时天子厌兵，藩镇将吏得军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试卫佐擢授行军司马、御史中丞。入朝为仓部郎中，累迁至河南尹。十一年，代李迺为襄州

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转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三年，迁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

时朝廷用兵讨李师道，权以德、棣之兵临境。奏于平原、安德二县之间置归化县，以集降民。沧州刺史李宗爽与权不协，每事多违，不禀节制。权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爽讽州兵留己，上言惧乱，未敢离郡，乃以乌重胤镇横海，代权归朝。沧州将吏惧，共逐宗爽。宗爽方奔归京师。诏以悖慢之罪，斩于独柳之下。其弟宗爽，长流汀州。授权邠宁节度。会天德军使上章论宗爽之冤，为权诬奏，权降授原王傅。寻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

穆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充入回鹘告哀使。惮其远役，辞以足疾，不获免，肩舆而行。权器度魁伟，有辞辩。既至虜廷，与虜主争论曲直，言辞激壮，可汗深敬异之。

长庆元年使还。出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迁本曹尚书。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旬月，检校右仆射、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初，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卢士玫，山东右族，以文儒进。性端厚，与物无竞，雅有令闻。始为吏部员外郎，称职，转郎中、京兆少尹。奉宪宗园寝，刑简事集，时论推其有才，权知京兆尹事。会幽州刘总愿释兵柄入朝，请用张弘靖代己。复请析瀛、漠两州，用士玫为帅，朝廷一皆从之。士玫遂授检校右常侍，充瀛、漠两州都防御观察使。

无何，幽州乱，害宾佐，絜弘靖，取裨将硃克融领军务，遣兵袭瀛、漠。朝廷虑防御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玫检校工部尚书，充瀛漠节度使。士玫亦罄家财助军用，坚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军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亲爱多在幽州，遂为其

下阴导克融之兵以溃。士玫及从事皆被拘执，送幽州，囚于宾馆。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归东洛。寻拜太子宾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复为宾客。宝历元年七月卒，赠工部尚书。

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三年，为神策行营节度、长武城使，代韩潭为夏绥银宥节度，诏以长武兵赴镇。全义贪而无勇，短于抚御。制未下，军中知之，相与谋曰：“夏州沙磧之地，无耕蚕生业。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噪为乱，全义逾城而免，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赖都虞候高崇文诛其乱首而止之，全义方获赴镇。

明年，吴少诚拒命，诏征十七镇之师讨之。时军无统帅，兵无多少，皆以内官监之，师之进退不由主将。十五年冬，王师为贼所败于小澗河。德宗以文场素待全义，乃用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仍以陈许节度使上官泚副之。诸镇之师，皆取全义节度。全义将略非所长，能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以被荐用。及师临贼境，又制在监军，每议兵出，一帐之中，中人十数，纷然争论莫决。蔡贼闻之，屡求决战。十六年五月，遇贼于澗水南广利城。旗鼓未交，诸军大溃，为贼所乘。全义退保五楼，贼对垒相望。溃兵未集，乃与监军贾英秀、贾国良等保澗水县。贼距澗水五六里而军，全义惧其凌突，退保陈州。其汴宋、河北之军，皆亡归本镇，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等数千人守澗水。全义诱潞州大将夏侯仲宣、滑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度、河中将郭湘等诛之。由是军情稍固。少诚知王师无能为，致书币以告监军，愿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议，宰相贾耽曰：“昨全义五楼退军，贼不追击者，应望国家恩贷。臣伏恐须开生路。”上然之。又得监军等奏，即下制洗涤，加其爵秩。

十七年，全义自陈州班师，而中人掩其败迹，上待之如初。全义武臣，不达朝仪，托以足疾，不任谒见。全义司马崔放入对，德宗劳问，放引过，言招抚无功。德宗曰：“全义为招讨使，招得吴少诚归国，其功大矣。何必杀人乃为功耶！”旋命还镇，令中使就第赐宴，锡赆颇厚。自还至辞，都不谒见而去。议者以隳败法制，从古已还，未如贞元之甚。宪宗在藩，常恶其事。及即位，全义惧，求入覲，诏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阳人。祖仙，父栖鹤，皆以孝闻。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乡里称美其事。霞寓少读《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好大言，颇以节概自许。

贞元中，徒步造长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犹子之分，擢授军职，累奏宪宗，甚见委信。元和初，诏授兼御史大夫，从崇文将兵击刘辟，连战皆克，下鹿头城，降李文悦、仇良辅。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寻继崇文为长武城使，封感义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卫将军随吐突承璀击王承宗，又加左散骑常侍。明年，改丰州刺史、三城都团练防御使。六迁至检校工部尚书。

元和十年，朝廷讨吴元济，以霞寓宿将，乃析山南东道为两镇，以霞寓为唐邓隋节度使。

霞寓虽称勇敢，素昧机略；至于统制，尤非所长。及达所部，乃率兵趣萧陂，与贼决战。既小胜，又进至文城栅。贼军伪败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为伏兵所掩，王师大衄，霞寓仅以身免。坐贬归州刺史。后以恩例，征为右卫大将军。

十三年，出为振武节度使，入为左武卫大将军。长庆元年，授邠宁节度使。三年，就加检校右仆射。四年，加检校司空，又加司徒。

宝历二年，疽发首，不能理事，求归阙下。其夏，授右金

吾卫大将军、检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赠太保。

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进用，遂阶节将。位望既高，言多不逊。朝廷知之，欲议移罢。霞寓颇怀忧恐，舍私第为佛寺，上言请额为“怀恩”，用资圣福。大率奸妄凶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属，鄙辞俚语，日闻于时。

高瑀，渤海蓆人。少好论兵，释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诸府从事，历陈、蔡二郡刺史，入为太仆卿。太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沉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许州刺史、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

三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比年水旱，人民荐饥。瑀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加检校右仆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等使。议者以徐泗王智兴之后，军士骄恣，宜得雄帅镇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征为刑部尚书。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复授检校右仆射、陈许蔡节度使。八年六月卒，赠司空。

瑀性宽和，有体量，为官虽无赫赫之誉，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论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暉，神龙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史。父贞固，太原榆次尉。戎举两经登科，授太子校书，调判入等，授蓝田主簿，为藩镇名公交辟。

裴度领太原，署为参谋。时王承宗据镇州叛，度请戎单车

往谕之，承宗感泣受教。入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寻为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西州承蛮寇之后，戎既宣抚，兼再定征税，废置得所，公私便之。还，拜给事中，驳奏为当时所称。改华州刺史，迁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等使。将行，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 登者。理兖一年，大和八年五月卒，赠礼部尚书。

陆亘，字景山，吴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马。父持詮，惠陵台令。亘以书判授集贤殿正字、华原县尉。应制举，授万年县丞。自京兆府兵曹参军拜太常博士。寺有礼生孟真，久于其事，凡吉凶大仪，礼官不能达，率访真。真亦赖是须要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将撰仪注，真亦欲参预；亘笞之，由是礼仪不专于胥吏。自虞部员外郎出为邓州刺史。其后入为户部郎中、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历刺兖、蔡、虢、苏四郡。迁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移宣歙观察使，加御史大夫。太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亘强明严毅，所至称理。初赴兖州，延英面奏曰：“凡节度使握兵分屯属郡者，刺史不能制，遂为一州之弊，宜有处分。”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刺史。越之永喜郡，城于海闰，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禄之半，以代常赋，因循相踵，吏返为幸。亘按举赃罪，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人皆赖之。

张正甫，字践方，南阳人。曾祖大礼，坊州刺史。祖绍贞，尚书右丞。父泚，苏州司马。正甫登进士第，从樊泽为襄阳从事，累转监察御史。于頔代泽，辟留正甫。正甫坚辞之，遂诬奏贬郴州长史。后由邕府征拜殿中侍御史，迁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兼侍御史知杂事。迁户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书右丞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工部尚书。五年，检校兵部尚书、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书

致仕。正甫仁而端亮，莅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称理。太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赠太师。子毅夫。

毅夫，登进士第。初正甫兄式，大历中进士登第，继之以正甫，式子元夫、杰夫、征夫又相次登科。太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称之。元夫，太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户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诸群从登第者数人，而毅夫子祜最知名。

祜，字冠章，释褐汴州从事、户部判官，入为蓝田尉、集贤校理。赵隐镇浙西，刘鄴镇淮南，皆辟为宾佐。入为监察御史，迁左补阙。乾符中，诏入翰林为学士，累官至中书舍人。黄巢犯京师，从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户部事。奉使江淮还，为当涂者不协，改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转吏部侍郎，历刑部、兵部尚书。从昭宗在华，为韩建所构，贬衡州司马。昭宗还京，征拜礼部尚书、太常卿，充礼仪使，迁兵部尚书。

祜苦心为文，老而益壮。为刑部时，刘鄴子覃，当巢寇时避祸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第，被害。僖宗还京，而恶覃者以托附逆党，死不以义，下三司详罪。祜上章申理，言覃父子并命于贼廷，岂附逆耶？其家竟获洗雪，覃亦赠官。其行义始终，皆如此类。

史臣曰：孟阳、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称，竟以财媚时君，陷为俗吏。蹈道之论，可不惧耶！全义官由妄进，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启行，谋虑不足以应变，败亡之辱，不亦宜乎？朝无责帅之刑，盖自耻也。权、瑀长者，未涂丧真，虽牵于食贫，纯则伪矣。

赞曰：蕴仁则哲，蕴利则狂。搢绅之胤，勿效潘、王。全义逃责，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复兴。

##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孟简 胡证 崔元略 子铉 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式  
元儒 杜元颖 崔弘礼 李虞仲 王质 卢简辞 兄简能  
弟弘正 简求 简能子知猷 简求子嗣业 汝弼

孟简，字几道，平昌人。天后时同州刺史诜之孙。工诗有名。擢进士第，登宏辞科，累官至仓部员外郎。户部侍郎王叔文窃政，简为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恶之虽甚，亦不至摈斥。寻迁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谏议大夫，知匭事。简明于内典。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擅其理。

王承宗叛，诏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简抗疏论之，坐语讦，出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禄大夫。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为廉使举其课绩，是有就加之命。是岁，征拜为给事中。九年，出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承李迺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及简为政，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弊，当时以为两未可也。十二年，入为户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为御史中丞，仍兼户部侍郎。是岁，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四年，敕于谷城县置群牧，命曰“临汉监”，令简充使。简奏请均州郧乡县镇遏使赵洁充本县令，台司奏有亏刑典，罚一月俸。是岁，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贬吉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初，简在襄阳，以腹心吏陆翰知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

之，且欲灭口。翰子弟诣阙，进状诉冤，且告简赃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事状明白，故再贬之。长庆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其年十二月卒。

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歿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为儒曹所诮。

胡证，字启中，河东人。父瑱，伯父玫，登进士第。证，贞元中继登科，咸宁王浑瑊辟为河中从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适远，改授太子舍人。襄阳节度使于頔请为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

元和四年，由侍御史历左司员外郎、长安县令、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属，请除副贰，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迁左谏议大夫。

九年，以党项寇边，以证有安边才略，乃授单于都护、御史大夫、振武军节度使。前任将帅非统驭之才，边事旷废，朝廷故特用证以镇。十三年，征为金吾大将军，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边使，访其利害以闻。

长庆元年，太和公主出降回纥，诏以本官检校工部尚书充和亲使。旧制，以使车出境，有行人私觐之礼，官不能给，召富家子纳贖于使者而命之官。及证将行，首请厘革，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门。行及漠南，虏骑继至，狼心犬态，一日千状，欲以戎服变革华服，又欲以王姬疾驱径路。证抗志不拔，守汉仪，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还，拜工部侍郎。

敬宗即位之初，检校户部尚书，守京兆尹。数月，迁左散骑常侍。宝历初，拜户部尚书、判度支，上表乞免，愿效藩服。二年，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太和二年，以疾上表求还京师。是岁十月卒于岭南，时年七十一，废朝一

日，赠左仆射。

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间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证素与贾餗善，及李训事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澥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澥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时澥弟湘为太原从事，忽白昼见绿衣人无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恶之。翌日，澥凶问至，而湘获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浑之。父傲，贞元中官至尚书左丞。元略举进士，历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迁刑部郎中、知台杂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简自西川征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东台。寻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数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骑常侍。

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项宣抚。辞疾不行，出为黔南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项，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颇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圣意切在安抚党项，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后，苦不乐行，言辞之间，颇乖去就。岂有身忝重恩，不思报效？苟非便己，即不肯行。须有薄惩，以肃在位，请出为黔中观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杂。时中丞改京兆尹，物议以植有风宪之望。元略因入阁，妄称植失仪，命御史弹之。时二人皆进拟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衔之。及植为相，元略以左散骑常侍使于党项；元略意植之见排，辞疾不行。被谴出。逾年，转鄂州刺史、鄂岳都团练观察使。长庆四年，入为大理卿。

敬宗即位，复为京兆尹，寻兼御史大夫。以误征畿甸经赦免放缗钱万七千贯，为侍御史萧澈弹劾。有诏刑部郎中赵元亮、大理正元从质、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于削

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减。

宝历元年，迁户部侍郎。议者以元略版图之拜，出于宣授。时谏官有疏，指言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权宠，元略以诸父事之，故虽被弹劾，而遽迁显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县条疏，台司举劾，孤立无党，谤言益彰，不谓诏出宸衷，恩延望外。处南宫之重位，列左户之清班，岂臣庸虚，敢自干冒。天心所择，虽惊特进之恩；众口相非，乃致因缘之说。”诏答之曰：“朕所命官，岂非公选？卿能称职，奚恤人言！”然元略终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宝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为桥道使，造东渭桥时，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赃二万一千七百九贯。敕云：“元略不能检下，有涉慢官，罚一月俸料。”时刘栖楚自为京兆尹，有觊觎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对，又多游裴度门，栖楚恐碍己，以计摧之，乃按举山陵时钱物以污之。

太和三年，转户部尚书。四年，判度支。五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畿汝等防御使。是岁，又迁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十二月卒，废朝三日，赠尚书左仆射。子铉。

铉，字台硕，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再迁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

宣宗即位，迁检校兵部尚书、河中尹、博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大中三年，召拜御中大夫，寻加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守左仆射、门下侍郎、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博陵县开国公，食邑至二千户。七年，以馆中学士崔彖、薛逢等撰《续会要》四十卷，献之。九年，

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长史，进封魏国公、淮南节度使。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有“七载秉钧调四序”之句，儒者荣之。

咸通初，移镇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将庞勋自桂管擅还，道途剽掠。铉时为荆南节度，闻徐州军至湖南，尽率州兵，点募丁壮，分扼江、湘要害，欲尽擒之。徐寇闻之，逾岭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议壮之。卒于江陵。

子沆、汀、潭、沂。

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坐事贬循州司户。乾符初，复拜舍人，寻迁礼部侍郎，典贡举。选名士十数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国盗据，从驾不及而卒。沂后官亦隆显。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

元受登进士第，高陵尉，直史馆。元和初，于皋谟为河北行营粮料使。元受与韦岵、薛巽、王湘等皆为皋谟判官，分督供馈。既罢兵，或以皋谟隐没赃罪，除名赐死。元受从坐，皆逐岭表，竟坎壝不达而卒。子钧、钊、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

元式，会昌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河中尹、河中晋绛观察使。四年，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宣宗朝领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进士第。

元式子锴，仕至京兆尹。

杜元颖，莱公如晦裔孙也。父佐，官卑。元颖，贞元末进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为左拾遗、右补阙，召入翰林，充学士。手笔敏速，宪宗称之。吴元济平，以书诏之勤，赐绯鱼袋。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即位，召对思政殿，赐金紫，超拜中书舍人。其年冬，拜户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三月，以

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国、建安男。元颖自穆宗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

三年冬，带平章事出镇蜀州，穆宗御安福门临饯。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务为奢侈，而元颖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流闻于朝。太和三年，南诏蛮攻陷戎、嵩等州，径犯成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时，蛮三道而来，东道攻梓州，郭钊御之而退。时元颖几陷，赖郭钊击败其众，方还。蛮驱蜀人至大渡河，谓之曰：“此南吾境，放尔哭别乡国。”数万士女，一时恸哭，风日为之惨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余。怨毒之声，累年不息。蛮首领沅颠遣人上表曰：“蛮军比修职责，遽敢侵边？但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作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监军小使张士谦至，备言元颖之咎。坐贬循州司马，判官崔璜连州司马，纆干息郢州长史，卢并唐州司马，皆以佐元颖无状也。六年，卒于贬所。临终，上表乞赠官，赠湖州刺史。

元颖弟元绛，位终太子宾客。绛子审权，位至宰相，自有传。

崔弘礼，字从周，博陵人。北齐怀远之七伐孙。祖育，常州江阴令。父孚，湖州长城令。弘礼风貌魁伟，磊落有大志。举进士，累佐蕃府，官至侍御史。

元和中，吕元膺为东都留守，以弘礼为从事。时淮西吴少阳初死，吴元济阻兵拒命，山东反侧之徒，为之影援；东结李师道，谋袭东洛，以胁朝廷。弘礼为元膺筹画，部分兵众，以固东都，卒亦无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会田弘正请入覲，请

副使，乃授弘礼卫州刺史，充魏博节度副使，历郑州刺史。长庆元年，刘总入觐，张弘靖移镇范阳，复加弘礼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使。未及境，幽、镇兵乱，改为绛州刺史。明年，汴州李絳反，急诏追弘礼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东都畿汝都防御副使。絳平，迁河阳节度使。整练戈矛，颇壮戎备。又上言请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斛，诏皆从之。以疾连表请代。数岁，拜检校户部尚书、华州刺史。会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卒，朝廷难其人，复以弘礼为天平军节度使，仍诏即日乘递赴镇。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左仆射。理郢三载，改授东都留守，仍迁刑部尚书。诏赴阙，以疾未至。太和四年十月，复除留守。是岁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司空。

弘礼少时，专以倜傥意气自任；通涉兵书，留心军旋之要，用此累更选用，历践藩镇。所居无可尚之绩，虽缮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积，物议少之。

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褫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书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

虞仲亦工诗。元和初，登进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

校书。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太和四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骑常侍，兼秘书监。八年，转尚书右丞。九年，为兵部侍郎，寻改吏部。开成元年四月卒，时年六十五。

虞仲简淡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学，达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质，字华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终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进士第，制策登科，位终宝鼎令。勉生怡，终渝州司户。怡生潜，扬州天长丞。质则潜之第五子。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年甫强仕，不求闻达，亲友规之曰：“以华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于麴苴者乎？扬名显亲，非耕稼可致也。”质乃白于母，请赴乡举。元和六年，登进士甲科。释褐岭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累奏兼监察御史。入朝为殿中，迁侍御史、户部员外郎。为旧府延荐、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充兴元节度副使。入为户部郎中，迁谏议大夫。

太和中，王守澄构陷宰相宋申锡。文宗怒，欲加极法。质与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谏，请付外推，申锡方从轻典。质为中人侧目，执政出为虢州刺史。质射策时，深为李吉甫所器；及德裕为相，甚礼之，事必咨决。寻召为给事中、河南尹。八年，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团练观察使。在政三年。开成元年十二月，无疾暴卒，时年六十八，赠左散骑常侍，谥曰定。

质清廉方雅，为政有声。虽权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议。在宣城辟崔珣、刘濩、裴夷直、赵卣为从事，皆

一代名流。视其所与，人士重之。子曰庆存。

卢简辞，字子策，范阳人，后徙家于蒲。祖翰。父纶，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会缙得罪，坐累。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建中初，为昭应令。硃泚之乱，咸宁王浑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帅，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荐纶于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

初，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至贞元末，钱、李诸公凋落，纶尝为《怀旧诗》五十韵，叙其事曰：“吾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漳、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伤悼之际，常畅博士追感前事，赋诗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审侍御。”其历言诸子云：“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瓴。郎中善庆余，雅韵与琴清。郁郁松带雪，萧萧鸿入冥。员外贞贵儒，弱冠被华缨。月香飘桂实，乳溜沥琼英。补阙思冲融，巾拂艺亦精。彩蝶戏方圃，瑞云滋翠屏。拾遗兴难侔，逸调旷无程。九醞贮弥洁，三花寒转馨。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辞鸾凤惊。差肩曳长裾，总辔奉和铃。共赋瑶台雪，同观金谷笙。倚天方比剑，沉水忽如瓶。君持玉盘珠，写我怀袖盈。读罢涕交颐，愿言跻百龄。”纶之才思，皆此类也。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

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简辞，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诸侯府。长庆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文雅之余，尤精法律，历朝簿籍，靡不经怀。宝历中，故京兆尹黎干男熠诣台治父叶县旧业，台司莫知本末。简辞曰：“干坐鱼朝恩党诛，田产籍没。大历已来，多少赦令，岂有雪朝恩、黎干节文？况其田产分给百姓，将及百年，而熠恃中助而冒论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准大历元年敕给百姓。又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三十万，简辞按之，于其家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见之曰：“此宫中所无，而卢昂为吏可知也！”寻转考功员外郎，转郎中。太和中，坐事自太仆卿出为衢州刺史。会昌中，入为刑部侍郎，转户部。大中初，转兵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军节度使，迁检校刑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简辞兄简能。

简能，字子拙，登第后再辟藩府，入为监察御史。太和九年，由驾部员外检校司封郎中，充凤翔节度判官。时郑注得幸，李训与之谋诛宦官，俾注镇凤翔，仍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简能与萧俛弟杰、钱起子可复，皆为训所选，从注。及训败，注诛。简能、萧杰等四人皆为监军使所害。

简辞弟弘正、简求。

弘正，字子强，元和末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掌书记。入朝为监察御史、侍御史。太和中，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弘正按之。文宗怒，将杀鼎，弘正奏曰：“鼎历持纲宪，绳纠之官，今为近辅刺史，以赃污闻，死固常典。但取

受之首，罪在允中，监司之责，鼎当连坐。”文宗释之，鼎方减等。三迁兵部郎中、给事中。

会昌末，王师讨刘稹。时诏河北三帅收山东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洛、磁三郡。宰臣奏议曰：“山东三郡，以贼稹未诛，宜且立留后。如弘敬、元逵有所陈请，则朝廷难以依违。”上曰：“然，谁可任者？”李德裕曰：“给事中卢弘正尝为昭义判官，性又通敏，推择攸宜。”即命为邢洛磁团练观察留后。未行而稹诛，乃令弘正衔命宣谕河北三镇。使还，拜工部侍郎。

大中初，转户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前是，安邑、解县两池盐法积弊，课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舆至池务检察，特立新法，仍奏舆为两池使。三年，课入加倍，其法至今赖之。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观察等使。徐方自智兴之后，军士骄怠，有银刀都，尤劳姑息，前后屡逐主帅。弘正在镇期年，皆去其首恶，喻之忠义。讫于受代，军旋无譁。镇徐四年，迁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颖观察等使，卒于镇。

简求，字子臧，长庆元年登进士第，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厘洛都，皆辟为宾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监察。裴度镇太原，复奏为记室。入为殿中，赐绯。牛僧孺镇襄汉，辟为观察判官。入为水部、户部二员外郎。会昌末，讨刘稹，诏以许帅李彦佐为招讨使。朝廷以简求累佐使府，达于机略，乃以简求为忠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本道供军使。入为吏部员外，转本司郎中，求为苏州刺史。

时简辞镇汉南，弘正为侍郎，领使务，昆仲皆居显列，时人荣之。既而宰执不协，弘正出镇，罢简求为左庶子分司。数

年，出为寿州刺史。九年，党项叛，以简求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州刺史、泾原渭武节度押蕃落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上柱国、范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十一年，迁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御史大夫、义武军节度、北平军等使。十三年，检校刑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西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

简求辞翰纵横，长于应变，所历四镇，皆控边陲。属杂虏寇边，因之移授，所至抚御，边鄙晏然。太原军素管退浑、契苾、沙陁三部落，或抚纳不至，多为边患。前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然为盗不息。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质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咸通初，以疾辞，表章沥恳。制以太子太师致仕，还于东都。都城有园林别墅，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左仆射。

简能子知猷。知猷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宰臣萧鄴镇江陵、成都，辟为两府记室。入拜左拾遗，改右补阙、史馆修撰，转员外郎。出为饶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赐绯鱼，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为商州刺史。征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伪署，乃避地金州。驾还，征拜工部侍郎，转户部，判史馆，迁尚书右丞、兵部侍郎。历太常卿，工部、户部尚书，复领太常卿。昭宗在华下，加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师。进位太子太师，检校司空，卒于华下。知猷器度长厚，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措翰，人争模仿。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简辞无子，以简求子贻殷、玄禧入继。贻殷终光禄少卿。玄禧登进士第，终国子博士。

弘正子虔灌，有俊才，进士登第。所著文笔，为时所称。

位终秘书监。

简求十子，而嗣业、汝弼最知名。

嗣业进士登第，累辟使府。广明初，以长安尉直昭文馆、左拾遗、右补阙。王铎征兵收两京，辟为都统判官、检校礼部郎中，卒。

汝弼登进士第，累迁至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属柳璨党附贼臣，诬陷士族，汝弼惧，移疾退居，客游上党。遇潞府为太原所攻，节度使丁会归降，从会至太原，李克用奏为节度副使，累奏户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宴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人士嘉之。

卢氏两世贵盛，六卿方镇相继，而未有居辅相者。至中兴，嗣业子文纪，仕至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阳之清节，胡广州之坚正，卒以结权幸而败，积货贿而亡。人如面焉，固难知也。二崔以纲宪相倾，元颖以献奇取媚，虽遭时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丑，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讥？以端、纶之才，任不逾元士，而卢简辞之昆仲，云抔水击，郁为鼎门，非德积庆钟，安能及此？辞人之后，不亦休哉！

赞曰：君子喻义，小人近利。孟谴胡亡，家财扫地。声势相倾，崔、杜丑名。端纶诸子，奕叶光荣。

##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王播 子式 弟炎起 起子龟 龟子堯 炎子铎  
李绛 杨於陵

王播，字明扬。曾祖璡，嘉州司马。祖升，咸阳令。父恕，扬府参军。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贞元末，幸臣李实为京兆尹，恃恩颇横，尝遇播于途，不避。故事，尹避台官。播移文诋之；实怒，后奏播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趋府谒谢，尽府县之仪。及临所部，政理修明，恃势豪门，未尝贷法。岁终考课，为畿邑之最。实以其人有政术，甚礼重之，频荐之于上。德宗奇之，将不次拔用，会母丧。

顺宗即位，除驾部郎中，改长安令。岁中，迁工部郎中，知台杂，刺举纲宪，为人所称。转考功郎中，出为虢州刺史。李巽领盐铁，奏为副使、兵部郎中。

元和五年，代李夷简为御史中丞。振举朝章，百职修举。十月，代许孟容为京兆尹。时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布播奏请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于畿内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诏从之，自是奸盗弭息。六年三月，转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播长于吏术，虽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时天下多故，法寺议讞，科条繁杂。播备举前后格条，置之座右。凡有详决，疾速如神。当时属僚，叹服不暇。

十年四月，改礼部尚书，领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为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货，及播领使，奏之为副。当王师讨吴元济，令异乘传往江淮，赋輿大集，以至贼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镈用事，恐播大用，乃请以使务命程异领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

穆宗即位，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长庆元年七月，征还，拜刑部尚书，复领盐铁转运等使。十月，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领使如故。长庆中，内外权臣，率多假借。播因铜盐擢居辅弼，专以承迎为事，而安危启沃，不措一言。时河北复叛，朝廷用兵。会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论，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复知政事，以播代度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领使如故。仍请携盐铁印赴镇，上都院印，请别给赐，从之。播至淮南，属岁旱俭，人相啖食，课最不充，设法培敛，比屋嗟怨。

敬宗即位，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罢盐铁转运使。时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权，广求珍异，令腹心吏内结守澄，以为之助。守澄乘闲启奏，言播有才，上于延英言之。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请开延英面奏播之奸邪，交结宠幸，复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议纷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复领盐铁转运使。播既得旧职，乃于铜盐之内，巧为赋敛，以事月进。名为羨余，其实正额，务希奖擢，不恤人言。

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奏自城南阖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无阻。后政赖之。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六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二年，进封太原公、太清宫使。四年正月，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尉。

播出自单门，以文辞自立；践升华显，郁有能名。而随势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于吏事，使务填委，胥吏盈廷取决，簿书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胜，而播用此为适。播子式，弟炎、起。

炎，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铎、镣。

起，字举之，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释褐集贤校理，登制策直言极谏科，授蓝田尉。宰相李吉甫镇淮南，以监察充掌书记。入朝为殿中，迁起居郎、司勋员外郎、直史馆。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迁礼部侍郎。其年，钱徽掌贡士，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诏起与同职白居易覆试，覆落者多。徽贬官，起遂代徽为礼部侍郎。掌贡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及元稹、李绅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试之科。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从之。议者以为起虽避是非，失贡职也，故出为河南尹。入为吏部侍郎。

文宗即位，加集贤学士、判院事。以兄播为仆射辅政，不欲典选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为陕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书左丞。居播之丧，号毁过礼，友悌尤至。迁户部尚书、判度支。以西北边备，岁有和市以给军，劳人馈挽，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

河中晋绛节度使。时属蝗旱，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起严诚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七年，入为兵部尚书。八年，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江、汉水田，前政挠法，塘堰缺坏。起下车，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而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九年，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时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八月，诏拜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其冬，训败，起以儒素长者，人不以为累，但罢判户部事。

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起长于博洽，俱引翰林，讲论经史。起僻于嗜学，虽官位崇重，耽玩无辍；夙夜孜孜，殆忘寝食，书无不览，经目靡遗。转兵部尚书。以庄恪太子登储，欲令儒者授经，乃兼太子侍读，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曰：

邦国之礼，祀为大事；珪璧之议，经有前规。谨按《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

从之。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三年，

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庄恪太子薨，诏起为哀册文，辞情婉丽。

四年，迁太子少师，判兵部事，侍讲如故。以其家贫，特诏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钱三百千添给。起富于文学，而理家无法，俸料入门，即为仆妾所有。帝以师友之恩，特加周给。议者以与伶官分给，可为耻之。

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惧诛，欲因山陵兵士谋废立。起与山陵使知其谋，密奏，皆伏诛。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

会昌元年，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正拜左仆射，复知贡举。

起前后四典贡部，所选皆当代辞艺之士，有名于时，人皆赏其精鉴。洵公也。其年秋，出为兴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赴镇日，延英辞。帝谓之曰：“卿国之耆老，宰相无内外，朕有阙政，飞表以闻。”宴赐颇厚。在镇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许。大中元年，卒于镇，时年八十八。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纬图》十卷，《写宣》十卷。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对，故名曰《写宣》。子龟嗣。

龟，字大年。性简淡萧洒，不乐仕进。少以诗酒琴书自适，不从科试。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为宏敞。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及从父起在河中，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朔望一还府第，后人目为“郎君谷”。及起保厘东周，龟于龙门西谷构松斋，栖息往来，放怀事外。起镇兴元，又于汉阳之龙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其闲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遗征。久之，方至殿廷一谢，陈情曰：“臣才疏散，无

用于时，加以疾病所婴，不任禄仕。臣父年将九十，作镇远籓，喜惧之年，阙于供侍。乞罢今职，以奉晨昏。”上优诏许之。明年，丁父忧。服阕，以右补阙征，迁侍御史、尚书郎。

大中末，出为宣歙团练观察副使，赐绯。入为祠部郎中、史馆修撰。前从崔玘贰宣歙，及玘镇河中，又奏为副使。入为兵部郎中，赐金紫，寻知制诰。

咸通末，以弟铎在中书，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寻检校右散骑常侍、同州刺史。牙将白约者，甚狡蠹，前后防御使不能制。龟因事发，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转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东团练观察使。先是，龟兄式抚临此郡，有惠政；闻龟复至，舞抃迎之。属徐、泗之乱，江淮盗起，山越乱，攻郡，为贼所害。赠工部尚书。子莒。

莒苦学，善属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试。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镇江陵，皆辟为从事。萧遘作相，奏授蓝田尉，直史馆，迁左拾遗、右补阙，中丞卢涯奏为侍御史。从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员外郎，卒。子权，中兴仕至兵部尚书。

式以门廕，累迁监察御史，转殿中，亦巧宦。太和中，依倚郑注，谒王守澄，为中丞归融所劾，出为江陵少尹。大中后，践更省署。咸通初，为浙东观察使。草贼仇甫据明州叛，来攻会稽，式讨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银刀军叛，以式为徐州节度使。式至镇，尽诛银刀等七军，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后累历方任，卒。

铎，字归范。会昌初进士第，两辟使府。大中初，入为监察御史。咸通初，由驾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五年，转礼部侍郎，典贡士两岁，时称得人。七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迁礼部尚书。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时宰相韦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铎尤谨，累兼刑部、吏部尚书。僖宗即位，加右

仆射。保衡得罪，以铎检校右仆射，出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

铎有经世大志，以安邦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继寇盗结集，内官田令孜素闻铎名，乃复召铎，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贼陷江陵，杨知温失守，宋威破贼失策。朝议统率，宰相卢携称高骈累立战功，宜付军柄，物议未允。铎廷奏曰：“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臣愿自率诸军，荡涤群盗。”朝议然之。五年，以铎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铎至镇，绥怀流散，完葺军戎，期年之间，武备严整。

时兖州节度使李系者，西平王晟之孙，以其家世将才，奏用为都统都押衙，兼湘南团练使。时黄巢在岭南，铎悉以精甲付系，令分兵扼岭路。系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广明初，贼自岭南寇湖南诸郡，系守城自固，不敢出战。贼编木为筏，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系甲兵五万，皆为贼所杀，投尸于江。铎闻系败，令部将董汉宏守江陵，自率兵万余会襄阳之师。江陵竟陷于贼。天子不之责。罢相，守太子太师。宰相卢携用事，竟以淮南高骈代铎为都统。

其年秋，贼焚剽淮南，高骈挫败。及贼陷两京，卢携得罪，天子用郑畋为兵马都统。明年，畋病归行在，朝议复以铎为侍中、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充诸道行营都统。率禁军、山南、东蜀之师三万，营于盩厔东，进屯灵感寺。

明年春，兖、郢、徐、许、郑、滑、邠、宁、凤翔十镇之师大集关内。时贼已僭名号；以前渐东观察使崔璆、尚让为宰相，传伪命。天下藩帅，多持两端。既闻铎传檄四方，诸侯翻然景附。贼之号令，东西不过岐、华，南北止及山、河。而劲

卒骁将，日驰突于国门，群贼由是离心。其年秋，贼将硃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贼华州戍卒七千来奔。三年二月，沙陀军至，收华州。四月，败贼于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铎晋国公。铎加中书令，以收城诸将，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赏以闻。是时国命危若缀旒，天子播越蛮陬，大事去矣。若非郑畋之奋发，铎之忠义，则土运之隆替，未可知也。

自巢、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硃瑄据郢州，硃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责不入，赏罚由己。既逐贼出关，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贼出关东，与蔡帅秦宗权合纵。时溥举兵徐方，请身先讨贼，乃授溥都统之命。十军军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杨复光有监护用师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时溥之授。

初，铎出军，兼郑滑节度使，以便供馈。至是，罢铎都统之权，令仗节归藩。铎以硃全忠于己有恩，倚为藩蔽。初，全忠辞礼恭顺，既而全忠军旅稍集，其意渐倨。铎知不可依，表求还朝。

其年冬，僖宗自蜀将还，乃以铎为沧景节度使。时杨全玖在沧州，闻铎之来，诉于魏州乐彦贞。铎受命赴镇，至魏州旬日，彦贞迎谒，宴劳甚至。铎上台元老，功盖群后，行则肩舆，妓女夹侍，宾僚服御，尽美一时。彦贞子从训，凶戾无行，窃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数百人，伏于漳南之高鸡泊。及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时光启四年十二月也。

铎弟镣，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

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叛臣李锜阻兵于浙右。锜既诛，朝廷将辇其所没家财。绛上言曰：“李锜凶狡叛戾，僭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圣恩本以叛乱致讨，苏息一方。今辇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困穷。伏望天慈，并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宪宗嘉之。

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为神策护军中尉，乃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仍请翰林为其文。绛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划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罍、峰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圣恩特令寝罢。

宪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竭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喻之曰：“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排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皆获宽宥。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讨除，绛深陈以为未可。绛既尽心匡益，帝每有询访，多协事机。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

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凯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舆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厖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贖，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过举，则谏以正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遵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未几，入为兵部尚书。丁母忧。十四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察使。河中旧为节制，皇甫镈恶绛，只以观察命之。十五年，镈得罪，绛复为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于畋游行幸，绛于延英切谏，帝不能用。绛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长庆元年，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二年正月，检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待使。三年，复为东都留守。四年，就加检校司空。

宝历初，入为尚书左仆射。二年九月，昭议节度使刘悟卒，遗表请以子从谏嗣袭，将吏诣阙论请。绛密奏请速除近泽潞四面将帅一人，以充节度；令倍程赴镇，使从谏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

位，何名主张。时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从谏赂，俱请以从谏留后，不能用绛言。

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为非正之徒所忌。又尝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于道，播不为之避；绛奏论事体，敕命两省详议，咸以绛论奏是。李逢吉佑播恶绛，乃罢绛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廩麦，皆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闻乱北走登陴，衙将王景延力战以御之。兵折矢穷，景延死。绛乃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

绛初登陴，左右请绛缒城，可以避免，绛不从。乃并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焉。

文宗闻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时称令德，入参庙算，出总师干。方当宠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兴叹，搢绅所同。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国、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绛，神授聪明，天赋清直。抱仁义以希前哲，立标准以程后来。抑扬时情，坐致台辅。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钺宣风，联居乐土。乘轩鸣玉，尝极清班。先声而物议皆归，不约而群情自许。汉中名部，俾遂便安。而变起不图，祸生无兆。歼良之恻，闻讣增伤。是极哀荣，用优典礼。三公正秩，品数

甚崇，式表异恩，以摅沉痛。可赠司徒。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赙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硕。子璋、瑱。

璋，登进士第。卢钧镇太原，辟为从事。大中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出刺两郡，终宣歙观察使。子德林。

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后。曾祖珪，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单父尉。於陵，天宝末家寄河朔。禄山乱，其父歿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好学，有奇志。弱冠举进士，释褐为润州句容主簿。时韩滉节制金陵，滉性刚严，少所接与。及於陵以属吏谒谢，滉甚奇之，谓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择佳婿，吾阅人多矣，无如杨主簿者。”后竟以女妻之。秩满，为鄂岳、江南二府从事，累官至侍御史。

韩滉自江南入朝，总将相财赋之任，颇承顾遇，权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罢，以妇翁权幸方炽，不欲进取。乃卜筑于建昌，以读书山水为乐。滉歿，贞元八年始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历考功、吏部三员外，判南曹。时宰相有密亲调集，文书不如式，於陵驳之，大协物论。迁右司郎中，复转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为绛州刺史。德宗雅闻其名，将辞赴郡，诏留之，拜中书舍人。时李实为京兆尹，恃承恩宠，於陵与给事中许孟容俱不附协，为实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为秘书少监。贞元末，实辈败，迁於陵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未几，迁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政声流闻，入拜户部侍郎，复改京兆尹。先是，禁军影占编户，无以区别。自於陵请致挟名，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由是京师豪强，复知所畏。再迁户部侍郎。

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极谏牛僧孺等，为执政所怒，出为岭南节度使。会监军使许遂振悍戾贪恣，干挠军政。於陵奉

公洁己，遂振无能奈何，乃以飞语上闻。宪宗惊惑，赖宰相裴垍为於陵申理，宪宗感悟。

五年，入为吏部侍郎。遂振终自得罪。

於陵为吏部，凡四周岁，监察奸吏，调补平允，当时称之。初，吏部试判，别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罢之。

七年，吏部尚书郑余庆以疾请告，乃复置考判官，以兵部员外郎韦顓、屯田员外张仲素、太学博士陆巨等为之。於陵自东都来，言曰：“本司考判，自当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内公事。考官只论判之能否，不计阙员；本司只计员阙几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执以已置顓等，只令考科目选人，其余常调，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历年深朽断，吏缘为奸，奏换大历七年至贞元二十年甲库历，令本司郎官监换。

九年，妖人杨叔高自广州来干於陵，请为己辅，於陵执奏杀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时淮西用兵，於陵用所亲为唐邓供军使，节度使高霞寓以供军有阙，移牒度支，於陵不为之易，其阙如旧。霞寓军屡有摧败，诏书督责之；乃奏以度支馈运不继。宪宗怒，

十一年，贬於陵为桂阳郡守，量移原王傅。复迁户部侍郎，知吏部选事。会诛李师道，分其地为三镇，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还奏合旨。

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长庆初，拜太常卿，充东都留守，年高，拜章辞位。宝历二年，授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仆射致仕，诏给全俸，恳让不受。

於陵器度弘雅，进止有常。居朝三十余年，践更中外，始终不失其正。居官奉职，亦善操守，时人皆仰其风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册赠司空，谥贞孝。

子四人：景复、嗣复、绍复、师复。

嗣复自有传。景复位终同州刺史。绍复进士擢第，弘辞登科，位终中书舍人。师复位终大理卿。

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授、技、拭、搵；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擢终给事中。拯司封员外郎。据右补阙。揆左谏议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遗。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将相，善始令终。而炎薄祐短龄，美钟于铎，而能骧首矫翼，凌厉亨衢，仗钺秉衡，扶持衰运。天胡罚善，遇盗而殁，悲哉！李赵公颀颀禁林，訏谟相府，嘉言启沃，不以身为。糜躯将坛，没有余裕。杨仆射避妇翁之当轴，疏骄尹之怙权，守道居贞，寿考终吉，行己始卒，人以为难。美哉！

赞曰：王氏儒宗，一门三相。赵公排摈，言犹鳧亮。干将虽折，不改其刚。杨君之德，《韶》、《夏》洋洋。